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胡雪岩全传——灯火楼台



内容简介

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安徽绩溪人。

《灯火楼台》是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先生接续《胡雪岩》和《红顶商人》的一部长篇系列小说之第一部。作者在书中继续讲述胡雪岩的传奇经历。

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镇压捻、回起义，为其筹措军饷、购办西洋新式火器、运送军前药品，所以，得左宗棠在“收功”之后的出奏保举。由于胡雪岩的“殊功”，朝廷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顶戴用珊瑚，赫然成了一名“红顶商人”。由此，官助商势，胡雪岩的发展，亦达到了巅峰。

胡雪岩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靠捐纳与“殊功”所获的高官身分，活动于商界和官场，结交上层人物，并以官场中互相倾轧、利用的复杂关系、为左宗棠向英、德两国外商一次借银数百万两，以应支出浩繁的军费，从而多得左宗棠的庇荫。由于精细的买卖，胡雪岩往往一夕之间，获利巨万，时称“财神”。于是，他大兴土木，营造庭园，规模甚巨，并纳多房姬妾，生活腐化，不堪言状。然而，树大招风，已遭非难，终于，在商事达于鼎盛之际，胡雪岩面临了危机。

高阳先生于《灯火楼台》之后的《萧瑟洋场》（《灯火楼台》之二，亦为本公司出版）中，讲叙了胡雪岩在发展至巅峰之后，所面临的如履薄冰、危机四伏的处境和开始衰落的过程。

前 记

同光年间有“财神”之号的胡光墉，与王有龄、左宗棠遇合之奇，为拙作《胡雪岩》、《红顶商人》的主要题材小《灯火楼台》接续《红顶商人》，写胡雪岩的结局。

胡雪岩事业的颠峰，亦正是左宗棠“西征”收功，新疆底定，晋封二等侯，一生勋业的颠峰，时在光绪四年春天。

饮水思源，没有胡雪岩筹饷及后勤支援之功，左宗棠的“西征”不可能获致辉煌的成就。因此，这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请“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历举他的“功劳”计九款之多。前面五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因而为胡老太太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门楼，浙江巡抚到胡家，亦须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的品秩只是正二品。

后四款是胡雪岩真正的“功绩”。一是胡雪岩在杭州设了一座字号“胡庆余堂”，规模宏大，声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药店，历年，西征部队日常所需的“诸葛行军散”、“辟瘟丹”、神曲”、“六神九”之类的成药，治跌打损伤的膏药、金创药，以及军中所用药材，都由胡雪岩捐解。

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在上海设立采运局，转运输将毫无延误，再次是经手赚买外洋火器，物美价廉。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武器，随时采购，运至军前，左宗棠认为“新疆速定，虽已兵精，亦由器利”。

最后一项最重要，即是为左宗棠筹饷，除了借洋债及商债，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之外，各省的“协商”，亦由胡雪岩一手经理。协响未到，而前线不能不关饷时，多由胡雪岩代垫。湘军、淮军多曾出现过索响哗变事件，只有西征之师从不“闹响”。

这份能维持西征士气的功劳，左宗棠认为“实与前敌将领无殊”，事先曾问过胡雪岩，打算得个什么奖励？回答是“想弄件黄马褂穿”，所以奏折中请予“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奉旨准如所请。胡雪岩是捐班的道员，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乾隆年间的盐商，有戴红顶子的，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只有一个胡雪岩。

光绪六年十一月，左宗棠奉旨入觐，“仗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及陕甘总督的差缺，分别由他麾下大将刘锦棠及杨昌浚接替。左宗棠于下年正月底到京，奉旨以东阁大学士管理兵部，派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当他从甘肃启程时，曾专函胡雪岩，约他灯节后在北京相晤，可是……

胡雪岩全传——灯火楼台

一 出将人相

光绪七年三月初七，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泰来洋行的经理，德国人福克，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

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冻，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浩浩荡荡十几辆车，一进右安门，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福钱庄。为了接待东家，“大伙”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车队一到，胡雪岩与他的客人，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倒脸水倒茶，忙个不停。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一面伺候，一面问讯旅况。

乱过一阵，坐定下来，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同时悄声说道：“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

“现在哪里有工夫？”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

保福不作声，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由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阜康钱庄，就有胡雪岩的一处“行馆”，大多有女主人，住在阜康福后进的张姨娘，不甚得宠，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

“大先生，”汪惟贤来请示：“是用中菜，还是大菜。”紧接着又表功：“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都预备好了。”

所谓“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清兵入关，在冲要之地没有驻防的将军坐镇，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是有名的肥缺，文煜一千十年，官囊极丰，有上百万的款子，存在阜康。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在福州的旧识，交情甚厚，所以不嫌冒昧，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西餐的厨子，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

既然预备好了，自然是吃大菜。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按西洋规矩，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不便交谈。直到饭罢，两洋客由阜康福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

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便是他此行的任务，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人朝以后的境遇，“帘眷”是否仍如以前之隆，与两王——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玉的关系，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不必谈。

“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汪惟贤也是杭州人，跟东家打乡谈，“待不长”称之为“顿不长”，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

“为啥顿不长？”

“还不是他的‘沃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沃不烂、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接着，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

原来新疆回民起义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民起义一平，即当交还中国，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

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规复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走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这年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谈了半年才定义，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偿付“兵费”五百万卢布，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汉口，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柢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起程回国，留参赞邵友廉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明朝的所谓“延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虽非“铛入狱”，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谋求改约，一面将崇厚走了“斩监”的罪名。不过，朝廷亦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备战以外，由李鸿章策动英、法、德三国公使，出面调停，免了崇厚的死刑，但仍监禁，然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由伦敦动身赴俄，修订崇约。

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是可想而知的。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运用他对“万国公法”的知识、出使的经验及关系，促请英、法驻俄公使的协助，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与格尔思改走了约稿，伊犁收回，嘉峪通商，不明定可通至某处，松花江通航取消，只是赔偿“军费”增加四百万卢布，

共为九百万。

当中俄关系紧张时，李鸿章提出“海防论”的主张，与左宗棠的“陆防论”针锋相对。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先议俄约，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超过朝野的期望，左宗棠亦表示满意，无甚争执，后议李鸿章“海防”的计划，他的话就多了，由海防谈到陆防，一转而为西睡的形势，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滔滔不绝，目无余子，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礼绝百僚”的恭王，默坐一两个时辰，连句话都插不上。

“大先生你想，”汪惟贤说：“不要说恭王，哪个都吃不消他。恭王忍了又忍，忍到后来，索性要军机章京把原折收了起来，不议了。”

“不议了？”胡雪岩诧异：“李合肥的海防，规模大得很呢！要开办北洋舰队、电报局，多少人等着吃这块大肥肉，哪里就说说算数，不议了？”

“喏，”汪惟贤放低了声音说：“毛病就出在这里，不议不可以，要议又怕我们左大人独讲空话。那就只有调虎离了山再议。”

一听这话，胡雪岩心冷了一半。原以为有左宗棠这样一座靠山当大军机，将来要借洋债，必然由他来主持，财源滚滚不绝。如今看样子怕又要外放，自己的想法也就落空了。而且恭王似乎有些讨厌左宗棠，此事颇为不妙，只不知醇王待他如何？

“醇王待他是好的。大先生晓得的，醇王是好武的一伙，左大人有这样的战功，拿他当个英雄看，所谓惺惺相惜，常常有往来，走得很近的，醇王还要请他到神机营去看操呢！”

“你说啥！”胡雪岩问道：“醇王请左大人到神机营看操！”

“是啊。”

“你听哪个说的？”

这话有不相信的意味，而且看得出来，胡雪岩很重视这件事，汪惟贤倒有些猜不透，只好据实作答。

“我是听‘小军机’徐老爷说的。”汪惟贤又说：“左大人是正月底到京的，二月初醇亲王就请他吃饭，逛太平湖新修好的花园，二月十几又请，当面约他看操，左大人答应了，一定去，不过日子没有定。大先生这一来，大概要走日子了。”

胡雪岩越发不解，不过他并未立即发问，先想了一下，何以醇亲王请左宗棠看操，先不能定日子，等他一来，才可以定日子呢？

想通了才问：“你这话是听哪个说的，徐老爷？”

“不是他还有哪个？”

胡雪岩心想，“小军机徐老爷”——军机章京徐用仪，跟左宗棠的关系向来密切，左宗棠应酬京官，一直都托他经手，他要谈到左宗棠，话都是靠得住的。

继而转念，一客不烦二主，自己有好些事何不也委托了徐用仪？于是立刻关照杨帅爷写了个帖子，请徐用仪“小酌”，特别注明“盼即命驾，俾聆教益”，另外捡了四样杭州的名物，两只方裕和的火腿，十把舒莲记的檀香扇，四坛景阳观的酱菜，还有胡庆余堂的“本作货”辟瘟丹、虎骨木瓜烧之类，装了一网篮，伴着请帖，一起送到徐府。

日落时分，徐用仪来了。还是穿了官服来的，他的底缺是刑部主事，胡雪岩的顶戴是珊瑚顶子，官阶差着一大截，所以用的是属员参见长官的礼节。

“大人几时到京的？”徐用仪见了胡雪岩，急趋踱步，一面说话，一面

捞起袍衬下摆，打算要请安了。

徐用仪字筱云，胡雪岩跟他见过一次面，称他“筱翁”，这时急忙双手扶住，带着埋怨的语气说：“筱翁，筱翁，你这样子简直在骂人了。赶紧请换了衣服再说。”

徐用仪的跟班，早就挟着衣包在廊上等候，听得这话，便进来伺候主人更换便衣。宝蓝宁绸夹袍，玫瑰紫贡缎琵琶襟坎肩，这是军机章京习惯成自然而专用的服饰，在应酬场中很出风头的。

相互作了辑，上炕落坐，徐用仪改了称呼：“胡大先生是哪天到的？”

“刚到。我的第一位客，就是筱翁。”

徐用仪有些受宠若惊似地，抱着拳文绘绘地说：“辱承不弃，又蒙宠赐多珍，真是既感且愧。”

“小意思，小意思，何足道哉！”胡雪岩问：“筱翁跟左大人常见？”

“天天见面的，该我的班，一天要见两回，早晨在军机处，下午在左大人的公馆贤良寺。”

“他老人家精神倒还好？”

“还好，还好。不过……”徐用仪微蹙着眉说：“好得有点过头了，反倒不大好。”

“大概是他老人家话多之故？”

“话不但多，中气还足。他在北屋高谈阔论，我们在南屋的人都听得到。”

胡雪岩点点头，暂且丢开左宗棠，“筱翁，”他说，“我在京里，两眼漆黑，全要靠你照应。”

徐用仪知道这是客气话，胡雪岩拿银子当灯笼，双眼雪亮，当下答说：“不敢当，不敢当，如果有可以效劳的地方，不必客气，敬请吩咐。”

“太言重了。”胡雪岩说：“我是真心要拜托筱翁，想请筱翁开个票子，哪里要应酬，哪里要自己去，应酬是怎么个应酬法？都请筱翁指点。还有个不情之请，这张票子，要请筱翁此刻就开。”

这是委以重任了。徐用仪自然照办，想了一下说：“第一是同乡高官，尤其是言路上的几位，要多送一点。”

“是的。请筱翁指示好了。说多少就是多少。”

浅交而如此信任，徐用仪不免起了报答知己之感，“我要冒昧请教胡大先生，”他问：“这趟进京，是不是来谈借洋款的事？”

“是的。”

“还有呢？”

“还有，想打听打听洋法缫丝，京里是怎么个宗旨？”

“这容易，我就知道，回头细谈。”徐用仪接着又说：“如果是为借洋债的事，总理衙门的章京，户部的司官，不能不应酬。我开个单子出来。”

于是端出笔砚，徐用仪就在茶几上开出一张单子，斟酌再三，在名字下写上数目，自一百至五百不等，自然是银票的数目。

“有个人，怎么送法，要好好考究。”徐用仪搁笔说道：“为今管户部的是宝中堂，他又是总理大臣。”

清朝有“大学士管部”的制度，勋业彪炳的左宗棠，以东阁大学士奉旨“入阁办事”，自然是管兵部，宝鋈则是以武英殿大学士，继去世的文祥管户部，实掌度支大权。对于左宗棠借重息的洋债，啧有烦言，这是胡雪岩也知道的，为今听徐用仪提到宝鋈，正说到心事上，不由得便将身子凑了过去，

声音也低了。

“我没有跟宝中堂打过交道。请教筱翁，有没有路子？”

“有条路子，我也是听说，不过可以试一试。”

“什么路子？”

“是这样的……”

“法不传六耳”，徐用仪说得仅仅只有胡雪岩听得见。于是，在摆点心请徐用仪时，他抽个空将古应春找了来，有话交代。

“你对古董字玩都是内行，我想托你到琉璃厂走一趟。”

古应春不免奇怪，胡雪岩到京，正事一件未办，倒忽然有闲情逸致要物色古董字画，其故安在？

看出他心中的疑惑，胡雪岩便又说道：“我要买样东西送人。”

原来是送礼，“送哪个？”古应春问。

胡雪岩接过他的手来，在他掌心写了个“宝”字，然后开口：“明白？”

“明白。”

“好。”胡雪岩说：“琉璃厂有一家‘海岳山房’，上海的海，岳老爷的岳。你进去找一个姓朱的伙计，是绍兴人，你问他，某某人喜欢什么？他说字画，你就要字画，他说古董，你就要古董。并要关照：东西要好，价钱不论。”

古应春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深深点头，表示会意：“我马上去。”等他回来，主客已经入席了。胡雪岩为古应春引见了徐用仪，然后说道：“来，来，陪筱翁多喝几杯？”接着又问：“怎么样？”

“明天看东西。”

胡雪岩知道搭上线上，便不再多问，转脸看着徐用仪说：“筱翁刚才说，如今做官有四条终南捷径，是哪四条？”

“是四种身分的人：‘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象李兰荪、翁步平都是因为当皇上的师傅起家的，此谓之‘帝师’。宝中堂是恭王的死党，以前文中堂也是，这是‘王佐’。”

“文大人？”胡雪岩不觉诧异，“入阁拜相了。”

徐用仪一愣，旋即省悟。他指的是已去世的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胡雪岩却以为文煜升了协办大学士。当即答说：“尚书照例要转到吏部才会升协办，他现在是刑部尚书，还早。”

“喔，喔，”胡雪岩也想到了，“筱翁是说以前的文文忠。”文忠是文祥的谥称。

“不错。”

“筱翁，”古应春插进来说：“‘鬼使’顾名思义，是出使外国，跟洋鬼子打交道。何谓‘神差’就费解了。”

“一说破很容易明白。”徐用仪指着胡雪岩说：“刚才胡大先生跟我在谈神机营，‘神差’就是神机营的差使。因为醇王之故，在神机营当差，保举特优。不过汉人没分，就偶尔有，也是武将，文官没有在神机营当差的。”

“应春，”胡雪岩说：“刚刚我跟筱翁在谈，醇王要请左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左大人要等我来定日子，你道为啥？为的是去看操要犒赏，左大人要等我来替他预备。你倒弄个章程出来。”

古应春心想，犒赏兵丁，无非现在有阜康福钱庄在此，左宗棠要支银，派人来说一声就是。不此之图，自然是认为犒赏现银不适宜，要另想别法。

“我们也不晓得人家喜欢什么东西？”古应春建议，“我看不如索性请荣大人到醇王那里去老实问一问，该怎么犒赏，听醇王的吩咐预备。”

“荣仲华早已不上醇王的门了。”

荣仲华就是荣禄，大家都知道他是醇王一手所提拔，居然不上“举主”的门了，宁非怪事？这就连胡雪岩也好奇地要一问究竟。

“说来话长。其中还牵涉到一桩谈起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秘密。”徐用仪放低声音问道：“你们在南边有没有听说过，西太后是什么病？”

“听说是干血癆。”胡雪岩答说：“怎么会弄出来这个毛病？”

“是……”徐用仪突然顿住，“这话以不说为宜，两位亦以不听为妙，听了不小心传出去会闯大祸，那就是我害了两位了。我们谈别的吧。”

说到紧要之处，徐用仪忽然卖起关子来，胡雪岩不免快快。但转念觉得徐用仪如此谨慎小心，倒是可信任的。这一转念间，心中的不快，涣然而释。

于是又把杯闲谈了片刻，徐用仪因为初次同席，不肯多饮，要了一碗粥喝完，预备告辞了。

“惟贤！”胡雪岩问道：“预备好了没有？”

“预备好了。”

汪惟贤亲自端来一个托盘，上有十几个红封套，另外一张名单，这是要托徐用仪代为致送的“菲敬”。

“拜托，拜托！”胡雪岩拱拱手说：“其余的我亦照筱翁的意思办，或我亲自去拜候，或我派人送，尽明天一天办妥。”

“好！好！”徐用仪问：“胡大先生你明天什么时候去看左大人？”

“一早就等他。”

“那么明天我们在贤良寺见，有话到时候再说。”

“是，是！”胡雪岩一面说，一面向汪惟贤手一伸，接过来一个红封套，抽出里面的银票来看，照他的意思，开出四百两不误，便悄悄塞到徐用仪手中，顺势捏住，不让他推辞。

“不，不！没有这个道理。”

“小意思。筱翁不收就是不拿我胡某人做朋友。”

“真是受之有愧。谢谢，谢谢。”

等客人走了，胡雪岩问起海岳山房的情形，古应春告诉他说，会到了姓朱的伙计，问起宝璠喜欢什么，姓朱的答说都喜欢。古应春便照胡雪岩的话交代，价钱贵不要紧，只要东西好，当下约走次日上午看货。

“你早点去。看过了，马上陪洋人到紧良寺来。”胡雪岩又说：“左大人犒赏神机营，我倒想好了一个办法，不知道办得通，办不通，都等明天下午再谈吧！”说罢，打了一个呵欠。

海岳山房的朱伙计，外号“朱铁口”，所以有这个仿佛星相术上艺名的外号的由来是，他对古董、字画、版本的鉴别，无一不精，视其必真，说伪必伪。因此，虽是受人雇用的伙计，而琉璃厂中古玩铺、南海店的掌柜，当面都尊称他为“朱先生”。

古应春做事很精细，知道了朱铁口的本事，有意拉交情，委屈自己主顾的身分，也称他为“朱先生”，朱铁口自然谦称“万不敢当”，自己建议：“叫我老朱好了。”

“恭敬不如从命。”古应春说道：“老朱，你有些什么东西给我看。”

那一声“朱先生”改变了朱铁口平时接待顾客的方式，“东西很多。”

他随手捧起一方砚池说：“古老爷，你看。”

古应春看即方砚池七寸长、五寸宽、三寸高，色如猪肝，正面两边各有一行篆字，右边是“丹心贯日”，左边是“汤阴鹏举志”。

“原来是岳武穆用过的。”

“不光是岳武穆用过，明太祖还用过呢！”朱铁口微笑着说。

古应春仔细一看，砚池右侧还刻着四行楷书：“岳少保砚向供宸御，今蒙上赐臣达。古忠臣宝砚也，臣何能堪？谨矢竭忠贞，无辱此砚。洪武二年正月朔日，臣徐达谨记。”

“徐达是明朝开国元勋第一位，又是明太祖的儿女亲家，这方砚有这样的来历，明朝人的笔记当中，一定有记载的。老朱，你说是不是？”

朱铁口笑了，“听古老爷这话，就晓得是内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是不是中山王徐达收藏过，也不必去谈它了。”他将砚池置回原处又说：“古老爷，你请里面来坐。”

所谓“里面”是帐柜后面的一间斗室，一关上门，就靠屋顶一方天窗透光进来，阳光斜射，恰好照亮靠壁的方桌。朱铁口等古应春在对面坐定，方始俯身向前，低声开口，神态显得神秘而郑重。

“古老爷，你是哪位介绍你来的？”

“是我的东家交代我来的，没有人介绍。”

“贵东家是哪位？”

古应春有些踌躇，不知道能不能透露胡雪岩的姓名，因而久久未答。

“古老爷，”朱铁口说：“贵东家是怎么关照你的？”

“就说让我来找你老朱，问一问宝中堂喜欢什么。东西要好。价钱不在乎。”

“那就怪不得你不肯说破了，贵东家没有交代清楚。”朱铁口说：“贵东家要买古董字画送宝中堂，当然是有作用的。到底是为了啥，预备送值多少钱的东西？古老爷，你老实告诉我，我来替你盘算一下，包你一钱不落虚空地，都用在刀口上。”

古应春听出话中大有曲折，看朱铁口意思诚恳，便老实答道：“确如你说，敝东家没有交代清楚。老朱，你能不能先把其中的奥妙告诉我，我再看能不能替敝东家作主。”

“这有何不可。”朱铁口说：“我们这里跟各王府，几位中堂府上都有往来的，说穿了……”

说穿了是卖官鬻爵，过付之处，公然受贿，有所不便，所以要有人居间来遮蔽形迹。

“假使说，你古老爷想放个考官，或者少爷乡试要下场了。怕‘场中莫论文’，想买个‘关节’，就得要到打磨厂去请教江西金谿人开的卖‘闱墨’的书坊，他们会跟你讲价钱。倘或要谋缺谋差呢，就得来找我们，我们会替你去问了来告诉你，要送什么东西，自然是在我们这里买……”

“慢慢！”古应春打断他的话问：“你是说一定要在你这里买？”

“是的。”

“价钱由你开？”

“当然。”

“能不能还价？”

“能还价，怎么不能？”朱铁口说，“古老爷承你看得起，我不忍赚你

的昧心钱，所以要请你告诉我，贵东家打算谋个什么差缺，我好告诉你真正的行情。”

“嗯，嗯。”古应春细想了一下，还有不甚明白的地方，便义说道：“请你打个比方我听听。”

“比方，你老想放上海道。我去问了来告诉你，送宝中堂一部《玉枕兰亭》就可以了。这部帖要十二万银子，你买了这部帖送进去，宝中堂知道已经到手了，就会如你所愿。其实呢，上海道的行情是十万银子，我们外加两成帽子，内扣两成回佣，一笔交易赚四万。如果主顾精明，磨来磨去讨价还价，顶多磨掉外加的那两成帽子，至于放交情，象你老这样的，我就老实告诉你。十万银子一文不能少。”

“喔，原来如此。”古应春又问：“如果不知道你们这里这条门路，另外托人去活动呢？”

“他们也会告诉你，送一部《玉枕兰亭》，而且告诉你要到哪里去买。”朱铁口又说：“这个法子是乾隆年间和坤发明的，他说送什么东西，根本就是他自己的收藏，我们去问价钱的时候，顺便就把东西带回来了。”

“多谢，多谢！我学到了一个秘诀。不过，还有一点想请教，譬如说，我倒不想计价还价，直接想送某人多少，这又该怎么办呢？”

“这我们也有规矩的。先问你送什么人，送恭王有送恭王的东西，送宝中堂有送宝中堂的东西。譬如你说送恭王，我会告诉你，喏，这方岳少保砚，两千，那部‘阁帖’三千，一部宋版杜诗五千，你如果想送一万银子，凑起来正好。”

“有没有帽子在里头？”

“货真价实，不加帽子。”

朱铁口解释这种情形跟卖差卖缺不同，譬如上海道一缺值十万银子，收到十万，则该到手都到手了，外加帽子吃亏的是“买主”。

倘或有人想送八万，而实际上照底价只是七万银子的东西，岂不是侵吞了“卖主”应得之款？信用一失，另觅别家过付，这样好的买卖做不成，真正贪小失大，不智之甚。

“老朱，你把话都说明了。我也不能有一点骗你。敝东家不是谋差谋缺，另有缘故，想送多少我虽还不知道，不过猜想不是三、五万银子的事。等找回去问清楚了，我们再进一步商量。”古应春又加重了语气说，“老朱，你请放心。除非不送，要送一定请你经手，即使敝东家想另找别家，我也不会答应的。”

看他说得如此诚恳，又看他的仪表服饰，朱铁口知道遇见阔客了，这件事成功，掌柜起码要分他几千银子，大可自立门户了。

转念到此，心花怒放，“古老爷栽培，感激不尽。”朱铁口站起身来请了个安说：“古老爷想来收藏很多，不知道喜欢玩点什么，看看我能不能效劳？”

古应春心想，即然拉交情，即不能空手而回，但一时想不起要些什么，便信口问道：“有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有，怎么没有。古老爷请到外面来看。”

朱铁口寻寻觅觅，找出来四样古玩，长圆方扁不一，长的是仿佛黄玉所制的萧，圆的是一具大明宣德年制的蟋蟀罐，方的是明朝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辉祖蒙御赐得以免死的铁券，扁的是康熙年所制的“葫芦器”，是一只印泥

盒。

“古老爷，你倒估估看，哪一样最值钱？”

“应该是这一支玉萧。”

“玉萧？你老倒仔细看一看，是不是玉？”

古应春拿起那支萧，用手指弹了两下，其声铿然，“不是玉是什么？”他问。

“你再看。”

再看上面有题词：“外不泽，中不干，受气独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佳竹以上。”字是墨迹。玉器何能着墨？这就奇怪了。

“是纸萧，出在福建。”朱铁口说：“这是明朝的东西，制法现在已经失传。”

古应春大为惊异，随手摆在一旁，表示中意要买，然后问道：“老朱，你说哪样东西最难得？”

物以稀为贵，最难得的自然值钱，朱铁口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具蟋蟀罐，用指轻扣，渊渊作金石之声，很满意地说道：“不假，五百年前的东西。”

见此光景，古应春好奇心起，接过那具陶罐细看，罐子四周雕镂人物，罐底正中刻着“大明宣德年制”，另有一行小字：“苏州陆墓邹大秀敬造”。但制作虽相当精巧，毕竟只是个蟋蟀罐，经历四五百年，也不能就算值钱的古董。

他不好意思直抒观感，只好这样问说：“老朱，你说它好处在哪里？”

“好处在旧、在有土性，火气尽脱，才不伤虫。古老爷，你总斗过蚰蚰吧？”

蟋蟀在北方唤做“蚰蚰”，南方亦有此称呼，古应春虽不好此道，但斗蟋蟀搏彩，输赢进出极大，他是知道的。

“一场蚰蚰下来，银子上千上万算，好蚰蚰说得难听些，真当它祖宗看待，上百两银子一只宣德盆，又算得了啥？”

古应春暗暗咋舌，“一只瓦罐，值一百两银子？”他问。

“是的。不过古老爷要，当然特别克己。”朱铁口说：“四样东西，一共算二百两银子好了。”

这不应该算贵，古应春一语不发，从身上掏出来一个洋式的皮夹，取出来一叠银票，凑好数目二百两，收起皮夹。

朱铁口在一旁看得很清楚，所有的银票都是阜康福所出，当下灵机一动，惊喜地说道：“原来古老爷的贵东家，就是‘胡财神’。”

胡雪岩被称为“胡财神”，已有好几年了。古应春不便否认，只低声说道：“老朱，你知道就好。放在肚子里！一张扬开来，这笔交易就做不成了。”

“我知道，我知道，这种事怎么好张扬？”

古应春点点头，关照老朱将四样古玩送到阜康福，自己坐着车匆匆进城，赶到冰盂胡同贤良寺去作翻译。

贤良寺本来是雍正朝抬贤亲王的故居，屋宇精洁、花木扶疏，而且离东华门很近，上朝方便，所以封疆大吏入觐述职，都爱住在这里。左宗棠下榻之处，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院落，另外开门出入，门口站着七八名壮汉，服饰随便，举止粗率，形似斯养卒，但古应春却丝毫不敢怠慢。

原来左宗棠镇压洪杨、捻回，二十年指挥过无数战役，麾下将校，百战余生，从军功上保到总兵，提督的，不知凡几？但武人诚朴，颇有不愿赴任，

而宁愿跟着左宗棠当差官，出入相从，不说破不知道他们都有红顶子，黄马褂，甚至双眼花翎。

一次，有个何总兵奉左宗棠之命，去见陕西藩司谈公事。这个藩司是满洲的世家子，架子极大，平时视部属如仆从，呼来喝去，视作当然，因而都敬鬼神而远之。此人本来对外事不大明白，加以部下疏远，对各方面的情形，更加隔膜，不知道何总兵的来头，不过看在左宗棠的分上，接见时以平礼相待。只是心里有个想法：我是敬其上而重其下，你就该守着你的规矩，要谦虚客气才是。

不道何总兵全不理睬，“升炕”就升炕！“上坐”就上坐，而且翘起二郎腿，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藩司心里已很讨厌了，及至“端茶”送客，何总兵昂然直出中门，将藩司抛任身后，竟似以长官自居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藩司震怒之余，第二天谒见左宗棠时，谈及此事，愤愤不平之意，还现于词色。

左宗棠笑一笑，将何总兵传了来训斥，他说：“你们自以为都出生入死，立过战功，在我面前随意坐卧淡笑，固无不可。藩台大人是朝廷大员，体制何等尊贵，你怎么可以放肆，当是在我面前一样，何以这样不自量。你现在赶快给藩台磕头陪罪，不然藩台发了脾气，我亦没有这张脸替你再求情。

何总兵答应一声，跪倒在地，磕头请罪。过了一会，左宗棠送客，藩司一出中门就看到十几个红顶花翎黄马褂的武官手扶腰刀在那里站班，其中一个就是何总兵。

这一下，头上蓝顶子，脑后只有一条辫子的藩司，大惊失色，手足无措。还算见机，定定神伛偻着身子，一一请安招呼，步行到辕门外，方始上轿，但己汗透重棉了。

古应春从听说这个笑话以后，就不敢小看这些“老粗”们，当时陪笑问道：“大人回来了？”

其时有个差官认识古应春，上前接话，“我们大人刚回来。”他说：“胡大先生陪着洋人早就到了，派人出来问过你两次，赶快请进去吧！”

到得花厅，见了胡雪岩，还来不及叙话，只见角门已开，闪出来两名差官，知道左宗棠要来了，当即招呼两名洋人站起来迎接。

左宗棠自然是便衣，一件旧薄棉袍，头上是兰州织呢厂所出的一顶鼻烟色的毡帽。胡雪岩跟古应春自然磕头请安，洋人则是一鞠躬，然后又跟左宗某拉手。

于是左宗棠独坐，问了些“哪天到的”、“路上如何”、“江南有什么新闻”之类的话，胡雪岩一一照答，一阵寒暄过后，谈入正题。

正题是借洋债。胡雪岩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四年，为左宗棠借过四次外债，以充“西饷”。西睡用兵，需由各省补助军饷，称为“协饷”。但协饷分年解送，而打仗不能说今年饷银用完，不打了，明年有了饷再打。时而胡雪岩想出一个借洋债的办法，最大的“银主”是英商汇丰银行。还款的方式是由江海关开出期票，而由协饷省分，主要的是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省的督抚、盖上大印，表示承诺在到期以前，将协饷解交江海关，偿还洋商。年限总在六年上下，半年一期，付息拔本。方式是由胡雪岩秉承左宗棠的意思，找洋商谈妥细节，然后由左宗棠出奏。奏准后，以上谕饬协饷冬省出具印票，并江海关，同时由总理衙门照会英闰公使，转知贷款的汇丰银行照付。

这套手续很繁琐，其中还有两道关口，一道是总税务司赫德。根据中英

条约，关税是用来赔偿鸦片战争失败军费的保证，因此英国人要求控制中国新开各口岩，称为“洋关”的海关，职称是税务司，都归总税务司赫德管辖，赫德不下命令，江海关税务司不肯出票，钱就借不成了。

再一道关口是英国驻华公使，没有他的核准，汇丰银行不能拨款，有他批准了，即等于英国政府担保汇丰银行不会吃倒帐。赫德还好，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的客卿，不能不买总理衙门的帐，而且有回佣好分，亦愿乐观其成。但英国公使这一关很罗嗦，哪怕上谕批准了，各省的印票也备齐了，总理衙门跟赫德也说好了，没有英国公使点头，钱仍旧借不到。

以左宗棠天马行空的性格，这当然是件不能容忍的事，中国人借洋债，要做中国官的英国人赫德同意，更起反感。因此当德国泰来洋行的经理福克，向左宗棠表示，有钱可错，手续可以节减许多，左宗棠自然是欢迎的。

福克之得以谒见左宗棠，出于胡雪岩的推荐，那是一年前的话，西陲已经平定，左宗棠准备在陕甘大兴实业，关照胡雪岩招聘技师，胡雪岩找上了福克。在哈密行营一席之谈，左宗棠认为福克“切实而有条理”，颇为欣赏，福克便抓住机会，为德国资本找出路，当然，要谈这笔借款，仍旧需要胡雪岩。

当时正是崇厚擅自订约，被捕下狱，中俄关系搞得剑拔弩张之时，左宗棠接到一个情报，说俄国举了一笔“国债”达五千二百万两之巨，用来扩充军备，认为中俄难免一战，将来兵连祸结，其势难以停止，亦须未雨绸缪，如果能惜二二三千万银子，分数十年偿还，则饷源一广，练兵必精，写信给胡雪岩，要他跟泰来洋行谈判，而且约他在开年灯节以后，进京面谈。

不久，这件事打消了，因为由于曾纪泽斡旋，中俄形势已趋缓和，没有再大举外债的理由。

这是第一遍。第二遍旧事重提，又要借了。原来左宗棠内召入关进军机时，奉旨将他的一差一缺，分别交卸，一差是“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交由刘锦棠接替，一缺是“陕甘总督”交由杨昌浚署理。刘、杨都是左宗棠麾下的大将，但资望不足，难当重任，陕甘贫瘠，全靠各省协饷，各省如果不买帐，刘、杨就一筹莫展，因此，左宗棠必须为刘锦棠、杨昌浚筹好了饷，西征的功绩，才算有了着落。

照左宗棠的盘算，新疆与陕甘以玉门关为界，每年关外军饷要三百七十万，关内二百一十万，全年为五百八十万两。光绪五年起，上谕各省协饷，必须解足五百万两，相差八十万，前后套搭，总还可敷衍得过，哪知上谕归上谕，协饷归协饷，两年之间，各省协饷欠解竟达四百二十万两之巨。

为此，刘锦棠忧心忡忡，左宗棠为他出奏陈情说：“不虞兵机之迟钝，而忧饷事之艰难，深惧仔肩难卸，掣肘堪虞，将来恼不应手，必致上负圣恩，悔已无及。”这也是实在情形，即令宝鋆表示：“西饷可缓，洋款不必着急。”朝廷仍旧许他再借一笔外债，弥补协饷之不足。

胡雪岩与福克，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胡雪岩在左宗棠面前的信用，大不如前了。一则是借洋债及商款的利息过重，人言藉藉，连左宗棠都没面子，二则是采买军火有浮报情事。但左宗棠仍旧少不了胡雪岩，而胡雪岩亦想力盖前愆，对这趟借洋债，格外尽心尽力，希望左宗棠能对他的成绩满意。

“雪岩，你信上说票要出给汇丰，怎么又是汇丰呢？”左宗棠指着福克

说：“不是他们泰来洋行吗？”

“是。一大半是泰来的款子，不过要由汇丰出面。”

“这是什么讲究？”

“汇丰是洋商的领袖，要它出面，款子调度起来才容易。这好有一比。好比刘饮差、杨制台筹饷筹不动，只要大人登高一呼，马上万山响应，是一样的道理。”

左宗棠平生一癖，是喜欢人恭维，听胡雪岩这一说，心里很舒服，“雪岩，”他说：“你这一阵子倚红偎翠之余，想来还读读书吧？”

这话，想来是指着“登高一呼”、“万山响应”这两句话而说的。胡雪岩笑着答道：“大人太夸奖我了，哪里谈得到读书？无非上次大人教导我，闲下来看看，《唐诗三百首》，现在总算平仄也有点懂了，王黄也分得清了。”

“居然平仄也懂了，难得，难得。”左宗棠转脸看着福克说：“我本来打算借三百万，你一定要我多借一百万，我也许了你了，你利息上头，应该格外克己才是。”

古应春司翻译之责，福克与凯密伦各有所言，及至他再翻给左宗棠听时，已非洋人原来的话了。

福克的回答是：“不早就谈好了吗？”经古应春翻给左宗棠听是：“一钱一分。”

“还是高了。”

左宗棠的话刚完，胡雪岩便即接口：“是不是？”他向古应春说：“我早说大人不会答应的。你跟他谈，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一钱。”

于是古应春便要求福克，就谈好的利率再减若干，福克自然不悦，便有了争执的模样。其间当然也牵涉到汇丰的利益，所以凯密伦亦有意见发表。最后，古应春说了句：“好吧！就照原议。”洋人都不响了。

“怎么样？”胡雪岩问：“肯不肯减？”

“福克跟凯密伦说：以前是一钱二分五。这回一钱一分已经减了。我跟他们说：你不能让胡先生没面子。总算勉强答应在一钱以内，九分七厘五。”

“是年息？”

“当然是年息。”

于是胡雪岩转眼看着左宗棠，一面掐指甲，一面说道：“年息九分七厘五，合着月息只有八厘一毫二丝五。四百万两一个月的息钱是三万两千五，六个月也不过二十万银子。头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始，每年拨还一百万，四年还清。大人看，这个章程行不行？”

“一共是六年。”

“是。”胡雪岩答说：“头两年只付息，不还本，我是磨了好久才磨下来的。这一两年各省关有余力还以前的洋款，就宽裕得多了。”

“好，好！”左宗棠连赞两声，然后俯身向前，很关切地问：“要不要海关出票？”

“不要！”胡雪岩响亮地回答。

“只要陕甘出票？”

“是。只凭‘陕甘总督部堂’的关防就足够了。”

左宗棠连连点头，表示满意，但也不免感慨系之，“陕甘总督的关防，总算也值钱了！”接着还叹口气：“唉！”

“事在人为。”胡雪岩说：“陕西。甘肃是最穷最苦最偏僻的省份。除

了俄国以外，哪怕是久住中国的外国人，也不晓得陕甘在哪里？如今不同了，都晓得陕甘有位左爵爷，洋人敬重大人的威名，连带陕甘总督的关防，比直隶两江还管用。”说到这里，他转脸关照古应春：“你问他们，如果李合肥要借洋款，他们要不要直隶总督衙门的印票。”

古应春跟福克、凯密伦各说了一句不知什么话，等他们回答以后才说：“都说还是要关票。”

听得这一句，左宗棠笑逐颜开，他一直自以为勋业过于李鸿章，如今则连办洋务都凌驾其上了。这份得意，自是非同小可。

“好！我们就这样说定了。三两天后就出奏，这回宝中堂应该不会有后言了。”

胡雪岩不懂“后言”二字，不过意思可以猜得出来，而且他也有把握能使得宝釜服帖。因而提出最要紧的一句话。

“有一层要先跟大人回明白，如今既然仍旧要汇丰来领头调度，那就仍旧要总理衙门给英国公使一个照会。”

“这是一定的道理。我知道。”

“还有一层，要请大人的示，是不是仍旧请大人给我一道札子。”

下行公事叫“札子”，指令如何办理？左宗棠答说：“这不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是陕西驻上海转运局的委员，应该杨制军下札子给你。”

“是！不过，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不要紧。”

“同样是陕甘总督衙门下的札子，分量不一样。如果是大人的札子，我办事就方便得多了。”

“呃，呃！我明白了。”

左宗棠心想，杨昌浚的威望不够，胡雪岩即不能见重于人，为他办事顺利起见，这个障碍得替他消除。

盘算了好一会，有个变通办法，“这样”，他说，“只要是牵涉到洋人，总署都管得到的，我在奏折上特为你叙一笔，请旨下总理衙门札飭道员胡某某遵照办理。你看如何？”

胡雪岩喜出望外，因为这一来就是受命于恭亲王，声价又抬高了。不过，表面上却不敢有何形色，而用微感无奈的神情说：“如果大人不便下札子给我，那也就只好请总理衙门下了。”

“好！这就说定了。”左宗棠接着又说：“雪岩，我们打个商量，西边境况很窘，刘毅斋又要撤勇，打发的盘川还不知道在哪里？你能不能先凑一百万，尽快解到杨石泉那里。”

毅斋、石泉分别是刘锦棠、杨昌浚的别号。胡雪岩责无旁贷，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有一名听差，悄然到左宗棠身边说了句话，他便问道：“这两个洋朋友，会不会用筷子？”

左宗棠是打算留福克与凯密伦吃饭。胡雪岩觉得大可不必，便即答说：“大人不必费心了。”

“那么，你留下来陪我谈谈。”

“是。”

见此光景，古应春便向洋人表示，公事已经谈妥，应该告辞了。接着便站起来请了个安，洋人亦起立鞠躬。左宗棠要送客，胡雪岩劝住，说是由他

代送，乘此机会可跟古应春说几句话。

“应春，你把他们送回去了，交代给陪他们的人，空出身体来办两件事。”

胡雪岩交代，一件是跟汪惟贤去谈，能不能在京里与天津两处地方，筹划出一百万现银？

“这件事马上要有回音。”胡雪岩轻声说道：“左大人一开了话匣子，先讲西征功劳，再骂曾文正，这顿饭吃下来，起码三个钟头，你三点钟以前来，我一定还在这里。”

“好！还有一件呢？”

“还有一件，你倒问问福克，王府井大街的德国洋行里，有没有望远镜、挂表。如果有，你问他有多少，先把它定下来。”

“喔，”古应春明白了，是左宗棠应醇王之邀，到神机营“看操”，作犒赏用的，便即问说：“有是一定有的。不知道要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先问了再说。”

古应春答应着，陪着洋人回阜康福。下午三点钟复又回到贤良寺，果然，那顿午饭尚未结束，他在花厅外面等待时，听得左宗棠正在谈“湖湘子弟满天山”的盛况，中气十足，毫无倦容，看来还得有些时候才会散。

古应春心想，胡雪岩急于要知道交办两事的结果，无非是即席可以向左宗棠报告。既然如此，就不必等着面谈，写个条子通知他好了。

打定主意，便从怀中掏出一个洋纸笔记本来，撕一张纸，抽出本子上所附的铅笔，蘸一点口水，写道：“现银此间有三十万，天津约十余万。镜表各约百余具，已付定。惟大小参差不齐。”

这张字条传至席面时，为左宗棠发现问起，胡雪岩正好开口，“回大人，”他说：“京里现银可以凑五十万，一两日内就解出去，另外一半，等我回上海以后，马上去想法子。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

“能有一半先解，其余慢一点不要紧。”

“是。”胡雪岩又问：“听说醇亲王要请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

“有这回事。”一提到此，左宗棠的精神又来了，“神机营是八旗劲旅中的精华。醇王现在以皇上本身父的身分，别样政务都不能管，只管神机营，上头对神机营的看重，可想而知。李少荃在北洋好几年了，醇王从未请他去看操，我一到京，头一回见面，他就约我，要我定日子，他好下令会操。我心里想，人家敬重我，我不能不替醇王做面子。想等你来了商量，应该怎么样犒赏？”

“大人的意思呢？”

“我想每人犒赏五两银子，按人数照算。”

“神机营的士兵，不过万把人，五、六万银子的事，我替大人预备好了。”胡雪岩又说：“不过现银只能犒赏士兵，对官长似乎不大妥当。”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我看送东西好了。送当然也要实用，而且是军用。我有个主意，大人看能不能用。”

“你说。”

“每人送一架望远镜、一个挂表。”

话刚完，左宗棠便击案称赞，“这两样东西好！很切实用。”他说：“神机营的官长一百多，要一百多份，不知道备得齐，备不齐？”

“大人定了主意，我马上写信到上海，尽快送来。我想日子上一定来得

及。”胡雪岩紧接着说：“大人去看操的日子，最好等借洋款的事办妥了再定。不然，恐怕有人会说闲话，说大人很阔，西饷一定很宽裕，洋款缓一缓不要紧。”

不等他话完，左宗棠便连连点着头说：“你倒提醒了我。此事虽小，足以影响大局。我准定照你的话办。”

“是！”胡雪岩问：“大人还有什么交代？”

“一时倒想不起，想起来再跟你谈。”左宗棠说：“借洋款的章程，你马上写个节略来，我尽明天一天办好奏稿递上去，倘或顺利的话，大概三五天就定局了。”

“是！”胡雪岩说道：“明天我想跟大人告一天假，办办私事。后来来伺候。”

“后天如果没事也不必来。有事我会随时派人来招呼你，你尽管办你自己的事去好了。”

于是胡雪岩告辞回阜康福，先请杨师爷将借洋款的条件写成一个节略，即刻派人送到贤良寺。然后向古应春细问到海岳山房接头的经过。

“应春，你知道的，为了去年买水雷的价钱，福德多嘴泄了底，左大人对我已经起疑心了。这件事我心里很难过，所以这趟借洋款，除了大家该得的好处以外，我不但分文不要，而且预备贴几万银子，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功。办成功不算，还要办得漂亮，要叫左大人心里舒服，倘或宝中堂罗嗦，就算办成功，他也不会高兴，所以宝中堂那里，一定要摆平，能听他说一句：这笔洋款借得划算，我这几万银子，花得就值了。”

“小爷叔的心思，我是早看出来。不过，我想也不必把钱花在宝中堂一个人身上，他手下的人也是要紧的。”古应春问道：“小爷叔预备花多少。”

“这个数。”胡雪岩将手一伸。

“那么，送四万，留一万作开销。”

“好的。你跟徐筱云去商量，看这条路子应该怎么样走通？”

第二天三月初九，徐筱云不待去请，自己来访，胡雪岩不在，由古应春接待，他告诉古应春说，左宗棠的奏稿是他办的，已经誊正呈递。不过，三五天内，决不会有结果，因为恭亲王为福晋安葬，请了七天假，而这件大事，非恭亲王来议不可。

“这样说，宝中堂也不能起作用？”

“不，不！有作用的，恭王听他的话，而且凡是到了这个地位，不管怎么样，败事总是有余的。”

“筱翁，这么说，胡大先生要重重拜托你，海岳山房我去过了，跟老朱谈得很好。胡大先生要我跟筱翁商量，这条路子一定要走通，你看该送多少？”

“借洋款的条件比过去都好，我的奏稿上写得很切实，事情一定可成，不送亦可，要送，有这差不多了。”说着，徐用仪示以一指。

“筱翁，‘差不多’不够，要势在必成。”

“多送当然更保险，不过钱要用在刀口上。”徐用仪问道：“明天你会去贤良寺不会？”

“会去，明天我带洋人给左大人去辞行。”

“那么，我们明天中午在贤良寺见，到时候我再跟你谈。”

第二天中午胡雪岩、古应春带着两个洋人，都到了贤良寺，静等左宗棠

自军机处散值回寓，以便辞行。哪知一等等到下午三点半钟，还不见人影，亦无消息。宫门申正下钥，申正就是四点钟，通常军机处自大臣至章京人，最迟未正二刻，也就是两点半钟，一定已走得光光，而左宗棠到此时尚未出宫，是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只怕宫里出事了。”胡雪岩悄悄跟古应春耳语：“莫非西太后的病，起了变化？”

一语未终，只见徐用仪匆匆而来，他也顾不得行礼，一把将胡雪岩拉到僻处，低声说道：“左大人叫我来送个信，洋人慢点走，事情或许会有波折。”

“怎么？”胡雪岩又问：“左大人何以到现在还不出宫。”

“宫里出了件意想不到的怪事。”徐用仪的声音越发低了，“今天军机没有叫起，说太后受了寒，人不舒服。大家都当是感冒，到内奏事处看药方，管事太监说没有发下来。后来听内务府的人说，是昨天下午发的病，突然之间，口吐白沫，象发羊癫疯。今天到现在为止，已经请了三次脉，早晨一次，午时一次，未时一次，人只怕不中用了。”

“慢慢，筱翁，”胡雪岩问道：“你说是东太后，还是西太后？”

“是东太后。”

“东太后？”胡雪岩越发诧异。

“自然是东太后。西太后好久不视朝，因为东太后违和，军机才没有叫起。”

“喔。”胡雪岩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我来把洋人留下来。”

于是胡雪岩向古应春密言经过，关照他先带洋人回去，随便找个理由，请他们暂留几天。

“如果东太后真的驾崩了，宫里要办丧事，洋款的事就会搁下来。”胡雪岩问道：“应春，你看左大人会怎么办？”

“这一搁下来，”古应春答非所问地：“人家款子早已筹好了，吃利息犹在其次，倘或一搁搁得不办了，对人家怎么交代？”

“这不会的。”胡雪岩说：“吃利息还是小焉者也，刘毅斋、杨石泉筹饷急如星火，这上头耽误了才是大事。”

“那么，大先生，你看左大人会怎么办呢？”

“自然是独断独行，办了再说。”

以左宗棠的性情，这是可能的，但古应春终有疑惑，因为四百万银子到底不是个小数目，左宗棠即令有魄力，也不敢如此擅专。

左宗棠是过了四点才回贤良寺的，一到就传胡雪岩，“国将大变！”他一开口就发感慨，接着又说：“应变要早。你告诉福克他们，事情就算定局了，请他们一回上海就预备款子。印票现成，我带得有盖了陕甘总督关防的空白文书，一填就是，让他们带了去。”

果如胡雪岩所料，但他不能不为左宗棠的前程着想，“大人，”他很直爽地说，“数目太大，将来宝大人会不会说闲话？”

“说闲话也是没法子的事。”左宗棠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连‘君命’都没有，我辈身为勋臣，与国同休戚，不能不从权处置。”

“大人，我倒有个想法。这件事，大人何妨跟醇王说一说，醇王是带兵的，总知道‘闹饷’不是闹着玩的。”

“通极！”左宗棠拍着膝盖说：“有他知道这回事，谅宝佩衡也不敢再说闲话。”

宝佩衡就是宝璠。胡雪岩心想，要他不说闲话，只有找海岳山房朱铁口，否则即使不敢说闲话，也尽有刁难的手段。

“我得躺一会。”左宗棠说：“今天晚上，说不定宫里会出大事。”

“是。”胡雪岩乘机打听，“刚才徐筱云来传大人的话，说起东太后政躬违和，仿佛来势不轻呢？”

“岂止来势不轻，牙齿都撬不开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

“谁知道？”左宗棠将两手一拍，“牝鸡司晨，终非佳事。”

胡雪岩听不懂他说的什么，站起身来告辞，“明天再来伺候。”他请了个安。

“明天，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二 深宫疑云

左宗棠只睡得两个时辰，刚交子时便让老仆左贵推醒了，告诉他说：“军机徐老爷有急信。”

说着，将左宗棠扶了起来，另有一仆擎着烛台，照着他看信，信封上浓墨淋漓地写着：“飞递左爵相亲钩启”，抽出信笺，上面只有八个字：“东朝上宾，请速入宫。”

原来这天军机章京换班，徐用仪值夜，所以消息来得快。左宗棠遇到这种意外变故，最能沉得住气，下床看到红烛，便指着说道：“明天得换白的。”

“老爷，”左贵服伺左宗棠多年，称呼一直未改，他怕自己听错了，侧耳问道：“换白蜡？”

“对了。这会别多问！传轿，我马上进宫。”

进宫时为丑正，乾清门未开，都在内务府朝房聚集，左宗棠一看，近支亲贵有惇亲王、醇亲王、惠亲王，御前大臣有伯彦讷漠讷、奕劻，军机大臣有宝鋆、李鸿藻、王文韶，此外便是六部尚书、“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

国家大事，权在军机，军机领班的恭王不在，便该左宗棠为首。他此刻才发觉自己的地位特殊，初次当京官，朝中典故，茫然莫晓，且又遇着这样意想不到的情况，虽说他善能应变，亦有手足无措、尴尬万分之感。

正要开口动问，只见徐用仪疾趋而前，借搀扶的机会，贴身说道：“听宝中堂的。”

争强好胜的左宗棠，到此亦不能不退让一步，与三王略略招呼后，向宝鋆拱手说：“我初遇大丧，军机职司何事，都请佩翁主持。”

“这是责无旁贷的事。”

一语未毕，有人来报，乾清门开了。于是惇王领头，入乾清门先到“内奏事处”。章奏出纳，皆经此处，照规矩帝后违和，派案药方亦存内奏事处，王公大臣谁都可以看的。

药方一共五张，最后一张注明“西刻”，是左宗棠出宫以后请脉所开的，说是“六脉将脱，药不能下。”

“宾天是什么时候？”惇王在问。

“戌时。”

戌时是晚上八点钟。左宗棠心里在想，接到徐用仪的信是十一点钟，计算他得知消息不会早于十点钟，相隔两个钟头，在这段辰光之中，不知道钟粹宫中是何境况？

“大人！”徐用仪牵着他的袖子说：“请到南书房。”

宫中定制，凡有大丧，都以乾清门内西边的南书房为“治丧办事处”。一到了那里，第一件事便是将宫帽上的顶戴与红缨子都摘了下来，然后各自按爵位官阶大小，找适当的座位坐下来。

“真是想不到！”醇王向宝鋆说道：“得赶紧把六爷追回来。”

“六爷”是指恭王，“已经派人去了。”宝鋆答说：“大概明天下午才能回来。”

“得找个人来问一问才好。”惇王说道：“譬如有没有遗言？”

“不会有的。”惠王接口：“中午的方子已经说‘神识不清’，以后牙关都撬不开，怎么能开口说话？”

惇王默然，举座不语，但每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病？

“要问什么病，实在没有病。”徐用仪左右看了一下，下人都在廊上，客厅中除了胡雪岩的贴身跟班以外，别无闲人，方始低声说道：“是中了毒。”

此言一出，胡雪岩跟古应春互看了一眼。原来胡雪岩因为创设胡庆余堂药号，自然而然地对药性医道，都不太外行，看了从内奏事处抄出来的五张药方，又打听了慈安太后前一日御朝的情形，向古应春谈起，唯一可能的死因是中毒。此刻是证实了，只不知如何中的毒。

“毒是下在点心里头的。”徐用仪说：“东太后有歇午党的习惯，睡醒以后，经常要吃甜点心。初九那天，午觉醒来，西太后派梳头太监李莲英，进了一盘松仁百果蜜糕，刚蒸出来又香又甜，东太后一连吃了三块，不到半个钟头，病就发作了。”

胡雪岩骇然，“是西太后下的毒？”他问：“为什么呢？”

“这话说来就长了……”

慈禧太后一直有桩耿耿于怀，说什么也无法自我警解的事，就是为什么她该低于慈安太后一等，而这一等非同小可，皇后母仪天下，生日称为“千秋”，受群臣在宫门外朝贺。下皇后一等的皇贵妃，不独无此荣耀，甚至连姓氏亦不为群臣所知。

东西两宫——慈安、慈禧由“选秀女”进身，家世是一样的，慈安之父为广西左江道，慈禧之父是安徽池太广道。起初身分虽同，但当文宗元后既崩，立第二后时，选中了慈安，便使得那时封号为“懿贵妃”的慈禧，愤不能平，因为慈安无子而她有子，且是唯一的皇子，不是她的肚子争气，大清朝的帝系，将从咸丰而绝。由此可知，她是大有功于宗社的人，有功之人反遭贬损，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可是文宗却又是一种想法，正因为她生了皇子，断送了被立为皇后的希望。原来慈禧精明能干、争胜揽权的性格，文宗已看得很清楚，自知在世之日无多，一旦驾崩，幼主嗣位，皇后成为太后，倘或骄纵不法，无人可制。

纵然如此，仍有隐忧，因为母以子贵，将来仍旧会成为太后，两宫并尊，而慈安赋性忠厚，必受欺侮。这重心事，偶尔与他的宠臣肃顺吐露，肃顺便劝文宗行“钩弋夫人”的故事。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当他六十三岁时，钩弋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弗陵，生得茁壮聪明，颇受钟爱。汉武帝晚年多病，年长诸子，看来多不成材，几经考虑，决定传位幼子弗陵，但顾虑得幼主在位，母后年轻，每每会骄淫乱政，春秋战国，不乏其例，秦始皇初年的情形，更当引以为鉴。因而狠心将钩弋夫人处死，以绝后患。

文宗也觉得肃顺的建议不错，但却缺乏汉武帝的那一副铁石心肠。到得病入膏肓，势将不起时，特为用朱笔亲书密谕一道，交付慈安，大意是“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群臣，将联此言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

不但有失谕，而且还口头叮嘱，倘或需要用这道密旨时，应该如何召集群臣，如何宣示，又如何可能有人为西宫求情，而决不可稍为之动，必须当机立断，斩草除根。慈安含泪倾听，将朱谕珍重密藏，而心里却从未想过有用得到它的一天。

事隔二十年，慈禧已经四十六岁，这年，光绪六年二月初，忽然得了重病，脉案对病因的叙述，含糊不清，而所开药方，则属于专治胎前产后诸症的“四物汤”，群臣皆为之困惑不解。据御医庄守和、李德立向人透露，说是“血崩”，但用血崩的药，却并不对症。

于是降旨征医。直隶总督荐山东泰武临道无锡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荐太原府阳曲县知县杭州汪守正，此两人都是世家子弟，饱读医书，精研方脉，六月间先后到京，一经“请脉”，都知病根所在，不约而同的表示慈禧太后患的是“骨蒸”，其实是“蓐劳”，产后失血过多，成了俗语所说的“干血癆”，用温补甘平之法，病势日有起色。到了这年年底，已无危险，只待调养了。

宅心仁厚的慈安太后，自然亦为之庆幸。有一天，就在几天以前，在她所住的钟粹宫，邀慈禧共餐，还喝了酒，到得席散，暗示宫女尽皆回避，促膝深谈，作了一番规劝。

据私下窥视的宫女所传出来的消息，说是慈安真的动了感情，首先追叙当年文宗逃难到热河的种种苦楚，文宗崩后，“孤儿寡妇”受肃顺欺侮，幸而“姐妹”同心协力，诛除权臣，转危为安。接着又谈同治十三年间的经历的大风大浪，种种苦乐，说到伤心之处，“姐妹”俩相对流涕，互为拭泪，看来慈禧也动了感情了。

于是慈安慨然说道：“我们姐妹也都老了，重新同侍先帝的日子，不会太远。二十多年相处，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了不得的争执，以后当然亦是平平静静过日子。有样东西是先帝留下来的，我一直以为永远也用不着，不过我怕我一死以后，有人捡到这样东西，会疑心我们姐妹表面和好，暗底下不是那回事，那就不但你我会觉得是一大恨事，先帝亦会自悔多事。这样东西，不如今天就结束了它吧！”

说完，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递到慈禧手里，打开来一看，慈禧脸色大变，原来就是文宗亲自以朱笔所写的那道密谕。

“既然无用，就烧掉了吧！”

慈安取回原件，就在烛火上点燃焚毁。慈禧作出感极而泣的神情，还需慈安多方安慰，方能收泪。

但从此慈禧只要一见了慈安，便如芒刺在背，处处小心，象唯恐不能得慈安欢心似的。这一天，就是三天前的三月初九，慈安太后终于在一盘松仁百果蜜糕上送了命。

“这样说，以后是西太后一个人作主的局面了？”胡雪岩问说，““筱翁，你看事情是比以前难办呢，还是比以前容易？”

“我看要比以前难办。”徐用仪答说：“东太后德胜于才，军机说什么就是什么，西太后才胜于德，稍微马虎一点，她就会抓住毛病，问得人无话可说。”

“这话说得不错。不过将来只要把一个人敷衍好了，事情也不至于太难。”

“呃，”徐用仪不免诧异，“胡大先生，你说要敷衍哪一个人？”

“李莲英。”胡雪岩说，“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当然会得宠。”

“嗯，嗯！”徐用仪说：“我倒还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古应春接口说道：“我看，这条路子如果要走，就

要走得早。”

徐用仪不作声，意思当然是“你们要走太监的路子，另请高明”。胡雪岩体会得他的心境，便向古应春递个眼色，暗示他不必再谈李莲英。

不过，宝璠还是要谈的。古应春将胡雪岩准备送五万银子，而他认为其中应该留一万银子作开销，问徐用仪有何意见？

“送宝中堂不必那么多，多了他反而会疑心，以为这笔借款中，又有多少好处。钱要花在刀口上，一文抵十文用，才算本事。”

“那么，筱翁！”胡雪岩笑道：“你倒说说看，要怎么样才算花在刀口上？”

“我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之，如今既然左大人打算独断独行了，空中堂那里，就不必送那么重的礼。不然就变成‘塞狗洞’了。”

“‘塞狗洞’的事，我做过很多。”胡雪岩说：“既然筱翁不赞成，我们就来想它个礼轻意思重的办法。”

“这办法不大好想。”古应春问道：“是不是跟朱铁口去谈一谈。”

“没有用。这方面的行情他不懂。”

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胡雪岩突然说道：“筱翁，你倒谈一谈，宝中堂是怎么样一个人？”

“人是很念旧的……”

因为念旧重情，宝璠受了许多累。其中有件事，凡是浙江人无不知道，六、七年前轰动海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将因病暴毙死的小白菜之夫葛品莲，当作武二郎，而诬指小白菜谋杀亲夫，又将杨乃武比作西门庆，教唆小白菜下毒的“灭门县令”刘锡彤，就是宝璠的乡榜同年。

“宝中堂倒没有袒护刘锡彤，不过刘锡彤总以为宝中堂一向念旧，有此大军机的靠山，做借就做借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是害己害人，连累宝中堂也听了好些闲话。”

“这刘锡彤呢？”胡雪岩说，“充军在哪里？”

“老早死掉了。”徐用仪说：“你想七十岁的人还要充军，不要说关外冰天雪地吃不消，自己想想，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自己，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味道？”

“是啊！做人总要有味道，活下去才有劲。”胡雪岩又问：“他是哪里人？”

“靠近沧州的盐山。”

“家里还有什么人？”

“不大清楚。”徐用仪说：“他有个儿子，本来也是牵涉在杨乃武那一案里的，后来看看事情闹大了，刘锡彤叫他回盐山，哪知坐的是福星轮。”

福星轮沉没，是在中国海域中发生的第一件重大海难事件，所以徐用仪不说，也知道刘锡彤之子已经遭难。“哪里有什么一路福星？”古应春说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刘锡彤居心可恶，才会遭祝。不过报应也太惨了。”

“打听，打听。”胡雪岩说：“刘锡彤总算在我们杭州做过父母官，子孙如果没饭吃，应该做个好事。”徐用仪心想，胡雪岩哪里是为刘锡彤做过余杭县知县的香火之情，无非看在宝璠分上，做件小小的雪中送炭之事，希望见好于宝璠。不过他亦必须有这么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才不落痕迹，否则就会为人所讥。人情世故毕竟是他识得透。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又想起一个人，“宝中堂有个弟弟叫宝森，”他问：“胡大先生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此人怎么样？”“此人去年让言路上参了一本。参的其实不是他，是宝中堂，参宝中堂袒护亲族。不过，这一来倒楣的一定是宝森，如今境况很窘。”“呃，筱翁，你倒谈谈他倒楣的来龙去脉。”原来宝璠之弟宝森，本是直隶的候补知县，既没有读多少书，也谈不到才具，而且理路不大清楚。靠他老兄的面子，总常有差使派他，有时州县出缺，派他去署理，坐堂问案，笑话百出，上官看宝璠的分上，只有格外宽容。后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他是讲究吏治的，看宝森实在没有用处，就想照应他亦有力不从心之感，宝森几次找宝璠，要他写八行书给曾国藩讨差使，宝璠怕碰钉子，不肯出信。到得真的缠不过了，宝璠说：“你到四川去吧！”为他加捐，由候补县变成候补道，又在吏部说了情，得以分发四川。

四川总督名叫吴棠，此人于慈禧太后未入宫以前，有援之于穿途末路的大恩。慈禧之父惠征，官居安徽池太广道，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咸丰初年，洪杨起事，舟船东下，势如破竹，惠征望风而逃，降旨革职查办，旋即一病而亡。俗语说：“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官场最势利不过，何况惠征是“犯官”的身分，加以外省的旗汉之别，远较京里来得分明。因此，慈禧以长女的身分，携带一妹两弟，奉母盘灵回旗时，一路遭受白眼，那种境况，真可说是凄凉万状。

一天船泊江苏淮安府桃源县，忽然有人送来一份奠仪，而且颇为丰腆，白银二百两之多。慈禧再看名帖上具衔是桃源县知县吴棠，不由得纳闷，惠征从无这样一个朋友，如说是照例的应酬，隔省的官员，了无渊源，充其量送八两银子奠仪，已是仁至义尽。一送二百两，阔得出奇，慈禧判断，一定是送错了，防着人家要来索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

她的判断不误，果然是送错了。吴棠一看听差送上来的回帖，大发雷霆，幸而他有个幕友，深明人情世故，便劝他说：“送错了礼没有去讨回之理，就讨，人家也未见得肯还。听说这惠道台的两位小姐，长得很齐整，而且知书识字，旗人家的闺秀，前途不可限量。东翁不如将错就错，索性送个整人情，去吊上一吊。”

吴棠心想，这不失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打算，当下肃其衣冠，备了祭品，传轿打道运河码头，投了帖上船祭灵。祭毕慰问家属，慈禧的两个弟弟惠祥、照样，都还年幼，只会陪礼，无从陪客，都是慈禧隔着白布灵幔，与吴棠对答，再三称谢。

这一下足以证明，吴棠的奠仪并未送错，可以放心大胆地支用了。慈禧感激涕零之余，将吴棠的名帖放在梳头盒子里，跟妹妹相誓：“倘或天可怜见，咱们姐妹也有得意的一天，可千万别忘了吴大老爷这位雪中送炭的大恩人。”

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姐妹做了妯娌，不过十年的工夫，姐姐“以天下养”，妹妹亦贵为醇王的福晋。

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慈禧第一件快心之事，便是报恩，这时已升知府的吴棠，官符如火，一路超，吴棠既庸且贪，而凡有参劾吴棠的折子，一概不准。不过五、六年的工夫，继骆秉章而为四川总督。他在成都，公事委诸属下，每天开筵演戏，顿顿鱼翅鸡鸭，自我豢养成一个臃肿不堪的大胖子，四川人替他起了个外号，叫做“一品肉”。

宝望为老弟的打算是，惟有到“一品肉”那里当差，不必顾虑才具之短。果然，吴棠看宝是大军机，一到就派了“厘金”的差使，终吴棠之任，宝森

的税差没有断过，是四川官场的红员之一。

不久，吴棠歿于任上，继任川督的是杀安德海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德海在两宫太后口中，称之为“小安子”，他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在“辛酉政变”中立过功劳，升任为长春宫的总管。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力，招权纳贿，骄恣不法。有年夏天，打着太后的旗号，擅自出京，连直隶总督曾国藩，部只能侧目而视，不敢动他。不道丁宝桢却不买帐，等他一入山东境内，便派人严密监视，及至证实了他并未奉有赴江南采办的懿旨，便不客气地下令逮捕，飞章入奏，奉旨“毋庸讯问，就地正法”，随即提出牢来，在济南处决。

安德海既为慈禧所宠信，了宝桢杀了他，就很可能得罪了慈禧。哪知事实适得其反，慈禧不但不恨，而且很感激丁宝桢，因为安德海被斩以后，丁宝桢下令暴尸三日，济南的百姓看清了安德海是没有“那话儿”的真太监。这一来，一直流传着的，安德海为慈禧面首的谣言，不攻自破。慈禧心感丁宝桢为她洗刷之德，所以吴棠出缺，将他自东抚擢为川督。当然，也有看重丁宝桢清廉刚直，用他去整伤为吴棠搞坏了的四川吏治的期望在内。

果然，丁宝桢一人川便大加整顿，贪庸疲软的劣员，参的参，调的调。官场气象一新。象宝森这样的人，当然也在淘汰之列，但想到他是宝釜的胞弟，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处置就不一样了。

象这样的情形，原有个客客气气送出门的办法，譬如督抚与两司——藩司、臬司不和，想把他们调走，而又怕伤了和气，发生纠纷，便在年终“密考”时，加上“堪任方面”的考语。既然才足以当方面之任，朝廷当然要将此人召进京去，当面察看。久而久之成了一个惯例，军机处一看督抚对两司下的是这样的考语，便知是请朝廷将两司调走，必如所请，因为封疆大吏的用人权是必须尊重的。

宝森只是一个候补道，不适用此例，但亦有变通之方，即以人才特荐，奏请送部引见，意思是请朝廷考虑，此人可放实缺。

那尺光绪四年年底的事。其时言路上气势很盛，除了御史、给事中这些言官以外，翰林而兼“日讲起注官”，得以专折言事者，奏议尤为朝廷所重，其中言论最犀利者四人，号称“翰林四谏”。而“四谏”中又以张佩纶的一支笔最厉害，心想宝森一无才能，只以宝釜的关系，竟由地方大吏以人才特荐，令人不平，因而上章搏击。

上谕中嘉许张佩纶“所陈绝瞻顾，尚属敢言”。至于西宝桢特荐宝森，究竟有何过人之长的实绩，命了宝桢“据实具奏，毋稍回护”。原奏又说宝森并无才能，“着李鸿章查明宝森在直隶时，官声政绩究竟如何，详细具奏”。

其时宝森已经到京，兴冲冲地真的以为宝桢够交情帮他的忙，满心打算着引见以后，靠他老兄的关系，分发到富庶的省份，弄个实缺的道员，好好过一过官瘾。正印官的气派，跟候补道毕竟是不同的。

哪知跟宝釜见了面，他第一句话就是：“你告病吧！”

“为什么？”

“喏，你自己看去。”

很吃力地看完了张佩纶参劾的奏折，宝森倒抽一口冷气，这时才明白，丁宝桢别有用心，复奏也必是一番敷衍的空话，未见得有用。

“现在言路上嚣张得很，你碰了钉子，我也帮不上你的忙。别求荣反辱吧，你先告病，过些日子，我再替你想办法。”

日子过子两年了，宝森静极思动，常常跟宝鏊争吵，弟兄已有反目的模样。宝鏊经常望影而避，头痛不已。

“弟兄感情到了这样子，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隔开。”胡雪岩说，“见不着面，就吵不起来了，旁人劝解，话也比较听得进去。”

“胡大先生，你的话是不错，不过，请问怎么个隔法？”

“那还不容易。把那位宝二爷请到哪里去住上几个月，意气慢慢化解了，弟兄到底是弟兄，终究会和好如初的。”

“这倒也是个办法，可惜没有人请他。”

“我请！”胡雪岩脱口而答，“如果宝二爷愿意，我把他请到上海、杭州去逛个一年半载，一切开销都是我的。”

徐用仪心想，这一来宝鏊得以耳根清净，一定会领胡雪岩的情，当下表示赞成。古应春亦认为这是个别开生面的应酬宝鏊的办法，大可行得。

至于胡雪岩与宝森素昧平生，看似无由一通款曲，其实容易得很，有跟胡雪岩交情深厚的文温在，便是现成的一条路子。

这天文煜宴客。本来他宦囊甚丰，起居豪奢，住处又有花木园林之胜，每逢开宴，必是丝竹杂陈，此时因逢国丧，八音遏密，同时也不便大规模宴客，以防言官纠弹，只约了少数知好，清淡小酌而已。

主客是胡雪岩，其次便是宝森。主人引见以后，宝森颇道仰慕，胡雪岩更是刻意周旋，所以一见如故，谈得颇为投机。席间谈起上海“夷场”上的情形，胡雪岩与古应春大肆渲染，说得宝森向往不已。

看看是时候了，古应春便即问说：“森二爷有几年没有到上海了？”

“说起来寒碜。”宝森不好意思地：“我还没有去过呢！”

“那可真是想不到。”古应春看看胡雪岩说：“吃花酒如果有森二爷这么有趣的人在，可就更热闹了。”

宝森是所谓“旗下大爷”，吃喝玩乐，无一不精，这两年在京，全靠寄情声色，才能排遣失意，自从慈安太后暴崩，歌台舞谢，弦索不闻，正感到寂寞无聊时，听得古应春的话，自然动心。

“如今是国丧，也能上堂子……”宝森突然缩住口，倒象说错了话似地。

原来上海人所说的“堂子”，北方称为“窑子”。旗人口中的“堂子”，是皇室祭祖的所在，拿来作为窑子的别称，未免褻读，因而觉得碍口。

“如今国丧，也能吃花酒？”他换了个说法。

“怎么不能？”古应春答说：“一则是天高皇帝远，再则夷场是‘化外’，不管是上海道，还是松江府，都管不到，甚至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都莫奈何。”

“真的？”宝森有些不信。

“我只谈一件事好了。”古应春问道：“听说森二爷票戏是人行家，有出‘张汶祥刺马’看过没有？”

“听说过，可没有看过。”

“那就是上海人独有的眼福、耳福，这出戏只有在上海能唱，别处是禁的。”

禁演的原因是，这出戏全非事实。两江总督马新贻已经惨死在张位祥的白刃之下，而竟说他夺人之妻，有取死之道，死而被诬，冤及泉台，知道真相而稍有血性的人，无不气愤填膺。江南大吏曾谋设法禁演，但因势力不能及于夷场，徒呼负负。

这一实例，说明了在京八音遏密，何以在上海可以不守国丧的规矩。宝森真是想去好好逛一逛，但有些说不上口。

看出他的心情的胡雪岩，便即说道：“其实不说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样，森二爷也该到上海去见识见识。如今大家都讲洋务，不到上海不知道洋务该怎么讲法？宝中堂是身分。地位把他绊住了，没有机会到上海，森二爷不妨代替宝中堂去看一看。”

这为他拈出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宝森大为兴奋，“我也不为他，为我自己。”他说：“长点见识总是好的。将来到了上海，还要请胡大哥带一带我。”

“言重了。”胡雪岩问道：“森二爷预备什么时候去？”

“这还不能定。我得先跟本旗请假。”

在京的旗人，不能随便出京，这个规矩在雍、乾年间，极其严格，以后慢慢地也放宽了。不过宝森因为他老兄一再告诫，诸事谨慎，所以不敢造次。

这时一直未曾说话的文煜开口了：“老二，我准你的假。”原来文煜就是他正白旗的都统。

“啊，啊、对了。”宝森“啪”地一下，在自己额上打了一厂，“看我这个脑筋！竟忘了本旗的长官，就在眼前。”

“文大人，”胡雪岩问道：“准他多少日子的假？”

“那要问他自己。”

“我想，”宝森答说：“一个月也差不多了。”

“不够，不够。一个月连走马看花都谈不到，起码要三个月。”

“三个月就三个月。”文煜向主森说道：“这得找个理由，你就写个呈文，说赴沪就医好了。”

宝森还在踌躇，胡雪岩抢着说道：“好了！文大人准假三个月。森二爷，这三个月归我管，你一切不必费心。我大概还有五、六天耽搁，请你料理料理，我们一起走。”

邂逅初逢，即使一见如故，这样被邀到纸醉金迷之地，流连三月之久而不费分文，真也可说是难得的奇遇。因为如此，反而令人有难以接受之感，主森只是搓着手，矜持地微笑着，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老二，”文煜知道他的心情，忍不住开口：“你久在四川，对雪岩不熟。雪岩豪爽出了名的，只要投缘，象这么请你到南边玩上几个月，算不了什么。我看你在京里也无聊得很，不如到上海去散散心。交朋友的日子很长，你也不必觉得不好意思。”

“我可真是有点儿不好意思。”宝森乘机说道：“恭敬不如从命，我先跟胡大哥道谢。”

“说这话就见外了。”胡雪岩转脸对古应春，“叫惟贤明天派人到森二爷公馆去招呼，行李不必多带，缺什么在上海预备也很方便。”

第二天午后，汪惟贤亲自去拜访宝森，执礼甚恭，自不待言，略事寒暄，谈入正题，首先问说，“森二老爷预备带几个人？”

宝森不好意思，略想一一想答说：“我只带一个。”

“一个怎么够？”汪惟贤屈着手指说：“打烟的一个，打杂的一个，出门跟班的一个，至少得三个人。”

“我就带一个打烟的。”宝森略有些不好意思地，“有一口嗜好，没法子。”

“这是福寿膏。”汪惟贤将手边一个长形布袋拿了起来，脱去布套，是个打磨得光可鉴人的紫檀长方盒，顺手递过去说：“森二老爷倒看看，这样东西怎么样？”

宝森接来一看，盒盖上刻着一行填彩的隶书：“吹箫引凤”。便知是一支烟枪，抽开盒盖，果不其然。虽抽了三十年的鸦片，见过许多好烟具，这一支十三节湘妃竹的烟枪，所镶的绿玉烟嘴固然名贵，但妙处却在竹管，是用橄榄核累贯到底，核中打通，外凉内热，抽起来格外过瘾。

“好东西。”宝森爱不忍释，“总得二百两银子吧？”

“森二老爷中意，就不必问价钱了。请留着用吧！”汪惟贤不容他谦辞，紧接着又说：“敝东交代，森二老爷不必带烟盘。太累赘，都由我们预备。”

说到这样的话，倘再客气，就变得虚伪了。宝森拱拱手说：“胡大先生如此厚爱，实在心感不尽。不过，人，我准定只带一个，带多了也是累赘。”

“是，是。我们那里有人，森二老爷少带也不要紧。还有，现在是国丧，穿着朴素，森二老爷不必带绸衣服，等穿孝期满，在上海现做好了。”

他说什么，宝森应什么。等汪惟贤一走，想一想不免得意，用新得的烟枪过足了瘾，看辰光未时已过，宝鏊已经下朝了，乘兴省兄，打算去谈一谈这件得意之事。

宝鏊家的门上，一看“二老爷”驾到，立即就紧张了，飞速报到上房。宝鏊刚想关照：说我头疼，已经睡了。只见宝森已大踏步闯了进来，料想挡也挡不住，只能叹口气，挥一挥手，命门上了退了下去。

“你那件事，过一阵子再说。”宝鏊一见了他老弟的面就先开口，“这会儿办东太后的丧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提。”

“哪一件？”宝森要他老兄托人情的事太多了，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件，所以如此发问。

“你不是兜揽了一件帮人争产的官司吗？”

“喔，那一件。”宝森答说：“如今我可没工夫管人家的事了。”

原来宝森受人之托，有件庶出之子，向嫡出长兄要求分家的官司，要求宝鏊向顺天府尹说情，将庶出之子的状子驳回。他从杨乃武那一案，受刘锡彤之累，为清议抨击以后，凡是这类牵涉刑名的案件，不愿再管，无奈宝森一再纠缠，只能饰词敷衍，每一次要想不同的理由来拖延，深以为苦，因而此刻听得宝森的话，顿觉肩头一轻，浑身自在了。

“我特为来跟大哥说，我要到上海去一趟，总得两三个月才能回来。”

“喔，”宝鏊问道：“到上海去干什么？”

“有人请我去玩两三个月。管吃管住。外带管接管送，一共是四管，自己一个子儿都不用花。”

“好家伙。管你到上海玩两三个月，不要分文，谁那么阔啊？”

“胡雪岩。”

“原来你交上‘财神’了！”宝鏊立刻沉下脸来，“你可别胡乱许了人家什么，替我添麻烦。”

宝森愕然，“人家会是事托我？”他问：“会有什么事呢？”

“谁知道，此人的花样，其大无比，这一趟是来替左季高筹划借洋债，说不定就会托你来跟我罗嗦。”

“哼！”宝森微微冷笑，“有海岳山虎在那里，哪轮得到我来跟你罗嗦。”

宝鏊装作不曾听见，呼噜噜地抽了几口水烟，开口问道：“你哪一天走？”

“就在这几天”

宝菱点点头，喊一声：“来啊！”将听差宝福唤来吩咐：“到帐房里支二百银子，给二老爷送了去。”

“谢谢大哥！”宝森请个安，又说了些闲话，高高兴兴地走了。

等他的背影刚刚消失，宝福俏然而至，走到宝璠面前说道：“朱铁口过来了，替胡大人送了一份礼来。”

“哪个胡大人？”

“有手本在这里。”

一看手本上的名字是“胡光墉”，不同得就关切了，“送的什么？”他问。

“一个成化窑的花瓶。”

“大的还是小的？”

“大的。”

大的便是两万银子。宝望心想，胡雪岩既然送了两万银子，就大可不必再在宝森身上作人情，而居然作了，并且这个人情还不轻，看起来是个很厚道的人。同时又想到宝森一走，耳根清净，便对胡雪岩越有好感了。

“朱铁口走了没有？”

“还没有。”

“宝望便将朱铁口传唤到上房问道：“那胡大人是怎么说的？”

“胡大人说想送中堂一份礼，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问他打算送多重的礼？他说两万银子。我就让他买花瓶。他还托我代送，花瓶送来了，银子也交到帐房里了。”

“有什么话托你转达的没有？”

“没有。我倒也问过他，他说只不过佩服中堂为国贤劳，本想上门来求见请安，又怕中堂最近因为大丧太忙，不敢冒昧。”

宝璠的顾虑消释了。这两万银子可以安心笑纳，倘或附带有一句什么请托的话，反倒不便帮忙，两万银子如果舍不得退回，良心上就不免要自责。

遣走朱铁口以后，宝璠仍在考虑胡雪岩送的这笔重礼，不帮他的忙，良心上仍不免要自责，要帮他的忙呢，又觉得自己一向主张“西饷可缓，洋款不急”，忽然很热心地赞成左宗棠借这笔洋债，出尔反尔，启人疑窦。如何得以筹划出一个两全之道，成了他这天念兹在兹的一桩心事。

第二天一早上朝，在轿子里忽然想起宝森告诉他的，丁宝祯当年的故事。丁宝祯以清廉知名，但身为总督，开府西南，朝廷的体制不能不顾，家乡贵州的亲友，翻山越岭，千辛万苦来投靠，没有那么多闲差使可应酬，招待食罕，致送回乡盘缠的情谊不能不尽，这些都在他每个月一万两左右的“养廉银子”中支付，尽管量入为出，总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照一般督抚的惯例，方便得很，写张纸条，向藩库提银若干，困窘即时可解，至于亏空如何弥补，不必费心，有藩司，有榷税的候补道，甚至首府、首县为他想办法。但那一来，就谈不到整饬吏治了。

于是，堂堂“制台大人”也不免要向当铺求援了。可是，他又有什么东西能当到上千上万银子？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当身分、当面子的办法，取一只皮箱，随便找些旧衣服塞满上锁，再取两张封条，盖上“四川总督部堂”的大印，标明日期，在皮箱上十字交叉，满浆实贴。然后派戈什哈抬到当铺里去当。

朝奉吓了一跳，从来没有听说总督也会当当的，便很客气地请问：“要当多少银子？”

“五千银子。”

朝奉又吓了一跳，五千银子不是小数目，要问一问：“是什么贵重东西，能不能看一看？”

“不能看。大人亲手贴的封条，谁敢揭开来？”

“那么……”

“你不必多管。”戈什哈抢着说道：“你只凭封条好了。将来赎当的时候，只看封条完整，就是原封不动。你明白了没有？”

朝奉自然明白了，如数照当。丁宝祯倒是好主顾，下个月藩库将养廉银子送到，立刻赎当。从此了宝祯当当，成了规矩，只凭封条不问其他。

宝鋈心想，左宗棠借洋债，如果照丁宝祯的办法，岂不省事？而且目前也正是一个机会。于是默默盘算了一阵，到得军机处，立刻派苏拉到“南屋”去请了徐用仪来，邀到僻处，悄悄相语。

“左帅借洋款的事，接头好了没有？”

“接头好了。这一回的条件，确是比以前来得好。这也是胡雪岩力盖前愆的缘故。”徐用仪又说：“本来早就想出奏了，为有东太后的大事，不能不暂缓一缓。”

“也不必再缓。请你转告左相，要朝廷批准他借，必得交户部议奏，也就要算老帐了。”宝鋈突然问道：“丁稚璜当当的故事，你听说过没有？”

徐用仪不知他忽有此问的用意，赔笑答道：“那是个有名的笑话，知道的人很多。”

“不是笑话。”宝鋈正色说道：“如果我是朝奉，看几件破烂衣服，让他当五千银子，怎么对得起东家？外头也一走有闲话，不知道我得了人家多少好处。他只有硬吃一注，不让我掀他的底牌，我拿他没办法。左相借债也是如此，生米煮成熟饭，朝廷看他的老面子，不跟他计较。你属于我的意思不？”

徐用仪怎能不懂？可是他也很圆滑，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中堂的美意，我相信左大人一定能够领会。”

“好。不过，”宝鋈沉着脸说：“丁稚璜当当，几乎月月如此，左相借洋债，可就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请你千万说清楚。”

“是。”

答应归答应，说不说又另是一回事。徐用仪退值以后，先去访胡雪岩，将宝鋈的话，告诉了他，商量最后的那句话，要不要说。

“当然不必说。”胡雪岩答道：“事情明摆在那里，西征军事成功了，以后也再不会借洋款了。至于海防要借，那也不是左大人跟我的事。既然如此，何必又说这话，惹左大人不高兴？”

徐用仪听从他的主张，到了贤良寺，转达了宝鋈的意见。左宗棠本来就想要这么办，但未想到宝鋈如此“大方”，欣慰之余，乘兴亲自拈笔起草奏稿。

第一段当然是陈述边务之重要，以及各省协饷，不能及时而至，拖欠年复一年，越积越多的困难。接下来便叙此次筹借洋款的由来：说有“德国商伙福克，在兰州织呢局闻之，自称该国有巨款可借，息耗亦轻，并可由陕甘总督出票”，因子上年腊月初三日具奏，接到户部咨复，以借数虽经奏明为四百万，惟期限、利息，以及还款来源，应该补叙说明。

但其时左宗棠已奉旨晋京，不在其位，似乎不应再谋其政，所以此处须作一番解释：“臣卸篆北上时，与刘锦棠、杨昌浚晤谈，均以甫经接任，筹饷艰难，属臣代为借筹。臣虽去任在即，亦不俗贻累替人，遂飞饬办理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速向洋商议借银四百万，以应急需。抵都后，连接杨昌浚、刘锡棠来函，言及饷源已涸，春夏之交，断难接续，恳即据情入告，情词迫切异常。”

以下是根据“胡光墉偕同德国泰来行伙福克及英国汇丰行伙凯密伦”所称，开具办法。

借款数目：库平足色宝银四百万两。

期限：六年还清。

利率：年息九分七厘五毫。

付息办法：每六个月一付，六年共十二期。

还本办法：第一、第二两年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还本一百万两。利息照减。

保证办法：请户部催饬各省关，将应解新旧协饷，径交上海采运局，据付息还本。如协饷不至，上海采运局无款可拨，应准洋商凭陕甘总督所出印票，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些条件与过去比较，好处有三：一是不需海关及有关各省督抚出票，可免周折，二是年息由一钱二分多减至不足一钱，合月息只八厘有零，三是头两年不还本，俾各省得以清理旧欠，“其力尚纾，并无窘迫之患。”因为如此，“已饬胡光墉、福克、凯密伦即依照定议，应仰恳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札饬道员胡光墉及照会英国使臣转行汇丰银行，一体遵照，以便陕甘出票提银”。

出奏那天是四月初一，当天就奉到批复：“该衙门知道。”也就是准予备案的意思，“该衙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与军机处互为表里，办事司官，亦称章京，待遇优厚，亦与军机章京相同，规制不同的是，军机章京分为头班、二班、轮班入值，而所办之事并无两样，总督章京则各有专司，此案归“英国股”及“德国股”所管，自有徐用仪代为接头，同时因为有汇丰银行的凯密伦同来，英国公使馆批准汇丰银行照借的手续，亦很顺利，不过三天工夫，一切都齐备了。

但赋归却还有待。原因很多，第一是南归决定坐轮船，班期有定，而最近一班船的“大餐问”，已为人定下了，胡雪岩认为招待宝森，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宁愿再等一班，那要在十天以后。

第二是胡雪岩要定制一批膏药带回去。从经管西征粮台，在上海设转运局开始，胡雪岩无事不顺手，常是一夕之间，获利巨万，财是怎么发的，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精神却渐渐差了，饮食渐减，夜卧不安，人一天比一天瘦了下来，急得胡老太太以下，全家女眷都是到处烧香许愿，大做好事，祈求上苍保佑，然而没有什么用处。

有一次在应酬场中，遇见一个在湖北候补，而到上海来出差的捐班知县，名叫周理堂，善于看相，遍相座客，谈言微中，看到胡雪岩，说他往后十年大运，犹胜于今，将来会有“财神”之号。

“不瞞理翁说，我的精神很坏，事情要有精神来做的，没有精神只会交墓库运，哪里会有什么大运。”

“这是因为雪翁想不开的缘故，一想开了，包你精神百倍。”

听得这话，胡雪岩先就精神一振，“理翁，倒要请教，我是怎么想不开。”他问：“要怎么样才想得开？”

“此中之理，非仓促之间能谈得透彻的。雪翁公馆在哪里，等我勾当了公事，稍微闲一闲，登门拜访，从容呈教。”

胡雪岩心想，官场上专有那种读了一本《麻衣相法》，信口开河，目的是为了奉承上司，讨得欢心，企求谋得一缺半差的候补州县班子。而看周理堂的谈吐，不象是那一流人物，当即答说：“不敢清理翁劳步。”接着又说：“恕我冒昧，理翁这趟是啥公事？”

“今年皇上大婚，我奉抚宪之命，到上海来采办贡品，东西都看好了，无奈湖北应该汇来的款子数目弄错了，连日为此事奔走，总还要四、五天首尾才会清楚。”

“喔！理翁是说公款不够。”

“是的。”

“差多少？”

“一万三千多两。”

“喔，喔，”胡雪岩问说：“总快到了吧？”

“是的。”

“那好。”

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周理堂所住的祥和客栈去拜访，只听得有人在他屋子里大办交涉，声音很熟，想不起来是什么人？及至偶然一照面，认出来了，是方九霞银楼的档手老萧。

“胡大先生，”老萧丢开周理堂奔了出来，笑嘻嘻地打了个千问：“你老怎么也来了。”

“你这话问得奇怪！”胡雪岩因为看刚才那番光景，老萧对周理堂不甚礼貌，所以有意板着脸说：“就许你来，不许我来？”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老萧急忙辩解：“我是有生意来跟周大老爷接头。”

“接头生意？莫非你不晓得和气生财？哗喇哗喇啥事体。”

训斥完了，转身与周理堂叙礼，客气而亲热，将个老萧干搁在一旁，置之不理。

倒是周理堂有点过意不去，“雪翁，你请稍坐。”他说：“我跟这萧掌柜先打个交道。”

“请便。”

有胡雪岩在座，那老萧不似刚才那样嚣张了，但话仍说得很硬。原来周理堂在方九霞定了一柄玉镶金如意，工料总计九千银子，只付了两千定金。如意制就，来催交货，周理堂无以为应。就在这时候，广西巡抚亦派人来采办贡品，因为时间迫促，颇为焦急。老萧打听到这件事，上门兜揽生意，说湖北巡抚订的玉镶金如意，愿照原价转让。如意上所鐫的“天保九如”字样，以及上款都可不动，下款只改动省名、姓名便能合用，毫不费事。

广西的差官办事很干脆，也很精明，估价九千银子不贵，愿意照价收买，但必须能够证明，湖北的差官确是放弃了才能成交。

为此，老萧便来逼周理堂，限期限件，否则没收定金，作为补偿损失。周理堂手头不硬，口头上就不能不软，正在磨得心烦意乱之时，胡雪岩来了。

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胡雪岩便开口了，“老萧”，他问：“你打算怎

么样？”

胡雪岩一出头，老萧便知如意算盘落空了，“胡大先生晓得的，这两天金价又涨了。”他说：“打周大老爷的这柄如意，说实话已经亏本了，而且吃本很重，再拖下去，利息上又是损失，我对我们东家不好交代。”

“那么怎么样呢？”

“我想，再等三天。”

“不必。”胡雪岩转脸对周理堂说：“理翁，这是笔小数，你为啥早不跟我讲，宁愿来受他们的气！”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

抽出来一看，是一万四千两的一张银票，心里又甜又酸，几乎掉泪。

胡雪岩怕他说出什么过于谦卑的话，当着老萧面连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他说道：“老萧，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来，周大老爷验收不错，自然分文不少你的。”

“是，是！”老萧诺诺连声，“马上送来，马上送来。”

“慢慢！”胡雪岩将老萧唤住，转脸说道：“理翁，我想送了来也不好，一则要担风险，再则也怕招摇。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验货，果然不错，就把余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张寄存金如意的条子，动身的时候直接送上船，岂不省事。”

“说得是。不过不敢劳雪翁相陪，我派人去办这件事就是。”

当下将他随带的一名司事找了来，拿胡雪岩的银票交了给他，一一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萧一走，方始开口道谢。

“小事，小事！”胡雪岩问道：“理翁还有什么未了？”

“多谢，多谢。没有了。”周理堂紧接着问：“这笔款子，如何归还？”

“悉听尊便。”胡雪岩紧接着说：“倘或理翁没有急事要办，我想请理翁指点指点迷津，我是怎么想不开？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事老挂在心里。”

“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觉得，就不至于想不开了。正因为那个念头隐而不显，所以居恒郁郁。”周理堂又说：“看相这件事，本无足奇，不过在脸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阅历。雪翁心中有贼，此贼不除，精神就好不起来。”

“喔！”胡雪岩也听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句话，当即问说：“我心中之贼是指哈？”

“钱。一个钱字。”周理堂问：“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

“我是开钱庄的。”胡雪岩笑道：“我们这一行，称之为‘铜钱眼里翻筋斗’，不想到钱，想什么？”

“是不是？我说雪翁心中有贼！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来？”

听得这话，胡雪岩不免惭愧，想了好一会说：“理翁的话，我听出点味道来了。就不知道怎样才能跳得出来。要我不想到钱这一个字，只怕不容易，从小生意就是学的这个，根深抵固，跟本性一样了，怎么能不去想它。”

“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赚钱，而是想花钱，就跳出来了。”

“这话，还要请理翁明示。”

“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恼，雪翁根本不必

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恼。”

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人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康熙年间开始，世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真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

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大年的道理。听了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前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别添了一样病：肾亏。

好得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

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到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坚持要随身携带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

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走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

“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这一关过得了，过不了？”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

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了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

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分，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办法，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分，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

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俾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借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容，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捷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捷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怕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楨，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取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楨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延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楨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楨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楨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六。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六，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旗昌。

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楨盘算之下，还有顾虑，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六号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祯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

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祯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六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著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需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需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需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祯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祯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祯思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六之朗”劝沈葆祯“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朗，会遭损失，迫使沈葆祯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般“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飭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鹤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祯，都不

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祯病歿，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义，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祯说：“若逾十六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义”，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需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的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

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两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万，说动沈葆祯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需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祯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人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八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人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夏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淮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

刘坤一先引沈葆楨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拨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则沈葆楨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楨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楨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楨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么“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楨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楨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楨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拔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

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银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需高货，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

选道员叶廷春人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某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需大皂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

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四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力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下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岁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遥，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构。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治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继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出，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是条海参出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出、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线，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线，由大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千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檳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数字编组的中文码，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查，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

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

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需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召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

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及，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处分。

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席，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通无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临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

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处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

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爷”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六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来谈一谈。”

盛宣怀以前虽没有见过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个门客“张师爷”，却早为盛宣怀所结纳，逢年过节，必有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样数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显得情意殷勤。张师爷对盛宣怀颇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见醇王以前，特别关照两点。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认为中国要跟西洋学，醇王不以为中国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虽然好武，但自己觉得书也读得很好，诗文都不差，所以说话时要当心，千万不能让他觉得人家以为他但明武略，并无文采。

盛宣怀心领神会，想起素有往来的工部尚书翁同龢，身为帝师，与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诗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着，以备“不时之需”。

在府中抚松草堂，大礼谒见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话，略略报了履历，静听醇王发问。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问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至于驾崩。那里如果不是王爷伸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盛宣怀略停一下又说：“那时有血气的人，谁不想湔雪国耻，宣怀也就是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所谓“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变”时，醇王受密命在热河回銮途中，夜擒肃顺，到京以后，又主持逮捕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听盛宣怀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怀在想，当年英法内犯时，如果也象去年那样，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设了电线，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问：“你倒说其中的道理。”

“有了电报，就是敌暗我明了。兵贵神速，制胜的要诀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洋人刚刚上岸，两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闯。可

是他的耳目不灵，就可以智取，譬如他们有多少人？枪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进攻？我们打听好了，发电报过来，就可以在险要之处，部署埋伏，杀他个片甲不回。”

“啊，啊！”醇王不断握拳，仿佛不胜扼腕似地。

“僧忠亲王的神武，天下闻名，八里桥那一仗，非战之罪，当时如果有电报，洋人决不能侥幸。”

“我想想。”醇王闭上眼，过了好一会才睁开来，“照你的说法，洋人的兵轮来了，如果炮台挡不住，一上了岸，行踪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是寸步难行了？”

“是！王爷真是明见万里，有了电报，不但洋人内犯，寸步难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挡得住。譬如说，登州到大沽口，沿线如果有电报，就可以把洋人兵轮的方向、大小，还有天气好坏，逐段报了过来，以逸待劳，有备无患，哪里会有挡不住的道理？”

“嗯，嗯。这道理也通。”醇王问道：“电报还有什么用处？”

“用处要自己想，中国人的脑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处比洋人多。不过利用电报也可以做坏事，所以请王爷千万记住，将来管电报的人，一定要是王爷信得过的亲信。”

“喔，”醇王问道：“怎么能用电报做坏事？”

“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怀说，“打仗的时候，谎报军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说得不错，这一层倒真要当心。”醇王又问：“用电报还能做什么坏事？”

“有。”盛宣怀想了一下，“我说个笑话给王爷听。”

在他人看是笑话，身历其境的人却是俗哭无泪。数年前有个姓胡的候补道，被派到外国去当参赞，无意间得罪了同僚，一个姓吕的庶务，在使馆经手采买，营私舞弊，为胡参赞在不经意中所揭发，于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为理由，奏请调遣回国，仍回原省候补。京中照准的公事一到，吕庶务方知其事，私下打听，才知道是吃了胡参赞的亏，自然恨之入骨。

这姓吕的城府极深，表面声色不动，对胡参赞的态度，一如平时，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国，是由于胡参赞多嘴的缘故。临时之时，问胡参赞是否要带家信？万里重洋，难得有使人回国，使馆同事都托他带家信，带物品，胡参赞如果独成例外，显得彼此例象有什么芥蒂似地，所以也写了家信，另外还买了两个表，托他顺便带回国去转寄。

姓吕的是捐班知县，原在江苏候补，胡参赞家住吴江，密迩苏州，因此，信上虽写了吴江的地址，并且关照只需托民信局转递即可，而姓吕的情意殷勤，特为跑了一趟吴江，拜见胡参赞的封翁，大谈异国风光。胡封翁心系远人，得到这些亲切珍贵的信息，自然很高兴，也很感激，写给胡参赞的家信中，对这位“吕公”盛赞不已。姓吕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动得很勤。胡参赞也常跟姓吕的通信，竟结成了至好。

此人之谋报复，是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的，但采取什么手段，却需看情况，视机会而走。不过他也深知情况愈了解，机会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认为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会有机会。果然，机会来了。

这机会其实也就是利用他所了解的情况，胡封翁在家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全家亦无不重视“老太爷”的一言一动，有一次胡封翁“发痧”，这不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已闹得天翻地覆。姓吕的看在眼里，不由得在肚子里做功夫。几经考虑，定下了一计，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两年前的夏天，天时不正，疫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几个人，胡封翁并未感染时疫，只是年纪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个，内心不免抑郁，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吕的便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胡参赞，细述胡封翁的颓唐老境，却又劝慰胡参赞，“为国宣劳，自有天助”，全家孝顺，对老人照顾得极周到，何况还有朋友在，缓急之济，必当全力相助，胡参赞大可放心。

估量这封信已寄到了胡参赞手里，同时判断胡参赞亦已接到家信，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话绝无矛盾时，他发了一个电报，只有八个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参赞自然深信不疑，所谓“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来奔丧。胡参赞便向公使陈明，公使电奏：参赞丁忧，请予开缺。并声明派何人代理参赞的职务。哪知电奏到达上海之日，姓吕的又发了一个电报，更正前电。

可是已经奏了丁忧开缺，却无法更正。胡参赞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有请公使备文呈报总理衙门，转咨吏部备案，否则将来到了胡封翁寿终正寝时，胡参赞连发丧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绝后的笑话。

醇王由于这个笑话的启发，想到了许多事该警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电报亦是如此，非得托付给很妥当的人不可，否则机密容易外泄。”他说：“疆臣窥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况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弥缝，那一来朝廷的号令不行，国将不国，太可握了。”

听得这话，盛宣怀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时觉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惧，只让他想到电报的好处的必要。

于是他略想一想答说：“王爷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们知识浅薄的人所能及。不过由王爷的开示，宣怀倒想起西洋的一个法子，不知道有用没有用？”

“什么法子？”

“就是密码。”盛宣怀答说：“现在汉字的电报，每个字四码，有现成的书，照码译字，那是明码，如果事先约走，码子怎么拿它变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码，或者减多少码，只有彼此知道，机密就不容易外泄了。”

“原来还有这个法子！”醇王问道：“这个加码、减码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谓“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张厚纸。使用的方法是，通信双方预先约定，用多大的纸、每页几行、每行几字，其次是用哪种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处？然后就要花心思了，犹如科场考试的“关节”那样，把要说的一两句话，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废话之中。收信的人，将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来的字，连缀成文，就是对方要说的话。

“套格”确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来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子里有墨水，嵌字贵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绝不知其中的奥妙，第二，是不能畅所欲言，数百言的一封长函中，也许只说得五六句话。

“比较起来，加码、减码就方便得大多了。”盛宣怀又说。“还有一层，套格一定要预先做好，送交对方，加码减码，只要先有一句话的约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码本，当然头两个字要用明码，不然对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密

码本了。”

“这话我不大懂。”盛宣怀字杏苏，醇王很客气地称他，“杏翁，请你说清楚一点儿。”

“是。譬如说吧，王爷交代我‘天地玄黄’四个密码本，实际上是交代一句活，‘天’字减一百二，‘地’字减三百三。‘玄’字加一百二，‘黄’字加三百三。到得王爷给我密码时，头两个明码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数码都要减三百三十，原码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实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这个码子的字，才是王爷要用的字。”

“那么，旁人只要知道了加减多少，密码不就不密了吗？”

“是，是！王爷一语破的。”盛宣怀答说：“所以最保密的办法，就是自己编一本密码本，不按部首，随意乱编。这个密码本一样也可以加减数码，密上加密，就更保险了。”

接着盛宣怀又讲了许多使用电报的方法与诀窍，譬如象“洪状元”——洪钧发明的韵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两个字来表明月日，如“寅东”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东为“一东”，当然也可以再加上时辰，“寅东寅”为正月初一寅时，第二个寅字与第一个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会弄错。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醇王完全为电报着迷了，“杏翁，”他说：“你能不能把电报怎么发、怎么收，演练给我看看？”

“王爷怎么说‘能不能’？王爷吩咐，宣怀自然遵办，不过先得预备预备。”

“要预备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样，盛宣怀计算了一下，允以五日为期。

辞出王府，立即遣派专人到天津，调了两名电报学堂的教习，带同得力学生及工匠，运用收发报机、发电机之类，在醇王府中，临时架线，布置妥当，恰好是第五天自设的期限。

醇王府的范围很广，花园题名“适园”，正厅名为“颐寿堂”，是恭王所题，内悬同治后帝御笔“宣德七德”的匾额。

这是极严肃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杆”，不便再设电杆，所以在颐寿堂后拉线，一端通往堂东的风月双清楼，一端通往抚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风月双清楼写了一通很长的电码交发，盛宣怀亲自在抚松草堂照料，收到电码，交由两名学生分译。

这两个学生程度很不坏，电码更是熟得不需翻书，便能识字，一个念，一个写。盛宣怀站在他们身后细看，只见写的是：“京华盛冠盖，车马纷长衢，十日黄尘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见林壑疏，朱邪开名园，别在城西隅，东风二三月，杂花千万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窥文鱼，追陪竟日夕，暂欲忘簪裾。此少荃相国春日游适园诗也。即录送风月双清楼。九思堂主人。”

“少荃相同”指李鸿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别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这句诗竟不成话说了。盛宣怀便指着字面问：“这是不是错了？”

“不错。”

“可是意思不通。”

笔录的那学生想了一下，将“女足女足”四字涂去，另写了“妮妮”二

字。盛宣怀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电报新书”中，并无“龀”字，所以醇王用测字法，写成“女足”。

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个小小的变通办法，醇王对于自己初次使用电报，遇到难题，而能应变，且为人所接受，证明他的变通办法是行得通的这一点，非常得意。同时电报在他的感觉中，不仅是可靠的，也是可亲的了。

这使他记起许多往事，有些得自传闻，有些则是亲身的经历。清宫中秘密通讯的方法，一向重视，尤其是在得失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决于俄顷的紧要关头，能够运用独特的秘密通信方法，或者知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记忆中，早年听说过康熙末年夺嫡的许多故事，有的使用“矾书”，有的用罗马字代替满洲话的“字头”来拼音，“九阿哥”胤禩的门客中，有一个是“东正教”的教士，因而发明了用俄文拼音来表达满洲话，传递反抗雍正的信息，虽为雍正截获了，却不知说些什么？因而胤禩所部署的“造反”的策略，始终是个谜。

醇王亲身所经历的是“辛酉政变”。那时肃顺等人将两宫太后与诸王隔离开来，尤其是对恭王，监视更严，以至于不得已用太监安德海使一条苦肉计，伪装他犯了严重的过失，痛责一顿板子，打发回京，实际上是携带两宫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当时有电报，能用密码通信，调遣神机营到热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凶”，根本就不必他半夜里带人到旅舍，将肃顺从他的姨太太身边接起来那种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这样，由于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后进言，说盛宣怀同前总办电报局的差使，极其要紧，且亦无人替代，不宜对他有所处分。而况就算他有过失，能将电报办好了，亦足以将功折罪。同时李莲英亦一再说盛宣怀如何有良心，一定会感恩图报，如何能干，可资以为耳目，终于使得慈禧太后决定将刘坤一的奏折“留中不发”，只是由总理衙门给了北洋一道咨文，饬令盛宣怀不得干预招商局局务。

获知了这些内幕，胡雪岩在内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数年以来，他虽看出盛宣怀机诈百出，不是个好惹的人，但总觉得此人还个成气候，无需过虑，而此刻他觉得遇到了一个劲敌了。

“将来上海。天津的电报一通，盛杏苏在管这件事，消息比我们灵通，已经占先一着。”胡雪岩对汪推贤说：“这还在其次、更要防他在电报上动手脚，弄些伪消息、伪行情过来，一相信了它，岂不大上其当。这一点，你要格外当心。”

“我知道。”汪推贤答说：“电报学堂我也有熟人，到时候我会想办法，也弄它几套密码出来，行情我们自己报。”

“不错。将来丝的行情，一定要自己报。”

三 元宝街

八月初，在西湖上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上海已略感厌倦于酒绿灯红，脂香粉腻的宝森：为胡雪岩接到了杭州。

他是从古应春陪着来的。船到望仙桥埠头上早有一乘绿呢、一乘蓝呢的大轿在等候，另外一匹顶马、两匹跟马，四名兵丁，都穿着布政司的号衣，四散排开，挡住了行人，留出一片空地，容宝森登岸。

船家将船泊稳，搭好跳板，船家与岸上胡家的听差合作，伸出一条粗竹杆，捏稳两端，高及腰际，宝森以竹杆作扶手，自跳板登上埠头，立即便有一个穿是极体面的中年人，含笑迎上前来。宝森在上海也见过此人，名叫陶敦甫，字厚斋，捐了个候补知县，作胡雪岩的清客，专责是接待宾客。

“森二爷到底到了，胡大先生盼望了好几天了。森二爷路上还舒服？”

“舒服得很。”宝森舒了口气，游目四顾，看过往辐辏的行人，不由得赞叹：“都说杭州是洞天福地，真是名不虚传。”

“森二爷只看到今天的热闹，哪知道十六七年前满目凄凉，惨不忍睹。”

杭州经两度战事，毁坏独重，善后复兴之功，推胡雪岩为首。做清客捧宾客以外，亦须不忌捧东主，但以不着痕迹为贵。

听得这话，宝森连连点头，“雪岩之有今日、实在是积德之报。”

他跟胡雪岩的交情已很厚了，所以径以雪岩相称。

陶敦甫觑空跟古应春招呼过了，请宝森坐上胡雪岩自用的绿呢大轿，古应春坐蓝呢轿，由顶马引导前行，陶敦甫乘一顶小轿自间道先赶往“元宝街”等候。

“元宝街”满铺青石板，足容四马并行，街中突起，两头低下，形似元宝，因而得名。不过，胡雪岩当初铺这条街时，却并未想到这个能配合他的“财神”之号的俗气的街名，只是为了便于排水，当然，四周的阴沟经过细心修建，畅通无阻，每遇夏日暴雨，它处积水两三尺，元宝街却只要雨停，便即水消。

由望仙桥到元宝街，只是一盏茶的工夫，坐在绿呢轿中的宝森，由左右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见五、六丈高的一大圈围墙墙脚基石，竟有一人多高。大轿抬入可容两乘轿子进出的大门，穿过门楼，抬人二门歇轿，胡雪岩已站在大厅滴水檐前等候了。

“森二爷，”胡雪岩拱拱手说：“一路好吧？”

“很好，很好。”宝森扶着他的手臂，偏着脸细看了一下说：“雪岩，一个多月不见，你又发福了。”

“托福，托福。请里面坐。”

宝森点点头，已把脸仰了起来，倒不是他摆架子不理人，而是因为胡家的厅堂过于宏敞，必须仰着脸才能看清楚。

未看大厅，先回顾天井，天井有七开间大，而且极深，为的是可以搭台唱戏。大厅当然也是七开间，估计可摆三十桌席。由于高敞之故，堂奥虽深，却很明亮，正中树一方蓝地金底，四周龙纹的大立匾，案巢大书“积善衍庆”四个黑字，正中上端一颗大方印，一望即知是御玺，上下款却因相距得远，看不清楚，不知是慈禧皇太后，还是先帝的御笔。

转眼看去，东西两面板壁上，各悬一方五尺高、丈余宽的紫檀挂屏，西面是一幅青绿山水，东面是贝子奕模写的《滕王阁序》，旁有两扇屏门，料

想其中当是家词。旗人向来重礼节，当即表示，理当瞻拜。

胡雪岩自然连称“不敢当”。

只是宝森意思诚敬，当下唤人开了屏门，点燃香烛，宝森向神龛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胡雪岩一旁陪礼，最后又向宝森磕头道谢。

“还要见见老太太。”

“改天吧！”胡雪岩说：“家母今天到天竺烧香去了。”

“森二爷刚到，先请歇一歇。”陶敦甫插嘴说道：“我来引路，”

于是出了大厅，由西面走廓绕出去，往北一折，一带粉墙上开着个月洞门，上榜“芝径”二字，迎门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东面绕了过去，豁然开朗，宝森放眼一望，但见树木掩映，楼阁参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为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陆离，真有目迷五色之感。

“请过桥来！”

宝森跟着陶敦甫经过一道三曲的石桥，踏上一座极大的白石露台，中间便是三开间大，正方的楠木“四面厅”，上悬一方黄杨木蓝字的匾额，榜书“迎紫”二字。

进门可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两间大小的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是西式布置，四周红色丝绒的安乐椅，配着白色髹金漆的茶几，中间一张与茶几同一质料式样的大餐台，上面已摆好了八只纯银的高脚果盘。

等主客坐定，随即有两个面目姣好的丫头来奉茶敬烟，至此才是开始寒暄的时候。

“森二爷这一晌的酒兴怎么样？”

“很好哇！”宝森笑道：“从天津上船那天起，酒兴就没有坏过。”

“要这样才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森二爷怎么没有把花想容带来？”

“多谢，多谢！”宝森抢着回答，“我到府上来作客，没有把她带来的道理。”

原来花想容是“长三”上的“红倌人”，为宝森所眷。胡雪岩邀他来一赏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写明，不妨挟美以俱，而宝森却认为于礼不合，没有带花想容来。

按下来便纵谈上海声色与新奇之事，宝森兴味盎然他说他开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国的马戏、东洋女子“天胜娘”的戏法。一面谈，一面不断有丫头送点心来，宝森喜欢甜食，最中意又香又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

“雪岩，”宝森是衷心向往，“我看当皇上都没有你舒服，简直是神仙嘛！”他指着窗外，耸起于假山上的那座“百狮楼”，忽然想起一句唐诗，便念了出来，“楼阁玲珑五云起。”

“森二爷谈诗，我就接不上话了。”胡雪岩转脸说道：“厚齐，你看哪一天，把我们杭州城里那几位大诗翁请了来，陪森二爷谈谈。”

“不，不！”宝森急忙摇手，“我哪里会做诗？千万不必，免得我受窘。”

看他是真心话，胡雪岩一笑置之，不再多说。陶敦甫怕场面冷落，便即问说：“森二爷，上海消息灵通，不知道刘制台的参案怎么样了？”

听得这话，宝森突然站了起来：“嘿！”他蓦地里一拍双掌，声音极大，加以动作近乎粗鲁，倒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再看他脸上有掩抑不住的笑容，便越发奇怪了。

“森二爷，”胡雪岩说：“请坐下来，慢慢谈起。”

“谈起刘岷庄的参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说道：“我肚子里的积滞都消了……”

刘岷庄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自从出了盛宣怀的案子，李鸿章便觉得此人在两江，对他是一大妨碍，而盛宣怀更是耿耿在心，企图中伤。但刘坤一的官声不错，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号称“都老爷”的监察御史，见闻不足，无法参他，就上折参劾，慈禧太后亦未必见听。几经筹划，认为只有一个人够资格参他，而且一定见效。

此人就是“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彭玉麟，湘军水师的领袖。洪杨失败，彭玉麟淡于名利，外不愿当督抚，内不愿当尚书，于是有人建议，长江水师龙蛇混杂，盐梟勾结，为害地方不浅。彭玉麟清刚正直，嫉恶如仇，在长江威望素著，不如仿照旗营“专操大臣”的制度，派他专门巡阅长江水师，得以专折奏事，并颁给“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宜行事。彭玉麟接受了这个差使，一年一次巡阅长江水师，其余的日子，便住在西湖上，与他的孙儿女亲家俞曲园唱酬盘醒，消闲如鹤。

不过到得彭玉麟出巡时，威名所播，确能使贪官墨吏，相顾敛迹，他所管的事，亦不限于整顿水师纪律，长江沿岸各地他看下顺眼的事都要管，职权仿佛明朝“代天巡守”的巡按御史。曾经在武昌请王命旗牌立斩不法的水师总兵谭祖纶，至于地方官经他参劾，革职查办的，亦颇不乏人。总之，只要彭玉麟参谁，准就非倒媚不可。

盛宣怀想到了这个人，李鸿章亦认为可加利用，于是摭拾浮言，激动了彭玉麟的脾气，真个以密折严劾刘坤一，大致是：第一，鸦片瘾大，又好逸乐，精神不济，无力整顿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见宾客，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第三点最厉害，亦是彭玉麟亲眼所见，最感不满而又是他应该管的事，“沿江炮台，多不可目，每一发炮，烟气迷目，甚或坍塌。”

密折到京，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决定派彭玉麟进一步密查，同时内召来京觐见，打算不让他回任了。据说荣王曾经跟李鸿章商量过这件事，其时陕甘总督改派曾国荃，而曾国荃嫌地方太苦，又怕无法指挥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一直不愿就任，使得朝廷深感为难，不如乘此机会，改派刘坤一当陕甘总督。

至于两江总督则以清望素著的四川总督丁宝楨调补，遗缺由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划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是有流动性的。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查，也就是易于驾驭。因此，尽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及至洪杨兵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需带兵将帅就地白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仗，岂非“官不符职”？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划守土之责，这就是“守非其地”。

“财难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饷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需另筹财源。

至于“兵为私有”，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爷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话是如此，却只有北冰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同时“总理各国国务衙门”，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了。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不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象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宝祜接任江督。丁宝祜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丁宝祜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都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祜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默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祜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份，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语所说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也是个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散馆”时考列三等，分到部里当司官。做官要凭本事、讲资格，赵继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顾当司官既不能“掌印”，而两榜出身虽可派为考官，却又须先经考试，这一关又是过不去的，不如当外官为妙。

于是他加捐了一个道员，走门路分发两江。江督正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爱屋及乌，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立即“挂牌”派了他军需总局总办的肥差。

从此赵继元便把持着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看李鸿章的面子，隐忍不言。这一次到底由彭玉麟无情地揭发了他的劣迹，复奏中说：“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继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炮台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是李鸿章的同年。同治十二年曾国藩歿于两江总督任上，由于李鸿章的推荐，李宗羲竟能继任此一要缺。其人才具平常，李鸿章可以遥制，两江诸般设施，每听北洋指挥。盛宣怀以直隶候补道得以派到招商局去当会办，便是李宗羲任内之事。这样的一个人，赵继元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至于对刘坤一，据彭玉麟在复奏中说：“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力争，仍旧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军费为口实，

惑众而阻群言。”

彭玉麟说，在赵继元看，跟洋人如果发生了纠纷，到头来无非归之于“和”之一字。既然如此，“江防”也好，“海防”也好，都是白费心血，不过朝廷这样交代，不能不敷衍而已。

但是真的节省经费、粉饰表面，也还罢了，实际上浪费甚多，只是当用不用而已，彭玉麟认为赵继元持这种论调，是件极危险的事，防务废弛，尽属虚文，一旦有警，无可倚恃，必至贻误大计。最后又说：“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这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他有权，即时会将赵继元撤差革职。

此奏一上，慈禧太后震怒，初揽大权，正想整饬纳纪立威之时，当即批了个“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再一次为彭玉麟显一显威风。

这一来，李鸿章自亦大伤面子，不便对两江总督的入选，再表示意见，那把如意算盘，竟完全落空了。

听宝森谈完这段刚出炉的新闻，胡雪岩便即问道：“这么说，刘峴帅还会回任。”

“回任大概不会了。”

“那么是准来呢？”

“当然是曾九帅。”

“曾九帅”便是曾国荃。江宁是他在同治三年攻下来的，加以湘军旧部，遍布两江——上江安徽、下江江苏，所以每逢江督出缺，总有人把他列入继任人选。这一回，看起来真的要轮到“曾九帅”了。

“曾九不相宜。”宝璠说道：“他嫌陕甘太苦不肯去，最后拿富庶的两江给他，且不说人心不服，而且开挟持之渐，朝廷以后用人就难了。”

宝璠是恭王的智囊，听他说得不错，便即问道：“那么，你看是让谁去呢？”

“现成有一个人在那里：左季高。”

“啊，啊！好。”恭王深深点头。

原来左宗棠在军机处，主意太多，而又往往言大而夸，不切实际，宝望一直在排挤他。左宗棠一气之下，上折告病，请开缺回籍养荷，朝廷赏了他两个月的假。恭王毕竟忠厚，虽也讨厌左宗棠喋喋不休，但挤得他不安于位，也不免内疚神明，如今有两江这个“善地”让他去养老，可以略补歉疚，因而深为赞成。

于是九月初六那天，由恭王面奏，说海防之议方兴，势在必行，主其事者是北洋、南洋两大臣，北洋有李鸿章在，可以政心，南洋需要有威望素著的重臣主持，几经考虑，认为以左宗棠为最适宜。而且，江南政风疲软，亦需象左宗棠那样有魄力的人去当总督，才能大事整顿。

慈禧太后亦很讨厌左宗棠的口没遮拦，什么事想到就说，毫无顾忌，不过她很念旧，总想到左宗棠是艰难百战、立过大功劳的人，既然不宜于在朝，应该给他一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所以同意了军机的建议，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

这个消息传到时，恰好胡雪岩陪着畅游了西湖上六桥三竺之胜的室森回到上海。对他来说，这自然是个喜讯，不由得又在心里激起了好些雄图壮志。

照例的，胡雪岩每一趟到上海，起码有半个多月的工夫，要应付为他接风

而日夜排满了的饭局，第一是官场，第二是商场，最后才轮到至亲好友。古应春和七姑奶奶夫妇是“自己人”，挨到他们做主人请客，已经是十月初，将近慈禧太后万寿的日子了。

这天请了两桌客，陪客也都是“自己人”，其中有刘不才，他如今管着胡庆余堂药店，这一回到上海是要转道北方去采办明年要用的药材，有必本常，他是阜康雪记银号上海总号的“大伙”。

此外也都是胡雪岩私人资本开设的丝号，典当的档手。

酒阑人散，为时尚早，胡雪岩想趁此机会跟古应春夫妇好好谈一谈自己这几天的见闻与想法，所以决定留宿在古家。

古家原替他预备得有宿处，是二楼后房极大的一个套间，一切现成，便将他的轿夫与跟班都打发了回去，只留下一个贴身的小跟班，名叫阿成的，随他住在古家。

“应春，这回湘阴放两江，等于合肥掣了一大跤，你看，我们有点啥事情好做？”

“小爷叔，”古应春答说：“我看你现在先不必打什么主意，不妨看看再说。”

“为啥？”

“事情明摆在那里，合肥、湘阴一向是对头，湘阴这趟放两江，第一，他不会象以前的几位制台那样，让北洋来管南洋的事，其次，湘阴跟刘岷帅是湖南同乡，刘岷帅吃了合肥的亏，湘阴只要有机会，自然要替他报复，这是湘阴这方面。再说合肥那方面，当然也要防备。论手段是合肥厉害，说不定先发制人，我们要防到‘吃夹档’。”

“‘吃夹档’？”胡雪岩愕然，他想不通左李相争，何以他会受池鱼之殃？

“两方面钩心斗角，不外乎两条计策，一种是有靠山的，擒威擒王，一种是有帮手的，翦除羽翼。湘阴是后面一种。小爷叔，合肥要动湘阴，先要翦除羽翼，只怕你是首当其冲。”

胡雪岩惊然动容，但亦不免困惑，“莫非你要叫我朝合肥递降表？”他问，“我要这样做，怎么对得起湘阴？”

“递降表当然说怎么样也不行的。我看，小爷叔要联络联络邵小村。”

邵小村名友赚，浙江余姚人，也算是洋务人材，一向跟李鸿章接近，新近放的上海道。上海道本来是李鸿章的亲信刘瑞芬，另为刘坤一参盛宣怀一案，刘瑞芬秉公办理，因而得罪了李鸿章，设法将他调为江西藩司。刘去邵来，足以看出上海道这个管着江海关的肥缺，等于是由李鸿章在管辖。

“联络邵小村，不就是要吊合肥的膀子？莫非真的要磕了头才算递降表？”

“吊膀子”是市井俚语，语虽粗俗，但说得却很透彻。古应春默然半晌，突然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

“小爷叔，一不做。二不休，你索性花上二三十万银子，把邵小村攻掉！”

这一下，胡雪岩更觉错愕莫名，“你是说，要我去当上海道？”

他问。

“是啊！”

胡雪岩无从置答，站起来编着方步盘算了好一会，突然喊道：“七姐，七姐！”

七姑奶奶正在剥蟹粉预备消夜点心，听得招呼，匆匆忙忙出来问道：“小爷叔叫我？”

“应春要我去做上海道。你看他这个主意，行得通，行不通？”

七姑奶奶愣了一下，“怎么一桩事情，我还弄不清楚呢？”她看着她丈夫问：“上海道不是新换的人吗？”

这一下倒提醒了古应春，自觉虑事不周，邵友濂到任未几，倘非有重大过失，决无开缺之理，因而点点头答说：“看起来不大行得通。”

“而且，我也不是做官的人。”胡雪岩问：“你看我是起得来早去站班的人吗？”

胡雪岩虽戴“红顶”，毕竟是“商人”。如今发了大财，起居豪奢，过于王侯，分内该当可摆的官派，也不过是他排场的一部分。倘说补了实缺，做此官，行此礼，且不说象候补道那样，巴结长官，遇到督抚公出，早早赶到地方去站班伺候，冀邀一盼，至少大员过境，上海道以地方官的身分，送往迎来，就是他视为畏途的差使。

七姑奶奶有些弄明白了，她也是听古应春说过，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跟胡雪岩是左宗棠的人，算是敌对的。现在古应春建议胡雪岩去当上海道，取邵而代之，不是上海道对胡雪岩有何好处，只是要攻掉邵友濂而已。

“不管行得通，行不通，也不管小爷叔舒服惯了，吃不吃得来做官的苦头，根本上就不该动这个念头！”

七姑奶奶说话向来爽直深刻，因此何以不该动这个念头，在古应春与胡雪岩都要求她提出解释。

“我倒先请问你，”七姑奶奶问她丈夫：“上海道是不是天下第一肥缺？”

“这还用你问？”

七姑奶奶不理他，仍旧管自己问，“小爷叔是不是天下第一首富？”

这就更不用问了，“不然怎么叫‘财神’呢？”古应春答说：“你不要乱扯了。”

“不是我乱扯。如果小爷叔当了上海道，就有人会乱扯。小爷叔是做生意发的财，偏偏有人说他是做官发的财，而偏偏上海道又是有名的肥缺，你说，对敲竹杠的‘都老爷’，如果应酬得不到，硬说小爷叔的钱是做贪官来的，那一下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这一说，吓出古应春一身冷汗，如果胡雪岩当了上海道，真的说不定会替他惹来抄家之祸。

“应春，你听听。”胡雪岩说：“这就是为啥我要请教七姐的道理。”

“小爷叔，你不要替我戴高帽子！倒是有句话，我……”七姑奶奶突然顿住，停了一会才说：“慢慢再谈吧！”说完，转身走了。

胡雪岩并不曾留意于她那欲言又止的态度，重拾话题说道：“对邵小村，敷衍我不肯，要攻掉他，大可不必，那儿应春，你说，如何是好？”

“当然只有不即不离。”

“也就是一切照常？”

“是的。”

“那好。我们回头再来谈湘阴来了以后的做法。”胡雪岩说，“我想湘阴来后，我可以对怡和下杀手了。”

怡和是指英商怡和洋行。这家洋行的在华贸易，发展得很快，跟胡雪岩的关系是亦友亦敌。胡雪岩为左宗棠采办军需，特别是西洋新式的军火，颇

得力于怡和的供应，但在从事丝的出口方面，怡和是胡雪岩的第一劲敌。

本来胡雪岩做丝生意，“动洋庄”是以怡和为对象。但怡和认为通过胡雪岩来买丝，价格上太吃亏，不如自己派人下乡收购，出价比胡雪岩高，养蚕人家自然乐意卖出，而在怡和，仍旧比向胡雪岩买丝来得划算。换句话说，养蚕人家跟怡和直接交易，彼此分享了胡雪岩的中间利益。

不过，这一点胡雪岩倒不大在乎，因为他讲究公平交易，而且口头上常挂一句话：“有饭大家吃。”养蚕人家的新丝能卖得好价钱，于他有益无损，青黄不接，或者急景调年辰光放出去的帐，能够顺利收回，岂非一件好事。

只是眼前有一样情况，非速谋对策不可，光绪五年怡和洋行在苏州河边，设了一家缫丝厂，今年——光绪七年，有个湖州人黄佐卿也开了一家，字号名为公和永，还有一家公平缫丝厂，由英商公平洋行投资，亦在密锣紧鼓地筹备之中。

怡和与公和永这两家缫丝厂，都还没有开工，主要的原因是，反对的人太多。一部机器抵得上三十个人，换句话说，机器开工一日的产量，用人工要一个月。这一来，浙西农村中，多少丝户的生计，有断绝之虞。因此丝业公所发起抵制，实际上是胡雪岩发起抵制，丝业公所的管事，都唯他马首是瞻的。

但这三家新式缫丝厂，势成骑虎，尤其是怡和、公平两家，倘或不办新式缫丝厂，他们在欧洲的客户，都会转向日本去买高品质的丝。

因为如此，三家新式缫丝厂，居然联成一起，共同聘请意大利人麦登斯为总工程师，指导三厂的技师，操作购自意大利或法国的机器，同时派人下乡，预付价款，买明年的新丝。这一下，可以说与胡雪岩发起的抵制，进入短兵相接的局面了。

胡雪岩手下的谋士，对这件事分成两派，大多数赞成抵制，少部分主张顺应潮流，古应春就曾很剝切地劝过他。

“小爷叔，如今不是天朝大国的日子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再狠也不能不看看潮流。机器缫丝，不断不毛，雪自发亮，跟发黄的土丝摆在一起看，真象大小姐跟烧火丫头站在一起，不能比了。这是没法子的事，当年英国发明蒸汽机，还不是多少人反对，可是到后来呢？”

“你说的道理不错，不过乡下那许多丝户，手里没有‘生活’做，叫他们吃什么？”胡雪岩说：“我尽我的心，能保护住他一天，我尽一天的心。真的潮流冲得他们立脚不住，我良心上也过得去了。”

这不是讲良心的事！古应春心里在想，如果真的能将三厂打倒，关门拍卖机器，那时不妨找几个人合伙接手，捡个现成的大便宜，当然，胡雪岩如果愿意，让他占大股，不过此时还不宜说破。

于是古应春一变而为很热心地策划抵制的步骤，最紧要的一着是，控制原料，胡雪岩以同样的价钱买丝，凭过去的关系，当然比工厂有利。无奈怡和，公平两厂，财力雄厚，后又提高收购价格，胡雪岩一看情势不妙，灵机一动，大量出货，及至怡和、公平两行高价购入，行情转平，胡雪岩抢先补进，一出一进很赚了一笔。

这第一回合，怡和、公平吃了亏，手中虽有存货，初期开工，不愁没有原料。但以后势必难乎为继。而就在这时候，胡雪岩又有机会了。

机会就是左宗棠来当两江总督，“应春，”他说：“我们现在讲公平交易。怡和、公平用机器，我们用手，你说公平不公平？”

“这不公平是没法子的事。”

“怎么会没有法子？当然有，只看当道肯不肯做，如果是合肥只想跟洋人拉交情，不肯做，湘阴就肯做了。等我来说动他。”

“小爷叔，”古应春笑了，“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肯做不做做？”

“加茧捐。要叫他们成本上涨，无利可图，那就一定要关门大吉了。”

这茧捐当然是有差别的，否则成本同样增加，还是竞争不过人家。古应春觉得用这一着对付洋商，确是很厉害，但须防洋商策动总税务局英国人赫德，经由李鸿章的关系，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

“不会的。”胡雪岩另有一套看法：“合肥碰了两个钉子，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多管闲事了。再说，我们江浙的丝业，跟他北洋风马牛不相及，他就想要管闲事，你想，湘阴会买他的帐吗？”

正谈到这里，七姑奶奶来招呼吃消夜。古家是很洋派的，饭厅中正摆一张桃花心木的长餐桌，六把法国宫廷式的椅子，不过坐位还是照中国规矩，拿长餐桌两端的主位当作上座，古应春夫妇分坐他的左右首作陪，弄成个反客为主的局面。

消夜粥菜是火腿、皮蛋、肉松、虾子乳腐、糟油萝卜之类的酱菜，在水晶吊灯照耀之下，色彩鲜艳，颇能逗人食欲，“我想吃点酒。”胡雪岩说：“这两天筋骨有点发酸。”

筋骨发酸便得喝“虎骨木瓜烧”，这是胡庆余堂所产驰名南北的药酒。胡雪岩的酒量很浅，所以七姑奶奶只替他在高脚玻璃杯中倒了半杯。

“七姐，”胡雪岩衔杯问道：“你啥辰光到杭州去？老太太一直在牵记你。”

“我也牵记老太太。”七姑奶奶答说，“年里恐怕抽不出工夫，开了春一定去。”

“喔，有件事我要跟你们商量。明年老太太六十九，后年整七十，我想趁湘阴在这里，九也要做，十也要做。”

胡雪岩的门客与属下，早就在谈论，胡老太太七十整寿，要大大热闹一番。如今胡雪岩要借左宗棠两江总督的风光，明年就为胡老太太大做生日，这一点七姑奶奶倒不反对，不过俗语有“做九不做十”之说，如果“九也要做，十也要做”，就不免过分了。

心里是这样想，可是不论如何，总是胡雪岩的一番孝心，不便说什么杀风景的话，只是这样答说：“九也好，十也好，只要老太太高兴就好。”

“场面撑起来不容易，收起来也很难。”胡雪岩说，“这几年洋务发达，洋人带来的东西不少，有好的，也有坏的，学好的

少，学坏的多，如果一来就坏，再学了洋人那套我们中国人不懂的花样，耍起坏来，真是让他卖到金山去当猪仔，都还不知道是怎么样到了外国的。

七姐，你说可怕不可怕？”

七姑奶奶不明他的用意，含含糊糊答一声：“嗯。”

“前一晌有个人来跟我告帮。”胡雪岩又说：“告帮就告帮好了，这个人的说法，另有一套，他说：‘胡大先生，你该当做的不做，外头就会说你的闲话，你犯不着。’我说：‘人生在世，忠孝为本，除此以外，有啥是该当做的事？我只要五伦上不亏，不管做啥，没有人好批评我。’他说，‘不然，五伦之外，有一件事是你胡大先生该当做的事。’我问：‘是啥？’你们道他怎么说？他说：‘花钱。’”

此人的说法是：胡雪岩以豪奢出名，所以遇到花钱的事，就是他该做的事。否则就不成其为胡雪岩了。接下来便要借五百两银子，问他作何用途，却无以为答。

“我也晓得他要去还赌帐，如果老实跟我说，小数目也无所谓。哪晓得他说：‘胡大先生，你不要问我啥用途，跟你借钱，是用不着要理由的。大家都说你一生慷慨，冤枉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你现在为五百两银子要问我的用途，传出去就显得你胡大先生一锱不落虚空地，不是肯花冤枉钱的人。’你们想，我要不要光火。”

“当然要光火。”古应春答说：“明明是要挟，意思不借给他，他就要到处去说坏话。可恶！”

“可恶之极！”胡雪岩接着往下谈：“我心里在想，不借给他，用不着说，当然没有好话，借给他呢，此人说话向来刻薄，一定得便宜卖乖，说是：‘你们看，我当面骂他冤大头，他还是不敢不借给我。他就是这样子不点不亮的蜡烛脾气。’你们倒替我想想，我应该怎么办？”

“叫我啊！”七姑奶奶气鼓鼓他说：“五百两银子照出，不过，他不要想用，我用他的名字捐了给善堂。”

胡雪岩叹口气，“七姐，”他说：“我当时要有你这点聪明就好了。”

“怎么？”古应春问：“小爷叔，你是怎么做错了呢？”

“我当时冷笑一声说：‘不错，我胡某人一生冤枉钱不晓得花了多少，不过独独在你身上是例外。’我身上正好有一张北京‘四大恒’的银票，数目是一千两，我说：‘今天注定要破财，也说不得了。’我点根洋火，当着他的面，把那张银票烧掉了。”

“他怎么样呢？气坏了？”

“他倒没有气坏，说出一句话来，把我气坏了。”

“他怎么说？”

“他说：‘胡大先生，你不要来这套骗小伢儿的把戏，你们阜康跟四大恒是同行，银票烧掉可以挂失的。’”

古应春夫妇默然。然后七姑奶奶说道：“小爷叔，你吃了哑巴亏了。”

确是个哑巴亏。胡雪岩根本没有想到可以“挂失”，及至此人一说破，却又决不能去挂失，否则正好坐实了此人的说法，是“骗小伢儿的把戏”。

“后来有人问我，我说有这桩事情，问我有没有挂失？我只好笑笑，答他一句：‘你说呢！’”

“能有人问，还是好的，至少还有个让人家看看你小爷叔态度的机会。就怕人家不问，一听说有这件事，马上就想到一定已经挂失了，问都不用问的。”古应春说：“阿七说得不错，小爷叔，你这个哑巴亏吃得很大。”

“吃了亏要学乖。”胡雪岩接口说道：“我后来想想，这位仁兄的确是有道理，花钱的事，就是我该做的事，根本就不应去问他的用途。如果说我花得冤枉了，那么我挣来的钱呢？在我这面说，挣钱靠眼光、靠手腕、靠精神力气，不过我也要想想亏本的人，他那面蚀本蚀得冤枉，我这面挣的就是冤枉钱。”

“小爷叔的论调，越来越玄妙了。”古应春笑道：“挣钱也有冤枉的？”

“挣了钱不会用，挣的就是冤枉钱。”胡雪岩问道：“淮扬一带有种‘馨响钱’，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古应春初闻此“馨响钱”三字，七姑奶奶倒听说过，有那一班铢锱必较，

积资千万，而恶衣恶食，一钱如命的富商，偏偏生个败家子，无奈做老子的钱管得紧，就只好到处借债了，利息当然比向“老西儿”借印子钱还要凶，却有一样好处，在败家子还不起钱的时候，决不会来催讨。

“那么要到什么时候还呢？”七姑奶奶自问自答地为古应春解释：“要到他老子死的那天。人一咽气，头一件事是请个和尚来念‘倒头经’，和尚手里的磬一响，债主就上门了，所以叫做磬响钱。”

“与其不孝子孙来花，不如自己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本来也无所谓。不过，小爷叔，你说花钱的事，就是该当你做的事，这话，”古应春很含蓄他说：“只怕也还有斟酌的余地。”

“我想过好几遍了，既然人家叫我‘财神’，我就是应该散财的，不然就有烦恼。”胡雪岩急转直下地回入本题，“譬如说明年老太太六十九，我一定要做。不做，忌我的人就有话说了，怎么说呢？说胡某人一向好面子，如今两江总督是左大人，正好借他的威风来耍一耍排场，不做不是他不想做，是左大人对他不比从前了，胡老太太过生日，礼是当然要送的，不过普普通通一份寿礼，想要如何替做面子，是不会有事。倒不如自己识相为妙。七姐，你说，如果我不做，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形。”

七姑奶奶不能不承认，却换了一种说法：“做九原是好做的。”

“明年做了九，后年还要做。”胡雪岩又说：“如果不做，又有人说闲话了，说胡老太太做七十岁是早已定规了的。只为想借左大人招摇，所以提前一年。做过了也就算了，他这两年的境况不比从前，能省就省了。七姐，你要晓得，这比明年不做还要坏！”

“为什么呢？”

“这点你还不明白？”古应春接口：“这句话一传开来，阜康的存款就要打折扣了。”

“岂止打折扣？”胡雪岩掉了句文：“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就是一个大风浪。”

七姑奶奶无法想象，会是怎样的一种“大风浪”？只是看他脸上有难得一见的警惕之色，忍不住将她藏之心中已久的一句话说了出来。

“小爷叔，我也要劝你，好收好了。不过，我这句话，跟老太太说的。意思稍为有点不同，老太太是说排场能收则收。不必再摆开来，我说的收一收是能不做的生意不做，该做的生意要好好儿做。”

此言一出，首先古应春觉得十分刺耳，不免责备：“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小爷叔做生意，还要你来批评？”

“应春！”胡雪岩伸手按着他摆在桌上的手，拦住他的话说：“现在肯同我说真话的，只有七姐了。我要听！”说着还重重地点一点头。

古应春原是觉得胡雪岩的性情，跟以前不大一样了，伯七姑奶奶言语过于率直，惹他心中不快，即或不言，总是件扫兴的事。即然他乐闻逆耳之言，他当然没有再阻挠的必要，不过仍旧向妻子抛了个眼色，示意她措词要婉转。

“有些话我摆在肚皮里好久了，想说没有机会。即然小爷叔要听，我就实话直说了，得罪人我也不怕，只要小爷叔有一句两句听进去，就算人家记我的恨，我也是犯得着的。”

由这一段开场白，胡雪岩便知她要批评他所用的。对这一点，他很在意，也很自负，他认为他之有今日立下这番乾嘉年间，扬州盐商全盛时期都及不上的局面，得力于他能识人，更能用人，这当然要明查暗访，才能知道

一个人的长处何在，毛病在哪里。不过，他听人月旦人物，胸中却自有丘壑，首先要看批评人的人，自己有没有可批评之处，然后才来衡量那些批评，哪一句是可以听的，哪一句是对方希望他能听的。七姑奶奶是极少数他认为应该佩服的人之一，她对人的批评，不但要听，而且唯恐她言之不尽，因而觉得有鼓励她的必要。

“七姐，没有人会记你的恨，因为没有人会晓得你同我说的话。你有见到的地方，尽管说，就是我有错处，你亦不必客气，你说了实话，我只有感激，决不会怪你。”

有这样诚恳的表示，反使得七姑奶奶觉得光是批评某些人，犹不足以尽其忠愫，要批评就要从根本上去批评毛病的由来。

“小爷叔，说实话，跟前个十来年比起来，我对你的敬重打折扣了。不过小爷叔，对你的关心，是有增无减。思前想后，有时候为你想得一夜困不着。”

这话说得胡雪岩耸然动容，“七姐，”他说：“我们是患难之交，我最佩服你是女中丈夫。我自己也知道，做人处世，没有十几年前那样，处处为人着想，不过，总还不算对不起人。场面虽然扯得大，用的人是得力的，里里外外都绷得牢，不晓得七姐是为啥为我愁得一夜困不着。”

“我愁的是树大招风。小爷叔，你是丈八灯台，多少人沾你的光，照出一条路来，走得又快又稳，可惜你照不见自己。”

“丈八灯台”这句俗语，是如此用法，胡雪岩觉得格外贴切，因而也就更重视她的下文了。

“七姐，亏得还有你看得清楚。今天没有外人，请你老实说，我有哪些毛病要改？”七姑奶奶沉吟不语。她本想着：你认为你用的人都得力，里外部能绷得住，这一点就要改，不过这好象一概抹煞，会惹胡雪岩起反感，而况事实上也有困难，如果他这样说一句：照你说起来，我用的人通通要换过，请问，一时三刻哪里去找这么多人？找来的人是不是个个靠得住。这就无辞以答了。

古应春多少看出她的心思，怕她说得过分徒乱人意，无裨实际，便暗示她说：“阿七，你谈一两件小事，小爷叔心里自然有数。”

“好！”七姑奶奶接受了这个建议，略想一想说道：“小爷叔，我讲两件你自己不知道，人家替你得罪了人，都记在你帐上的事。”

第一件花园落成以后，胡雪岩对其中的假山不满意，决心改造。请了几个专工此道的人来看，画了图样，亦不见得有何出色之处，最后打听到京中有个大家，姓应单名一个崇字，河南人，咸丰初年是怡亲王载垣门下的清客。辛酉政变，载垣家破人亡，应崇眼看起高楼，眼看他楼坍了，感慨甚深，因而遁入西山，闭门课子，不闻外事。好在当年载垣炙手可热时，应崇曾获厚赠，粗茶淡饭的生计，维持个几年，还不至于拮据。

这应崇本来不想出山，经不起胡雪岩卑词厚币，加以派去延请的刘不才，能言善道，终于将他请到了杭州。

实地看了已造好的假山，又看了好些绘而未用的图样，应崇觉得也不算太坏，只需修改，不必重造。但胡雪岩不以为然，坚持全盘更新。应崇心想，这是钱太多的缘故，不过，这话不便说破，交浅言深，会使得胡雪岩误会他胸中本无丘壑，所以才敢拆了重造。

也就是这好强争胜的一念，应崇关起门来，一个月不下楼，画成了一幅

草图，却还不肯出以示人，每天在六桥三竺之间，策杖徜徉，或者深入南北高峰，探幽搜奇，回来挑灯展图，细细修改。到得三个月后，终于杀青了。

这一套图一共十七张，一幅总图、十六幅分图，奇岩怪壑，百折千回，方丈之地，以小见大，令人拍案叫绝。胡雪岩大喜过望，设盛宴款待，当面约请监工，应崇也答应了。

造假山当然选奇石。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名园甚多，也有废弃了的，应崇一一看过。却都不甚当意。这天到了贡院西桥，一处废园，据说原是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的祠堂，其中有块卧倒在地的石头，却大有可观。

论百之美，有个三字诀，叫做“瘦、皱、透”，应崇看这块石头虽一半埋在土中，但露出地面的部分，足以当此三字，判断另一半亦复如是。

正在反复观赏之时，只见有个须眉全白老者，短衣草鞋，手里捏一支湘妃竹的旱烟袋，意态消闲地踱了过来。应崇看他打扮不似缙绅先生，那气度却似退归林下的大老，顿时肃然起敬地问讯。

“老先生尊姓？”

“不敢当。我姓赵。足下贵姓？”

“敝姓应。”应崇问道：“请问赵老先生，这废园可有人管？”

“怎么没有？我就是。”

“喔！失敬，失敬。”应崇连连拱手。

赵老者一面擎着旱烟袋还礼，一面问道：“足下要找管园的，有何见教。”

“想请教请教这块石头。”

赵老者点点头，将应崇自上而下端详了一番问道：“足下想来亦有米颠之癖。既承下问，不敢不告。提起这块石头，大有来历，原是从大梁良岳运来的。”

原来是宋徽宗良岳的旧物，千里迢迢，从开封运来，亘历六七百年之久，名贵可知。。

“足下恐怕还不知道这块石头真正的妙处”赵老者回头喊道：“小四儿，拿根浪竿来！”

晾衣服用的竹竿，杭州叫做“浪竿”。小四儿知道要“浪竿”作何用途，取了来一言不发，从石头的一端伸进竹竿去。这时应崇才发现石头中间有个碗大的孔，贯通两头，竹竿很容易地从另一面冒出头来。

“这才是真正的‘一线天’。”应崇很快地想到这块石头叠在假山上，到得正午，阳光直射入山洞，圆圆的一道光柱，岂非很别致的一景。

“赵老，”应崇率直问道：“这块石头能不能割爱？”

赵老者又细看了几眼，开口问道：“足下是自己起造园林，还是为物色材料。”

“实不相瞒，我是应胡财神之邀，替他来改造花园。得此奇石，我的图样又要修改了。”

“原来是他！”赵老者摇摇头说：“我不造这个孽。”

应崇愕然，“赵老，”他问：“这话怎么说？”

“说起来，这位胡大先生倒是值得佩服的，好事也做得不少。可惜，这几年来骄奢淫逸，大改本性，都是他手下那班卑鄙小人奉承得他不知道天高地厚。从来勤俭兴家，骄奢必败。只看这块石头，当年道君皇帝，如果不是要起良岳，弄出什么‘花石纲’，金兵哪里到得了汴梁？足下既以此为业，想来平生也替达官贵人造过不少花园，不知道这几家的主人，有哪几家是有

贤子孙的？至于这位胡大先生，尾大不掉，真是他的好朋友要劝劝他，趁早收山，倘或依旧挥霍无度，迟早有受良心责备之一日。”

这番侃侃而谈，使得应崇汗流侠背，深悔出山之非计。但事已如此，总不能说退还聘金，收回图样，只好托词家乡有急事，坚辞监工的职务。

胡雪岩再三挽留留不住，只好请他荐贤自代。应崇却不过情，而且毕竟是一番心血所寄，也怕为俗手埋没，看胡家的清客中，有个名叫曾笑苏的，对此道不算外行，有时谈起来颇有创见，因而说了句，“曾笑苏堪当此任。”

胡雪岩用人，一定要先摸清此人的本事，随即将曾笑苏请了来，当着应崇的面，要他细看图样，然后问道：“照应先生的图样，不晓得要多少日子，才能完工？”

“这，”曾笑苏笑道：“当着大行家在这里，哪有我置喙的余地。”

“不敢，不敢！”应崇接口，同时抛了个眼色给他：“笑苏兄，请你估计。”

曾笑苏会意，监工这个有油水的好差使，多半可以捞得到手了，当下聚精会神地盘算了好一会，方始问道：“大先生想多少日子完工？”

“五十天如何？”

“五十天就得要用一百二十个人。”曾笑苏屈着手指计算，“照图施工，四处山洞，每洞工匠二十名，下余四十名，专运石料。舂浆五天，施工二十天，预备改作十天，结顶十天。如果一切顺利，四十五天可以完工。大先生要大宴宾客，日子挑在五十天以后好了。”

胡雪岩不置可否，转脸问道：“应先生看怎么样？”

“算得很精明。不过稍微紧了一点，施工的时候，稍一放松，五十天就不够用了。”

“原有五天的余裕打在里面。”曾笑苏答说：“应先生，你老有所不知，倘或是在别处施工，也许石料不齐。人手不足，我不敢说哪天一定可以完工，在我们胡大先生府上，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料有料，五十天完工，是有把握的。”

“说得是。”

有应崇这句话，就象朝廷逢到子午卯酉大比之年，放各省乡试主考，先钦派两榜出身的大员，将够资梧派充考官的京官，集合起来，考上一考，合格了方能放出去当正副主考那样，曾笑苏能充任监工之职，已由应崇认可，胡雪岩自是信任不疑。

于是择吉开工，一百二十名工匠，在早经将原有假山拆掉的空地上，分做十二圈，开始舂浆。事先有总管胡云福关照：“舂浆不能出声，老太太讨厌那种声音。”

原来其中有个讲究。所谓舂浆的浆，杭州人称之为“裨浆”，专有一种树叶子，用水一泡，稠稠地象妇女梳头用的刨花水，然后用石灰、黄泥掺合，加入这种稠汁，就可以开始舂了。

舂浆的法子是，几个人绕着石灰、黄泥围成一圈，每人手里一把齐腰的丁字锤，锤身是饭碗粗的一根栗木桩，桩底镶半圆形的铁锤，柱顶有条两尺长镶得很牢固的横木，以便把握。

到得围拢站齐，为头的一声讯号，往后退步，腰身挺起，顺势将丁字锤往上一翻，翻到朝天往下落，同时进步弯腰，锤头重重舂在石灰、黄泥上。另有人不断地用木勺舀着稠汁往上浇。起始是白灰、黄泥的然可见，后来浑

然融合，舂得愈久，韧性愈佳。杭州人修造坟墓，棺木四周，必实以裛浆，干燥以后，坚硬异常，真正是“刀枪不入”，杭州盗墓之风不炽，即因得力于裛浆。至于有那要迁葬的，另有一个破裛浆之法，法于是打开坟头，遍浇烈性烧酒，用火点燃，等酒尽火熄，泥质发脆，自能下锄。

从前明太祖造南京城，责成元末巨富沈万三施工，城墙用巨石堆砌，接缝用糯米熬浆粘合，所以能历数百年不坏。裛浆居然亦有此功用，最要紧的是，舂得匀、舂得久，所以为头的讯号，关系不浅，而讯号无非“邪许”之声，从宣泄劳苦的“力笨之歌”中，音节上自然有指挥下锤轻重徐疾，计算锤数，以及移动步伐“尺寸”的作用在内，舂裛浆的人，一面舂。一面慢慢向右转，为的是求均匀，同时亦为计算工夫的一种方法，大致总要转到十二至十六圈，那裛浆的功用，才能发挥到顶点。

除了修造坟墓以外，裛浆另外的用途，就是起造假山，石料与石料的接台，非用裛浆，不能坚固。但这一有特殊音节的“邪许”之声，春秋每闻于定山，自然而然地使人意识到，附近又有一座新坟在造。

胡老太太年纪大了，恶闻此声，所以由胡云福交代下来，不准出声。

这一来便如军队失去号令，自然混乱不齐，手脚慢了。曾笑苏求功心切，不免责骂叱喝，工匠敢怒不敢言，到得散工出门，议论纷纷，不说曾笑苏不体恤人，却说胡家刻薄。

刻薄之事，不是没有，只是胡雪岩根本不知。从来大户人家有所兴作，包工或者工头，总难免偷工减料。起造假山，料无可减，工却可偷，只以曾笑苏颇为精明，不敢虚报人数，只以学徒下手混充熟练的工匠，头两天还好，到第三天情形就不对了，曾笑苏挖空心思，走了个规矩，工钱不许先支，当日发给。散工时，园门口置特制的八尺多高条凳一张，每班十二人，上置十二份工钱，各人自取，不得接手代递，手不够长拿不到的，就算白做。不但未成年的学徒，只好眼泪汪汪，空手出门，就是身矮的，也是徒呼奈何。曾笑苏还得意洋洋地表功，道是“身长力不亏。矮子纵有气力也有限，试问堆假山没有力气，有何用处？这是存优汰劣的不二法门”。

可是外头的舆论就不堪闻问了，传来传去，说是胡雪岩伏势欺人，叫人做了工，不发工钱。有人不信，说：“胡大先生做好事出名的，哪里会有这样刻薄”，无奈人证俱在，想替他说好话的人，也开不得口了。

还有件事，更为荒唐。一年胡雪岩为亡父冥寿作佛事，时逢初冬，施衣施食，只要自己舍得下脸的，都可以排队来领，每人蓝市棉袄一件，饭碗大的白面馒头四个。棉袄、馒头都经胡雪岩自己看过，尝过，毫不马虎。这场好事，应该做得很好，不迫有人咬牙切齿在痛骂。

说来说去，还是胡雪岩用人不当，主事的胆大妄为。原来有那贪小的，排了一次队，第二次再来，多领一份。这往宽处说，他也是花了工夫气力，多换得一份施舍，不算白捡便宜，就算从严，训斥几句，亦就至矣尽矣，谁知主事者别出心裁，等人头一次来领了棉袄、馒头，到出口处有一班，“待诏”在等着，剃头匠别称“待诏”，每人一把剃刀，头发剃去一块，作为已领施舍的记号，倘或不愿，除非不领。

“小爷叔，”七姑奶奶谈到这件事，犹有余愤，“你倒想想，有的天不亮去排队，轮到日中才轮到，料不到有这么一个规矩，要不领呢，白吃一场辛苦，于心不甘，要领呢，头发缺一块，挂了块穿舍衣的招牌在那里，真叫进退两难，有个不咬牙切齿的吗？”

这几句话说得胡雪岩脸上红一阵、青一阵，深秋天气，背上却湿漉漉地冒汗，“七姐，”他说：“你说的情形，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回去要查，查出来我要狗血喷头，骂他一顿。”

“你也不必去查。这个人已经不在小爷叔你那里了，我才说的。”

“这样说，还有这样子的人在那里？”

七姑奶奶默然，也就是默认，古应春觉得话既说到如此，就索性再劝一劝他。

古应春追随胡雪岩多年，当初创业维艰的经过大多熟悉，所以劝他的话不但很多，而且也很深刻，“小爷叔，”他说：“你的事业当中，典当在你看，完全是为了方便穷人，不想赚钱。话是这样说，天下哪有不赚钱的典当？不过，因为你有这番意思在那里，明明应该赚的也不赚了、小爷叔，这一层，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我同他们说：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有钱的人，我来对付，他‘当信用’、‘当交情’，能不能当，能当多少，多大致有数。穷人太多，我照顾不到，都托你们了，大家要凭天良。我想，那班‘徽州朋友’我待他们不坏，应该不至于没良心。”

当铺朝奉都出在徽州，所以胡雪岩称之为“徽州朋友”。古应春听他这一番话，便知他对自己的典当的积弊，一无所知，同时也觉得自己的看法，对胡雪岩确实有用。

“小爷叔，你有多少只典当，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胡雪岩一愣，搔搔头说：“二十家总有吧？”

“小爷叔，”七姑奶奶怂恿着说：“你倒算算看！从杭州算起。”

从杭州算起，首先便是公济，这是胡雪岩所设的第一家当铺，然后是广顺，武林门外拱震桥，运河起点，专为方便漕帮的泰安，浙江的杭州、湖州、嘉兴、海宁、金华、衢州、江苏的苏州，镇江，还有湖北、湖南，一共二十三家。

当铺的资本，称为“架本”，向例不用银数，而以钱数计算，一千文准银一两，一万银子便称为一万千文。典当有大有小，架本少则五万千文，大则二十万千文，通扯以十万计，二十三家典当的架本。便是两百三十万银子，如果以“架货”折价，至少要加一倍。

“小爷叔，架本总共算它四百五十万银子好了，做生意打它一分息，算低了吧，一个月就是四万五千银子，怎么样用也用不完，小爷叔叫我别样生意都不必做，光是经营这二十三家典当好了。”

胡雪岩心想一个月四万五，一年就是五十四万，在他记忆中，每年年底总结帐，典当部分的盈余，从未超过二十万，照此说来，每年有三十多万银子，为“徽州朋友”吞掉了。

“我一个月的开销，连应酬通通算在内，也不过四五万银子。典当弄好了，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胡雪岩问道：“应春，你看我应该从哪里下手来整顿？”

“自然是从盘查着手。”

“查了一家再查一家呢？还是一声号令一起查？”

“自然是一起查。”

“你是不是在信口开河？”七姑奶奶插嘴说道：“二十三家典当一起查，人手呢？不光是查帐，还要查架子上的货，不是外行做得了的。”

“七姐，”胡雪岩拦住她的话说：“应春出这个主意，当然有他的诀窍。”

“小爷叔说得对！”古应春得意他说：“我有个诀窍，不但快，而且切实，兼且还不会得罪人。这话怎么说呢？譬如一家一家查，当然就要从靠不住的那几家先下手，为的是叫他措手不及。但这一来，查出毛病来不必说，倘或倒是干干净净的，人家心里就会不舒服，以后就不容易得力了。”

“闲话少说。”七姑奶奶性急，“你既然有诀窍，赶快说啊！”

“这个诀窍，不着痕迹，小爷叔，我劝你来个大扳位，二十三家的。管总，、‘管包’，通通调动，调动要办移交，接手的有责任，自然不敢马虎，这一来帐目、架货的虚实，不就都盘查清楚了？”

“这个法子倒真巧妙。不过以小调大，没有话说，以大调小，难免会有闲话。”

“这也有个法子。典当大小，拿它分成三等，同等的抽签互换，好坏相差有限，各凭运气，大家也就没话说了。”

“再说，”七姑奶奶有补充的意见：“真正几个得力、做得好的，小爷叔不妨私下安慰奖赏他们。”

“说得是，我回杭州就办。”

四 美人计

胡雪岩在上海，一直等得到左宗棠的确实信息，已于十月十八日出京，但不是由天津乘海轮南下，经上海转江宁去接两江总督的任，而是先回湖南扫墓，预计要到年底快封印时，才会到任。胡雪岩本打算在上海迎接左宗棠，等他动身赴江宁后，再回杭州，见此光景，决定先回去了再来。

回到杭州的第二天，他就将公济典的管总唐子韶约了来，将打算全盘调动二十三家典当的管总，趁彼此移交的机会，自然而然作了一次大清查的计划，告诉了他。

“子韶，”他说，“我这二十三家典当，你算是他们的头儿。这件事，我要请你来做，你去拟个章程来，顶好在年里办妥当，明年开头，家家都是一本新帐，界限分明，清清楚楚。你说呢？”

唐子韶一愣，心里七上八下，念头很多，定一定神说：“大先生，年底下，景况好的要来赎当头，年过不去的，要求当当，生意正忙的时候，来个大大调动，不弄得天下大乱？”

“这话倒也不错。不过章程可以先拟，叫大家预备起来，一过了年，逢到淡月，再来调动。”

“是的。这样子才是正办。”

奉命回来，唐子韶立即找到管包潘茂承，关起门来密谈。原来唐潘勾结舞弊，已历多年，毛病最多的是满当的衣服，公济典为了满当的衣服太多，特为设了一家估衣铺，招牌叫做“公济衣庄”，各典满当的衣服，都发衣庄去叫卖，有的原封不动，有的是掉了包的，明明一件八成新“萝卜丝，的羊裘，送到衣庄，变了一件“光板”，当铺“写票”，向来将值钱的东西写得一文不值，明明是个金打簧表，当票上却写的是“黄铜烂表一个”。那笔龙飞凤舞的狂草，除了朝奉自己，无人能识，所以从无顾客提过抗议，而因为如此“写票”记帐，满当之物要掉包，亦就无从查考了。

公济典掉包掉的最凶，紫貂换成紫羔，纺绸换成竹衣，拿来跟公济衣庄的进货帐一对，清弊毕现，那时就会弄得难看了。

谈来谈去，唯一的挽救之道，便是根本打消这个计划。但除了以年底生意忙碌，不宜大事更张的说法，将此事缓得一缓以外，别无可以驳倒此一计划的理由。潘茂承一筹莫展，唐子韶却想到了一个万不得已的主意，不过这个主意只能悄悄去做，决不能声张，而且能不能做，还要看他的姨太太肯不肯。

原来唐子韶是徽州人，徽州朝奉到外地谋生，都不带家眷，胡雪岩看他客中寂寞，三年前送了他一个名叫月如的丫头做姨太太。月如自从嫁了唐子韶，不到半年功夫，竟似脱胎换骨变了另一个人，头发本来发黄，变黑变多了，皮肤本来粗糙，变白变细了，她的身材本来不坏，此时越发显得蜂腰丰臀，逗人避思，尤其是那双眼睛，本来呆滞失神，老象没有睡足似的，忽然变得水汪汪地，顾盼之间，仿佛一道闪光，慑人心魄。

为此，胡雪岩颇为动心，言谈神气之间，每每流露出跃跃欲试之情。唐子韶早已发觉，只是装做不知而已。如今事急无奈，才想到了这条美人计，若能说服月如，事成一半了。

事先经过一番盘算，决定胁以利害，“月如，”他说：“祸事临头了。”

“祸事？”月如自不免吃惊，急急问说：“你闯了什么祸？”

“也可以说是我自己闯的祸。”他指着月如头上插的一只翠玉钗，手上戴的一个祖母绿的戒指问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东西哪里来的？”

“不是满当货吗？”

不错，应该是满当货，我当做原主来赎了回去了。”唐子韶说：“这就算做手脚舞弊，查出来不得了。”

“不会的，大先生为人顶厚道，你跟他老实说一声，认个错，他不会为难你的。”

“没有用，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一定会查出来。到那时候，不用大先生开口请我走路，我自己也没有这张脸再在杭州混了，只好回家吃老米饭。”唐子韶紧接着又哭丧着脸说：“在我自己是自作孽，心里难过的是害了你。”

“害了我？”月如大惊，“怎么会害了我？”

“你想，第一，作弊抓到，自然要赔，你的首饰只怕一样都不会剩，第二，你跟我回徽州要吃苦，那种苦，你怎么吃得来？”

月如平时听唐子韶谈过家乡的情形，徽州在万山丛中，地少人多，出产不丰，所以男人都出外经商，女人就要做男人做的事，挑水劈柴，样样都来，比江浙那个地方的女人都来得辛苦。而况，她又想到自己的身分，见了唐子韶的原配，要她做低服小，早晚伺候，更是件宁死也不愿的事。

转念到此，不由得大为着急，“你也真是！”她埋怨着说：“正薪俸以外，每个月分“存箱”、“使用”、“公抽”、“当厘”、“赎厘”，外快已经不少了，年底还有分红，舒舒服服的日子不过，何苦又另外去搞花样？”

月如嫁过来虽只三年，当铺的规矩，已经很熟悉了。典当从，“内缺”的管总、管包、管钱、管帐，到“外缺”站柜台的朝奉，以下“中缺”的写票、清票、卷包、挂牌，还有学徒，每月正薪以外，还有“外快”可分，贵重衣服，须加意保管，例收当本百分之一的酬劳，称为“存箱”，满当货卖出，抽取六厘，归伙友所得，称为“使用”，典当宽限，例不过五，赎当时不超过五天，不另计息，但如超过六天，要付两个月利息。遇到这种情形，多出来的一个月利息亦归伙友，称为“公抽”。至于“当厘”是照当本抽一厘，“赎厘”是照赎本抽三厘，譬如这个月当本支出十万两银子，赎本收回五万银子，就有一百两银子的“当厘”，一百五十两银子的“赎厘”。这些外快，汇总了每月公分，所得多寡的比例不同，唐子韶是管总，当然得大份，每个月少则五六十两，多则上百，日子过得着实宽裕。

唐子韶自然亦有悔意，不过，“事情做也已经做了，你埋怨也没胡。”他说，“如今只有想法子来补救，你如果愿意，我再来动脑筋。”

“我愿意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只要你说一句，愿意不愿？”

“哪里会不愿意？你倒说，为啥只要我说一句愿意，就有用处？”

“这因为，你身上就有一样有用处的东西，只问你肯不肯借出来用一用？你要肯，拿出来就是。”

月如将他的话，细细体味了一会，恍然大悟，板起脸问：“你要我借给哪个用？”

“还有哪个？自然是胡大先生。”

“哼！”月如冷笑，“我就晓得你会出这种不要脸的主意！”

“人人要脸，树树要皮，我哪里会不要脸？不过事急无奈，与其让同行骂我不要脸，不如在胡大先生面前不要脸。你说，我的打算莫非错了？”

“你的打算没有错。不过，你不要脸，我要脸。”

“这件事，他知、你知、我知，没有第四个人晓得，你的脸面一定保得住。”

月如不作声，显然是同意了。

“大先生。”唐子韶说：“这件事我想要跟蓉斋商量，他的脑筋好，一定有妥当办法想出来。”

蓉斋姓施，此人是湖州德清城内公顺典的管总。为人极其能干，公顺典在他一手经营，每年盈余总是居首，论规模大小，本来在二十三家典当中排列第五、六，如今是最大的一家，架本积列三十万千文之多，胡雪岩心想，唐子韶要跟施蓉斋去商量，是办事的正道，所以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大先生，有没有话要我带给蓉斋？”

“有的。”胡雪岩问道：“你哪一天走？”

“我随时可以走。”

“好的，等我想一想再告诉你。”

“这样好了，”唐子韶问：“大先生哪天中午有空？”

这些问胡雪岩十二个姨太太中，排行第五的宋娘子，胡雪岩有应酬部归她管，当下叫丫头去问，回话是一连十天都不定，而且抄了一张单子来。哪天人家请，哪天请人家，写得清清楚楚。

“你问我哪天中午有空，为啥？”

“是月如，总想弄几个菜孝敬大先生。我想不如请大先生来便饭，有什么交代蓉斋的话，顺便就可以告诉我了。”

听这一说，胡雪岩心里高兴，因为不但可以看看月如，而且也很想吃月如所做的菜。于是拿起单子来，仔细看了一会说：“后天中午的两个饭局，我都可以不去。就是后天中午好了。”

“是，是。”唐子韶又说：“请大先生点几个菜。”

原来月如本在厨房中帮忙，虽非灶下婢，也只是往来奔走，传递食盒，只是她生性聪明，耳濡目染，也做得一手好菜，当初胡雪岩挑这个貌不出众的丫头送唐子韶，就因为他讲究饮饌，而她善于烹调之故。这三年来，唐子韶拿“三荒十月愆余”、“随园食单”中开列的食谱，讲给月如听了，如法炮制，复加改良，颇有几味连胡家的厨干都佩服的拿手菜，只是月如颇自矜其手艺，不肯轻易出手，因而不大为人所知而已。

“月如的菜，样样都好，不过有几样做起来很费事。”

“不要紧，大先生尽管吩咐。”

胡雪岩点点说：“做一样核桃腰子。”

这就是颇费功夫的一样菜。先拿羊腰或猪腰用盐水加生姜煮熟，去膜切片，再挑好核桃肉剥衣捣烂，与腰片拌匀，下锅用极小的火，不停手地炒，直到核桃出油，渗入腰片，再用好酱油、陈酒、香料烹透，是下酒的妙物。

“还有呢？”

“有一回月如做来孝敬老太太的蒸蛋，也不错。”

“喔，那是三鲜蛋，不费事，还有呢？”

“我就想到这两样。”胡雪岩又说：“菜千万不要多，多了糟蹋。再说，一个人的工夫到底有限，菜多了，照顾不到，味道总不免要差。”

“是，是。后天中午，请大先生早早赏光。”

唐子韶就住在公济典后面，分租了人家一进房子，三楼三底，前后厢房，后厢房朝东的一间，月如用来做厨房。楼上外面两间打通，作坐起之用，最里面一间，才是卧室。

胡雪岩一到，接到楼上去坐，雪白铜的火盆，生得极旺，窗子是新糊的，虽关紧了，屋子里仍旧雪亮，胡雪岩卸了玄狐袍子，只穿一身丝绵袄裤，仍旧在出汗。

坐定不久，楼梯声响，上来的月如，她上身穿一件紫色湖绉袄裤，下面是散脚的贡呢夹裤。胡雪岩最讨厌年轻妇女着裙子，胡家除了胡老太太，全都是袄裤，月如也是如此。

见了胡雪岩，衿衽为礼，称呼一直未改，仍旧叫“老爷”，她说：“发福了，气色更加好，红光满面。”

“红光是太热的缘故。”胡雪岩摸着脸说。

“老爷穿的是丝绵，怪不得了。”月如转脸向唐子韶说，“你快去看看，老爷的衣包里面，带了夹袄裤没有？”

“对，对，”唐子韶猛然拍一下自己的额角，“我早该想得到的。”说着，起身就走。

于是，月如坐下来问老太太、太太和当家的大姨太太——姓罗行四，家住螺狮门外，因而称之为“螺蛳太太”，再就是“少爷”、“小姐”，一一问到，唐子韶已经从胡雪岩的跟班手里，将衣包取来了。

“老爷，”月如接过衣包说道：“我伺候你来换。”

当着唐子韶，自然不便让她来执此役，连连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我自己来。”

“那就到里面来换。”

月如将胡雪岩引入她的卧室，随手将房门掩上。胡雪岩便坐在床沿上，脱棉换夹，易衣既毕，少不得打量打量周围，家具之中只有一张床最讲究，是张红木大床，极厚的褥子，簇新的丝绵被，雪白的枕头套，旁边摆着一枚蜡黄的佛手，拿起来闻一闻，有些桂花香，想来是沾了月如的梳头油的缘故。

“换好了没有？”房门外面在问。

“换好了。”

“换好？我来收拾。”接着，房门“呀”地一声推开，月如进来将换下的丝绵袄裤，折齐包好。

胡雪岩这时已走到外面，正在吸水烟的唐子韶站起来问道：“大先生，是不是马上开饭？”

“好了就吃。”胡雪岩问道：“你啥辰光到湖州。”

“今天下半天就走。”

“喔，那我要把交代蓉斋的话告诉你，第一，今年丝的市面不大好，养蚕人家，今年这个年，恐怕很难过，你叫他关照柜台上，看货稍微放宽些。”

“是的。”

“第二，满当的丝不要卖……”

“满当的丝，大半会发黄，”唐子韶抢着说：“不卖掉，越摆越黄，更加不值钱了。”

“要卖，”胡雪岩说：“也要先把路脚打听打听清楚，如果是上海缫丝厂的人来收，决不可卖给他们。”

“是的。”唐子韶答应着，却又下了一句转语：“其实，他们如果蓄心来收，防亦无从防起。”

“何以见得？”

“他们可以收了当票来赎啊！”

“我就是这样子。”胡雪岩说：“人家赎不起当头，当票能卖几个钱，也是好的。”

“大先生真是菩萨心肠。”唐子韶感叹着说。

“也不是啥菩萨心肠，自己没有啥损失，能帮人的忙，何乐不为！说老实话，一个人有了身价，惠而不费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好做，只在有心没有心而已。”

“大先生是好心，可惜有些人不知道。”

何必要人家晓得？惠而不费而要人家说一声好，是做官的诀窍，做生意老老实实，那样做法，晓得的人在背后批评一句沽名钓誉，你的金字招牌就挂不牢了。”

“是，是。大先生真见得到，不过……”

“你不要‘白果’、红枣的，谈得忘记辰光！”月如大声打断他的话，“开饭了。”

抬头看时，已摆满了一桌的菜，除了胡雪岩所点的核桃炙腰与三鲜蛋以外，另外蒸的是松子鸡，炒的是冬笋鱼，烩的是火腿黄芽菜，再就是一大碗鱼圆蔬菜汤与杭州到冬天家家要制的腌菜。

“老爷吃啥酒？”月如说道：“花雕已经烫在那里了。”

“好，就吃花雕。”

斟上酒来，月如又来布菜，“我怕方裕和的火腿，老爷吃厌了。”她说：“今天用的是宣威腿。”

“你的话也说得过分了，好火腿是吃不厌的。”胡雪岩挟了一块宣威腿，放在口中，一面咀嚼，一面说道：“谈起宣威腿，我倒说个笑话你们听听。盛杏荪最喜欢吃宣威腿，有人拍他马屁，特为托人从云南带了两条宣威腿，送到他电报局，礼帖上写的是‘宣腿一双’，这一来犯了他的忌讳……”

“盛杏荪名字叫盛宣怀。”唐子韶乘间为月如解释。

“犯他的忌讳，他自然不高兴罗？”月如问说。

“是啊！”胡雪岩答道：“当时他就发脾气：‘什么宣腿不宣腿的？拿走，拿走！’过了几天，他想起来了，把电报局的饭司务叫了来问：‘我的腿呢？’饭司务听懂了，当时回报他：‘大人的两条腿，自己不要，局里的各位老爷把大人的两条腿吃掉了。’”

胡雪岩说得极快，象绕口令似的，逗得月如咯咯地笑个不停。“笑话还没有完。”胡雪岩又说：“盛杏荪这个人很刻薄，专门做得便宜卖乖的事。有人恨在心里，存心寻他的开心，叫人送了一份礼去，礼帖上还是‘宣腿一双’。看那两条火腿，墨黑，大小比不上金华腿，更不要说宣威腿了。心想，这是啥火腿？就叫了饭司务来看。”

“饭司务懂不懂呢？”月如又问。

“饭司务当然识货，当时就说：‘大人，你的这两条腿是狗腿！’”

这一来，月如自然又大笑，笑停了说：“原来是‘戍腿’！我也只听说，没有见过。”

“本来就难得见的。”唐子韶说：“一缸火腿当中，只摆一条‘戍腿’，”

为的是取他的香味。”

“狗肉是真香。可惜老太太不准进门。”胡雪岩转脸看着月如说：“老太太常常提起你炖的蛋，你明天再弄一碗去孝敬孝敬她。”

“唷！老太太真是抬举我。她老人家喜欢，我天天做了送去。”

“蒸蛋要现蒸现吃。”唐子韶有个更好的办法，“倒不如你把诀窍传授了小刘妈，老太太想吃就有，多么好？”

原来胡家也仿佛宫中那样，有好几个小厨房，胡老太太专用的小厨房，归小刘妈管，诀窍传了给她，就省事得多了。

“子韶这话，通极。”胡雪岩深以为然，“月如，我倒要问你，凡是蒸蛋，不管你加多少好作料，端上桌来，总归上清下浑，作料沉在碗底，结成绷硬一块。只有你蒸的这碗三鲜蛋，作料都匀开在蛋里面，嫩而不老，诀窍在哪里？”

“诀窍是分两次蒸……”

月如的方法是，第一次用鸡蛋三枚，加去油的火腿汤一茶杯、盐少许，打透蒸熟，就象极嫩的水豆腐，这时才加作料、火腿屑、冬菇屑、虾仁之类，另外再打一个生鸡蛋，连同蒸好的嫩蛋，一起打匀，看浓淡酌量加冬菇汤。这样上宠蒸出来的蛋，就是此刻胡雪岩所吃的三鲜蛋。

“凡事说破不得。”唐子韶笑道：“说破了就不值钱了。”

“不然。”胡雪岩说：“光晓得诀窍，不用心、不下工夫，弄出来也是个‘三不象’，更不必说胜过人家。月如，你说我这话是不是？”

月如听了他的话，必里当然很舒服，绽开的笑容很甜，“老爷这么说，就趁热再吃点。”说着，用汤匙舀了一匙，伸到胡雪岩口边。

“我自己来。”胡雪岩捏住她的手，不让她将汤匙送入他口中。

见此光景，唐子韶便回头关照侍席的丫头：“你替我盛碗饭来，吃完了，我要赶上船，辰光已经很局促了。”

“啥辰光开船？”胡雪岩问。

“两点钟。”

“呃，这倒是要快了。已经一点过头了。现在小火轮拖航船，一拖七八条，到时候不等的。”

于是唐子韶匆匆吃完了饭，向胡雪岩告辞。月如要送他下楼，到得楼梯口，却让唐子韶拦住了。

“你陪陪大先生。辰光够的，航船一定赶得上。去了总有三天耽搁，你火烛小心。”

“我晓得，你放心去好了。”月如又叫那丫头：“你送老爷下楼，就到厨房里去帮陈妈的忙，这里有我。”

月如说完了，却仍站在原处，直待脚步声消失，方始回身，顺手把楼梯间的门关上，活络门闩一拨，顿时内外隔绝。

胡雪岩心中一动，这倒有点象《金瓶梅》开头那种情形了。“胡大先生”变了“西门大官人”，不过唐子韶虽说看起来象王婆，倘或航船赶不上，回家来撞见了，一下变成了武大郎，那不是开玩笑的事。

“会不会唐子韶起黑心，做好仙人跳的圈套要我来钻？”胡雪岩在心中自问，同时抬眼去看月如的脸色。

她的脸色很平静，使得胡雪岩心里也平静了，想想唐子韶即令“起黑心”，也还没有这样的胆子。月如更没有理由陪唐子韶扮演仙人跳，看起来是有所

求，出此下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想着，心思便野了，“月如，”他说：“我好懊悔，不该把你许给老唐的。”

“为啥？”

“还要问我？”胡雪岩捏着她的手说：“你是不是装糊涂？”

“我不是装糊涂，我是怨我自己命苦。一样是做小，为啥不配住‘十二楼’？”

胡雪岩造了一座走马楼，共分十二区，安置十二个姨太太，所以这座走马楼又称十二楼。

听她话中有怨怼之意，胡雪岩便即说道：“你也不要怪我。哪晓得你今天会是这样的！”

“我怎样？月如还不是月如。”

“苏秦不是旧苏秦。女大十八变，不过人家没有你变得厉害。你除了……”胡雪岩将话咽住了。

月如却要追问：“除了什么？除了会弄几样菜，没有一样中老爷的意的。”

“样样中意。除了……”

“喏，说说又不说了。我顶不欢喜话说半句。”

“你不动气，我就说。你美中不足的是，一双大脚。”

“脚大有什么不好？李中堂的老太太就是一双大脚。”

李中堂是指李鸿章。据说李瀚章当湖广总督时，迎养老母，李鸿章亦先期由天津赶到武昌去迎候，官船靠岸，码头上挤满了一城文武。上岸到总督衙门，顶马、跟马几十匹，职事衔牌加上“导子”，长到前面鸣锣喝道，后面听不见。李太夫人的绿呢大轿，左右扶轿杠的是两个当总督的儿子。倾巷来观的武昌百姓，无不羡慕，说“李老太太真好福气”。

那李老太太自然也很得意，得意忘形，不知不觉间将脚尖伸出轿帘以外，原来李老太太是天足，看热闹的百姓，不免窃窃私议，李鸿章发觉了，自不免有些窘，当下向轿中说道：“娘，请你把脚缩进去，露出来不雅观。”

谁知一句话恼了李老太太，实在也是因为她最恨人家说她大脚，不免恼羞成怒，当时大声说道：“你老子不嫌我大脚，你倒来嫌我！”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笑话，所以月如也知道，胡雪岩便即笑笑说道：“好，好，我不嫌你。”

“实在也没啥好嫌的。你不晓得大脚的好处。”

“喔，你倒说说看。”

月如眨着眼思索着，突然脸一红，而且白了他一眼说：“偏不告诉你。”

胡雪岩心里有点发痒，笑嘻嘻他说道：“你倒把脚伸出来让我看看。”

“不要！”月如答得很简截，同时将一双脚往椅子后面缩了去。

于是胡雪岩又想到了《金瓶梅》，很想照西门庆的办法，故意拂落筷子，俯身去捡时，便好捏一捏她的脚。不道念头还未转定，月如却开口说话了。

“我的一双脚，你总看得见的。”

“喔，”胡雪岩问：“啥辰光？”

月如不答话。

“月如，”胡雪岩伸过手去，握着她的手说：“你坐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你坐在那里，不也好说？”

“不！这话要‘咬耳朵’才有味道。”

杭州话“咬耳朵”是耳语之意，“又没有人，要咬啥耳朵？”月如话虽如此，还是将一张红木圆凳移了过来，坐在胡雪岩身边。

胡雪岩将左手伸了过去，揽着她那又细又软的腰，凑过头去，先好好闻一闻她的头发，然后低声说道：“你现在就去洗脚，好不好？”

“不好！”月如很快地回答。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

“不错，我说过的。不过不是今天。”

“那么，哪一天呢？”

月如不答，但任由胡雪岩越搂越紧，却并无挣拒之意，好久，才说了声：“好热。”接着略略坐直了身子，伸左手去摘衣钮，从领子到腋下那一颗，都解开了，衣襟半掀，芬泽微闻。胡雪岩坐在她的右面，要探摸她的胸前，只是一举手之劳，但他宁愿先把话问清楚。

“你为什么不说话？”

“叫我说啥？螺蛳太太晓得了，我怎么还有脸到元宝街？”

“她从哪里去晓得？跟我出来的人，个个都是嘴紧的人。”

月如又不作声了，看样子是肯了，胡雪岩便耐心地等着。

“我炖了鸭粥在那里，要不要吃一碗？”

“等歇再吃。”胡雪岩站起身来，顺手拉了她一把。

月如收拾了床铺，又洗了手，然后开楼门叫丫头从厨房里将一锅鸭粥端了来。随即遣走丫头，亲手盛了一碗捧给胡雪岩，她自己也盛了半碗，在一旁相陪。

“老爷，”月如闲闲问道：“是不是说二十三家的管总，要来个大扳位？”

“是啊！老唐到德清就是商量这件事去的。”

“你预备把老唐调到哪里？”

“这还不晓得。”

“怎么你会不晓得呢？”

“‘凭天断’，我怎么会晓得？”

“啥叫‘凭天断’？”

“抽签。”胡雪岩答说：“二十三家典当分做大中小三等，分等抽签。譬如顶大的有八家，这八家的管总合在一起抽签，抽到哪里是哪里。”

“这样说，老唐抽到苏州到苏州，抽到镇江到镇江？”

“不错。”

听得这话，月如将筷子一放，掩着脸踉踉跄跄地奔回卧室。胡雪岩大吃一惊，随即也跟了进去，只见她伏在床上，双肩耸动着在哭。

“月如，月如！”

他尽管推着她的身子，她却不理，但哭声仿佛止住了。

“你到底为啥？无事端端地哭得好伤心。”

“我怎么不要伤心？”月如脸朝里床口发怨言：“你死没良心！把我骗到手，尝过新鲜了，马上想这么一个法子！叫老唐带着我充军充到外县，你好眼不见为净！”

“这是从哪里说起？”胡雪岩不由得失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把毫不相干的两桩事情扯在一起！”

“哪里是毫不相干？老唐调到外县，我自然要跟了去，你好象一点都不

在乎，玩过就算数了。”

这番指摘，不能说她没有道理，胡雪岩细想了一会说道：“你也不一定要跟老唐去，我替你另外买一幢房子。”

“做你的小公馆？”

“也不是啥小公馆……”

胡雪岩有些词穷了，月如却毫不放松。

“不是小公馆是啥呢？”她说：“就算作为是老唐买的房子，我一个人住在杭州，别人问起来，我怎么回复人家？而且你要来了，总归有人晓得的，跟你的人不说，自然会有人到螺蛳太太面前去说，总有一天带了人打上门来。那时候我除了投河跳井，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话说得驳不倒，胡雪岩愣了好半晌说：“月如，你晓得的，二十三家管总调动的事在前，我们今天会睡在一床，是我连昨天都没有想到的事。本来是两桩不搭界的事情，现在倒好象扯在一起了。你倒说说看，有啥好办法？”

月如故意沉吟了一会，方始说道：“办法是有。先要问你，你是只想今天捡捡便宜呢，还是仍旧要我？”

“仍旧要你。”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原样不动。”

“怎么叫原样不动？”

“别家的管总，你尽管去调动，老唐仍旧管公济，”月如又说：“老唐是帮你管典当的头脑，跟别家不同，他不动是说得过去的。”

“那怎么说得过去？一有了例外，大家不服。”

“那就大家不动。”月如又说：“我是不懂做生意，不过照我想，做生意全靠人头熟，忽然之间到了陌生地方，两只眼睛墨黑，等到你看清楚，生意已经让别家抢走了。”

胡雪岩心里七上八下，盘算来盘算去，苦无兼顾的善策，最后叹口气说：“只好大家不动。”

唐子韶的“美人计”，元宝街的下人很快地都知道了，不过胡老太太治家极严，将“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句俗语，奉为金科玉律，所以没有人敢到十二楼去说这个秘密。

但近处未传，远处却传到了。古应春以抑郁的语气，将这件事告诉了七姑奶奶，而七姑奶奶不信。

“小爷叔不是这种人。如果为了女人会把生意上商量好的事推翻不算，小爷叔哪里会有今天这种场面，老早败下来了。”

“我懒得跟你争。好在他就要来接左大人，你不妨当面问问他。”

“我当然要当面问他。”七姑奶奶继续为胡雪岩辩护，“二十三家典当管总仍然照旧，一走有他的道理。小爷叔的打算不会错的。”

第二天，胡雪岩就到了，仍旧住在古家，应酬到半夜十一点多种才跟古应春一起回家。七姑奶奶照例预备了消夜在等他们。

把杯闲谈之际，七姑奶奶闲闲问道：“小爷叔，你二十三家典当管总调动的计划，听说打消了，是为啥？”

“噫，七姐，请你不要问了。”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勃然变色，立即问说：“为啥不要问？”

“七姐，有趣的事，大家谈谈，没趣的事谈起来，连带你也不高兴，何苦？”

“这样说，是真的了。真的姓唐的做了圈套，请你胡大先生去钻。小爷叔，你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

说到“糊涂”二字，嘴已经歪了，眼睛也斜了，脸红如火，古应春叫声：“不好！”赶紧上前去扶，七姑奶奶已在凳子上坐不住，一头栽在地上，幸好地上铺了极厚的波斯羊毛地毯，头没有摔破。

“是中风！”胡雪岩跳起身来喊道：“来人！”

于是一面叫进人来，扶起七姑奶奶，一面打发人去延医，胡雪岩关照去请在咸丰年间曾入宫“请脉”，号称太医的曹郎中，但古应春相信西医，且有一个熟识的医生，名叫艾礼脱，所以另外派人去请。

时已夜半，叩门将医生从床上叫起来，自然得费些工夫。古应春倒还沉得住气，反是胡雪岩异样地焦急不安，望着躺在软榻上，闭着眼“呼噜、呼噜”只在喉间作痰响的七姑奶奶，搓着手蹀躞不停。他知道七姑奶奶是听到他做了没出息的事，气恼过度，致生此变。倘或不治，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会一辈子歉疚在心，日子还过得下去？

好不容易将医生等到了，先来的是艾礼脱，一看七姑奶奶躺在那里，用英语跟古应春说中风的病人，不宜横卧。古应春随即叫两名仆妇，把七姑奶奶扶了起来，靠在安乐椅上、左右扶持。西医看病，没有“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艾礼脱打开皮包，取出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关照古应春解开七姑奶奶的衣钮，拿听筒按在她胸前听心跳。诊断完了，撬开牙关，用温开水设法将他带来的药丸，让她吞了下去。然后告诉古应春，六小时以后，如能苏醒，性命可保，他天亮后再来复诊。正在谈着，曹郎中到了，艾礼脱脸色不大好看，抗议式地对古应春说，看西医就不能看中医。这一下，让古应春为难了，跟胡雪岩商量，应该怎么办。

“你相信西医，自然是你作主。曹郎中，病情他照看，方子由他照开，不吃他的药就是了。”

“不错，不错！这法子好。”古应春照他的话办。

艾礼脱的本领不错，到了天亮，七姑奶奶居然睁开眼睛了，但胡雪岩去倦得眼不开眼睛。

“小爷叔，你赶紧去睡一觉，下午还要去接左大人。”古应春说，“尽管放心去睡，到时候我会叫你。”

“能放心睡得着倒好了。”

“小爷叔，死生有命，而且看样子也好转了，你不必担心。”

话虽如此，胡雪岩如何放心得下？双眼虽涩重得睁不开，睡却睡不好，时时惊醒，不到中午就起身了。

“艾礼脱又来看病，说大致不要紧了，不过风瘫恐怕不免。带病延年，活上十几年的也多是。”古应春说道：“小爷叔办正事去吧，可惜我不能陪你，见了左大人，代我说一声。”

“好，好！我会说。”

左宗棠等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方始出京，奉准回籍扫墓，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湖南省城长沙，第一件事是去拜访郭嵩焘。

郭嵩焘与左宗棠有一段重重纠结的恩怨。当咸丰八年内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时，一切独断独行，一天骆秉章在签押房里看书。忽然听见辕门放铙，看辰光不是每天正午的“午时炮”，便问是怎么回事？听差告诉他：“左师爷拜折。”连上奏折他都不知道，湖南巡抚等于左宗棠在做，因而得

了个外号，叫做“左邵御史”。巡抚照例挂“右副都御史”衔，叫左宗棠为左都御史，意思是说他比“右副都御史”巡抚的权还要重。

其时有个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湖北恩施人，声名不佳，有一次去见左宗棠，谈到永州的防务情形，樊燮一问三不知，而且礼貌上不大周到，左宗棠大为光火，当时甩了他一个大嘴巴，而且立即办了个奏稿，痛劾樊燮“贪纵不法，声名恶劣”，其中有“目不识丁”的考语，也不告诉骆秉章就发出去了。樊燮是否“贪纵不法”，犹待查明，但“目不识丁”何能当总兵官？当下光革职，后查办。这“目不识丁”四字，在樊燮心里，比烙铁烫出来的还要深刻，“解甲归田”以后，好在克扣下来的军饷很不少，当下延聘名师教他的独子读书，书房里“天地君亲师”的木牌旁边，贴一张梅红笺，写的就是“目不识丁”四字。他告诉他的儿子说：“左宗棠不过是个举子，就这么样的神气，你将来不中进士，不是我的儿子。”他这个儿子倒也很争气，后来不但中了进士，而且点了翰林，早年就是名士，此人就是樊增祥。

一方面教子，一方面还要报仇。樊燮走门路，告到骆秉章的上司，两广总督官文那里，又派人进京，在都察院递呈鸣冤。官文为此案出奏，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叫做“一官两印”，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名器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当然很熟，深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荫说：“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一走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夏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姻亲，不便进言，老兄何妨上个摺子。”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个摺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潘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对潘祖荫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走专差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失败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那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南以外，且四次上奉祈，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仲付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信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至于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所以狠狠心不顾感情友谊，一再攻讦郭嵩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

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河道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越滇缅边境接应英国武装“探路队”，为中国军民所杀，因而引起的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咸妥玛表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奉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析服洋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杀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击杀情由，据实奏报，一味倭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郭嵩焘以为，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今居然参劾杀洋人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锡鸿不死心，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治来关说。朱孙治向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

听得这样说，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刘锡鸿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

不过上谕下来，竟是“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这种例子，殊为少见，其中有个内幕，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有此怀疑，怕他出使后，处处帮英国人讲话，因而提拔刘锡鸿，以副使的身分去钳制正使。

这刘锡鸿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以为李鸿藻派他去当“打手”，所以谢恩以后，便去看郭嵩焘，责问他为何不保他当副使而当参赞？说他不够朋友，另外还有很难听的话，等于是骂了郭嵩焘一顿。

郭嵩焘气得半死，总是遇到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只好自怨命中注定。后

来刘锡鸿果然处处跟他为难，而且大吵大闹，不顾体统，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形容共事为“鬼噪于室，狐啸于梁”，公使馆的上下不安，可想而知。

其时刘锡鸿已调充驻德公使，可以单衔上奏，彼此互劾，而由于刘锡鸿有李鸿藻撑腰，占了上风。李鸿藻的门下，赫赫有名的“翰林四谏”之一张佩纶，上奏“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大为泄气，一再求去，终于在光绪五年七月改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不过刘锡鸿亦同时垮台，改派郭嵩焘所欣赏的李凤苞使德。这是李鸿章力争的结果。

郭嵩焘在英国博得极好的声望，所以于郭之去，多表惋惜。郭嵩焘原配早死，继室下堂，只带了个姓梁的姨太太赵英，照她的身分是不能觐见维多利亚女王的，竟亦破例特许。但在英国如此，回国后郭嵩焘自知李鸿藻这班人不会放过他，而且已六十二岁，因而决意引退，一到上海即称病，不回京复命，而请开缺，终得如愿以偿，回湖南后住在长沙。身虽在野，并不消极，关于时政，特别是洋务方面，常跟李鸿章、曾国荃书信往来，细作讨论。日子过得也还闲适。

这一年，光绪七年，郭嵩焘年初年尾有两件比较快意之事，一件是二月间，调回国充任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因为李鸿章敲掉了他的“洋饭碗”记恨在心，奏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李鸿章正在红的时候，刘锡鸿自不量力，出以此举，自然是自讨没趣，上谕斥责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结果竟落得个革职的处分。

再一件就是左宗棠来拜访。排场阔极，顶马、跟马高脚牌，前听后拥一顶绿呢大轿，内中坐的是头戴宝石顶、双眼花翎、身穿四开襟袍黄马褂，鼻架一副大墨晶镜的东阁大学士烙靖候。首府长沙知府及首县长沙县，早就在郭嵩焘家附近，清道等候。湖南省的藩、两司、候补道等等，亦来站班。可是郭家双扉紧闭，拒而不纳，左宗棠只好在大门口下轿，由戴红顶子的“材官”上门投帖。

“不敢当，不敢当！”郭家门上到左宗棠面前，打千说道：“请大人回驾。”

左宗棠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一点都不生气，和颜悦色地答说：“你跟你家老爷去回，说我是来看五十年的故人，便衣不恭敬，所以穿了官服来的。”

门上一进去，久无消息。首县看“爵相”下不了台，硬闯进去跟郭嵩焘打躬作揖，说是“如果不见，全城文武亦都僵在那里了。”请他体恤下情。总算说动了郭嵩焘，开正门迎接，不过他自己只是站在大厅上等候。

“老哥！”左宗棠见面便说：“宗棠无状，特来请罪。”接着，拂一拂马蹄袖，捞起四开襟袍下摆，跪了下去。

“不敢，不敢！”郭嵩焘也只好下跪答礼。

随从官员，将主客二人都搀扶了起来，左宗棠便自责当年的不是，也不解释是为了军饷，“有土斯有财”的缘故，只连声：“是我该死，是我荒唐。”

左宗棠一向健谈，谈西征、谈边防、谈京里的新闻，又从曾国藩谈起往事，一直到中午都没有告辞的意思，郭嵩焘也不便象督抚会客那样“端茶碗送客”，便只好留饭。

随从倒是有首县办差，从长沙第一家大馆子玉楼东去叫了酒席来，在附近的关帝庙接待。左宗棠却必须是郭嵩焘的家庖，才是待客之道。好在湘军出身的达官，除了胡林翼以外，都不甚讲究饮食。左宗棠喜欢吃狗肉，称之为“地羊”，有些一味，加上腊味，再炒一盘去骨的东安鸡，在他便是盛饌

了。

一顿饭吃到未末申初，左宗棠开始兴尽告辞。临行时做个手势，材官递上一个红封套，左宗棠双手奉上，口中说道：“不腆之仪，聊助卒岁，务请赏收。”

郭嵩焘不肯收，左宗棠非送不可。当着好些湖南的文武官儿，郭嵩焘觉得起了争执，有失体统，便收了下来，不过，心里已经打算好了，拆开封套一看，是阜康钱庄所出的一万两银票，当即提起笔来批上“注销”二字，拿个信封装了，送到左宗棠的行轅。照道理是要回拜的，郭嵩焘也免了这套俗礼。左宗棠到头来，还是讨了个没趣。

十二月初二到湘阴，当天晚上，就收到一道由湖南巡抚衙门派专差送来的军机处的“廷寄”。

廷寄中说，有人参劾湖广总督李瀚章“任用私人，纵容劣员，该省防军缺额，虚糜帑金，贻害地方，李瀚章本人默货无套，民怨日深。”原奏列举了李瀚章许多劣迹，其中情节重大者四款：

一，湖北全省厘金，岁收三四百万，报部则仅四万。

二，竹木税年收百万，报部仅三万。湖广总督衙门每日用银七百五十两，即在此中开支，年耗帑银二十七万余两。

三，以公家轮船，载运私货，公然贩卖。

四，李瀚章在扬州、芜湖均设有当铺。

清朝的规制，凡是督抚被参，视情节轻重作不同的处置。情节较重者，常由京里特派大员，至少是尚书，且须资格较被参督抚为深的，前往查办。为了防备被参督抚事先湮灭证据，所以明发上谕中只说派某人往某地出差，所谓“某地”决非被参督抚所管的省份，譬如说派到四川出差，湖北是必经之地，一到武昌，立即传旨，随带司员马上动手，封库的封库，查帐的查帐、来他一个措手不及。

情节轻微，或者有意把案情看得不重，便就近派官阶资格较高音查办或查夏。左宗棠奉到的上谕是：“将所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这是查夏，不是查办，可是左宗棠不理这一套。

十二月十三到武昌时，李瀚章已经接到李鸿章的通知，知道左宗棠要来查案，需先示意布政使衔候补道杨宗濂告假回籍。此人在咸丰末年，以户部员外郎在原籍江苏金坛办团练。同治元年，江苏士绅凑集了十八万银子，雇用英国轮船到安庆，接淮军到上海打太平军时，杨宗濂就是往来奔走接头的人，以此渊源，与李鸿章的关系很深，李鸿章镇压捻军那两年，杨宗濂替他管过营务处，以后一直在湖北当道员。李氏兄弟相继督鄂，李宗濂由“李二先生”的部属变为“李大先生”的部属，管理汉口“新关”。

“关差”一向是好差使，汉口是长江的第一个大码头，收入以竹木税为大宗。西南深山中的木材，以湘西辰州为集散地成“木排”，由阮江入洞庭湖，经岳阳入长江，在汉口交易。宗棠早就听湘西的“排客”谈过，汉口“新关”收竹木税的种种弊端，所以一到武昌，就要找杨宗濂。

由于奉旨查案，所以左宗棠跟李瀚章不作私人的交往，在行轅以一角公文咨湖广总督衙门，“请饬杨宗濂到案备询”，而夏文是“该员业已告假回籍，无从传饬”。

这一下左宗棠大为光火，用“札子”下给汉黄德道及武昌府，“催令杨

宗濂迅赴江宁问话”。一面出奏：“臣前次回湘，路过新关，杨宗濂避而未见，此次又先朗告假回籍，是否有意规避，虽未可知，而查询杨宗濂素日声名平常、性情浮动，则众论相同，无代其剖白者。”至于经收竹木税有无弊端，“应俟查取票根底簿，传杨宗濂到案质询，方昭核实”。接着声明：因为须赴两江接任，所以传杨宗濂到江宁备询，同时以“贪鄙狄诈”的考语，请旨将杨宗濂“先行革职，听候查办”。

此外汉黄德道何维键、候补知府李谦，都是李瀚章的私人，左宗棠亦毫不客气，对何维键以“庸软无能”四字考语，奏请“开缺送部引见”，意思是请慈禧太后亲自考查，对李谦则谓之“性善圆通、难期振作”，请旨交湖北巡抚彭祖贤“察看”。

奏折中还将李瀚章训了一顿，他说：李瀚章一门，遭逢圣时，功名大显，亲党交游，能自立的亦颇不乏人。不过依附者亦很多，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辗转依附，久而久之，恃势妄为，官府处置为难，不能不作姑息，乡里受其欺凌，亦惟有敢怒而不敢言。由于“贤者不肯规之以正，懦者畏其忌嫉，谣诼纷兴、事端叠起，洵非家门之福。宜以身作则，毋与乡邦人士争势竞利，遇事敛抑，免为怨府。其李鸿章、李瀚章所难尽言者，臣等忝仕疆圉，亦当尽心化诲，俾知以义为利，如思保世承家，为报国之本，则李氏亲友之福，亦李鸿章、李瀚章一门之福也”。

话说得很不客气，但左宗棠自以为对李瀚章多所开脱，帮了他很大的忙。十二月十九拜发奏折以后，随即坐长江轮船，鼓棹东下，到江宁拜印接任。

因为如此，使得胡雪岩扑了个空。原来左宗棠原先的计划是：回湖南原籍祭祖扫墓以后，南下由广东至福建，自厦门坐特派的南洋兵舰到上海，再转江宁接任。这是为了一履旧日百战立功之地，同时还有“南洋大臣”巡海之意。不想一到湘阴，有奉旨查夏李瀚章纵容劣员一案，前后耽误了十一天，不能不走捷径，在年前赶到江宁接任。

“既在如此，小爷叔你回杭州过年吧。”古应春说：“过了年，我陪小爷叔专程到南京去一趟。”

“也只好这样子。不过，七姐的病，我实在不放心。”

“不要紧的。人是醒过来了，只要慢慢调养，逐渐会好的。医生说：中风这种病，全靠调理。将来总归带病延年了。”

胡雪岩跟七姑奶奶情如兄妹，看她人虽醒了，却还不能说话，不过人是认得的，一见双泪交流，嘴唇翕动，不知多少有苦难言，胡雪岩忍不住也掉眼泪。

“小爷叔，小爷叔，千万不要如此。”古应春劝道：“这样子反让病人心里难过。”

胡雪岩点点头，抹掉眼泪，强作欢颜，坐在病榻前向七姑奶奶说道：“七姐，年底下事情太多，我不能不走。你慢慢调养，我记得你的八字上，说你四十四岁有一关，来势虽凶，凶而不险，过了这一关，寿至七十八。今年年内春，算壬午年，你正好四十四，你这一关应过了，明年秋天，老太太等你来吃寿酒。”

七姑奶奶口不能言，却听得懂，只在枕上摆头，表示会意。

“还有句，七姐，那种荒唐事情，偶尔一回，以后决不会再做了。”

七姑奶奶致疾之由，便是由于气恼胡雪岩的荒唐，所以这句对她是最好的安慰，居然含着泪笑了。

离了病榻，打点回乡。当天晚上，古应春为胡雪岩饯行，只为七姑奶奶在病中，所以在家由厨娘备了几味精致的肴馔，也不邀陪客，只是两人对酌。

在餐桌上，采运局的司事送来了一封信，是左宗棠自湘阴所发，告诉胡雪岩因为奉旨赴武昌办案，原来的行程取消，武昌事毕，径赴江宁，约胡雪岩灯节以后，在江宁相会。

此外又托胡雪岩查一件事，说是“江苏司关厘局，及鄂湘皖西的督销局，每月均有专拨之饷。其细数如何，乞为密访见示。”

胡雪岩看完信，沉吟了好一会说：“我看，左大人对李合肥要动手了。”

“喔，小爷叔看出苗头来了？”古应春问道：“怎么样动手法？”

“这还言之过早。而且动手也要看机会，不过左大人现在已经有这个意思了。”

原来李鸿章的淮军有好些部队，驻扎在江苏，湘淮军都是子弟兵，行命将，后招募，募兵成营，即以统率将官之名命名。吴长庆所部名“庆字营”，有一营在江苏，“刘六麻子”刘铭传虽已挟其宦囊，在合肥原籍构筑“大潜山房”，饮酒赋诗，大过儒将的瘾，但“铭字营”的番号依旧，不过由李鸿章拿他们一分为二，一部分由记名提督刘盛休统带，驻山东张秋一带，防守运河要口，一部分交福建提督唐定奎率领，驻防江苏、靖江两县，另有铭字先锋马队之营，驻扎江苏宿迁，主要的任务，亦是防运河沿岸一带有警，可以迅速赴援。

李鸿章的淮军中。亦有原为湘军的将领，此人名叫郭松林，他的旧部名为“武毅军”，有十营为江防军，亦驻江阴、靖江境内，有五营为海防军，驻扎上海、宝山两县境内。

这些部队，都由江苏发饷。所谓“司关厘局”，司指藩局，关指海关，厘指厘金，局指捐局、税局以及淮盐督销局。

两淮出盐，盐课收入为两江一大财源。但上江安徽、下江江苏两省的人吃不完两淮的盐，所以淮盐有指定的销售地区，称为“引局”，分布在鄂、湘、西、皖四个省份，西非山西而是江西。这四省都有淮盐督销局，收入亦归两江。

“也不回杭州查，也不叫采运局去办，我有个极方便的法子叫老宓写信到各处问一问，就差不多了。”

胡雪岩口中的“老宓”，名叫宓本常，宁波人，他是阜丰雪记沪庄的档手。沪庄是阜丰总号，由他分函各地阜丰联号一查“司关厘局”近几个月汇款到淮军后路粮台的数目，每个月的负担，大致就可以算出来了，确是个很方便的办法。

“不过，”古应春说：“既然左大人是要攻李合肥，这件事就是隐秘，这样子做法，会不会有风声传出去？”

“有啥风声传出去？”胡雪岩说：“譬如，你是南昌阜丰的档手，我问你江西淮盐督销局每个月汇到江宁淮军后路粮台的款子有多少？你怎么会想到这是左大人要查了有作用的？”

“不错，不错。我是知道了有这么件事，才会顾虑，不知道，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不过，小爷叔，既然各处都是汇到江宁，那又何必费事，只要江宁阜丰查一查，总帐不就出来了？”

“啊！啊！”胡雪岩在自己额头上拍了一下，“脑筋不灵了！”

‘脱裤子放屁’，真是多余的。”

于是第二天在上船之前，胡雪岩就办好了这件事，只不过写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左宗棠，说江苏各处解交淮军后路粮台的款项，似乎除了委托阜丰以外，另无更简易的通汇之法，所以已函江宁阜丰开单径呈辕门，如有缺漏，另再设法查报。此外叙明，准明年灯节以后，到江宁叩谒。一封是写给江宁阜丰的档手，照办其事。

“小爷叔，”古应春问：“开年什么时候来？”

“总在上灯前后。”

“好！到时候我陪小爷叔一起到南京。”

“我当然巴不得你陪了我去，不过，也要看七姐的情形。”

“那时候一定不要紧了。”古应春又说：“阿七得病，小爷叔回去了不必提。过年了，何必让老太太记挂。”

胡雪岩不答，沉吟了好一会，叹口气说：“我实在没有想到，七姐为了我，会这样子在意。”

古应春欲言又止，考虑了一会，终于说了出来，“小爷叔，既然你出来了，我索性就说吧！阿七为小爷叔担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她常说：树大招风。小爷叔无心结下的怨家，大概不少。这倒还在其次，这几年小爷叔用的人，大不如前，有的本事有限，有的品性不好。她说，她还真不知道小爷叔的眼光，为啥不大灵了？是事情太多太杂，还是精神不济，照顾不到，或者是别有缘故？”

胡雪岩脸一红，心知道“别有缘故”四字，是古应春说得含蓄，这“缘故”，说来说去总由于狗皮膏药在作怪。

“七姐为我好，我晓得。不过，她实在也担心得稍微过头了。”胡雪岩又说：“等七姐稍微好一点，你同她说：她说我的毛病，我要仔仔细细想一想，结结实实拿它改掉。”

“小爷叔这么说，阿七心里一定宽得多。”古应春欣然答道。

五 “螺蛳太太”

胡雪岩这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自然是由于七姑奶奶中风，使他有一种难以自解的歉疚之故。

不过，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胡家的年景，依旧花团锦簇，繁华热闹，其中最忙的要数“螺蛳太太”。这个称呼，由来已久，她本姓罗，行四，未嫁以前，是个极能干的小家碧玉，认识她的人，不管老少，都叫她“罗四姐”，算是个尊称。这罗四姐慧眼识英雄，在胡雪岩潦倒的时候，接济过他。可惜胡雪岩已经娶了妻子，彼此虽都有爱慕之意，却无从结合。不久，太平军起事，他们纷纷逃去，音信不通，一别九年，方始重逢。

胡雪岩记得很清楚，那年是同治六年，他已经奉委主持西征采运局，长驻上海。清明之后不久，胡雪岩的旧侣张胖子去世，在静安寺作佛事，他跟古应春夫妇去祭吊时，看见有个在烧香的淡妆少妇，异常面善，却怎么样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

那少妇烧完香，带着个十三四岁的小大姐走了。胡雪岩不死心，悄悄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想，到底是什么人？

静安寺是上海第一古刹，建于吴大帝赤乌十年，地方很大，原有“静安八景”之称，但那时已只剩下“涌泉”一景，涌泉又称沸井，井中之水终年翻翻滚滚，有水沸，上海人说它是个海眼。初礼静安寺的人，少不得都要去望一望。那少妇亦不例外，胡雪岩亦步亦趋地跟了过去，装作来看沸井的旅客，驻足不行，以观动静。

“阿华，当心，当心，跌到井里，把你小命送掉！”

原来那小大姐探头下望沸井，走得很近，身子又往前倾，这个动作很危险，所以那少妇大声警告，一口杭州话帮胡雪岩敲开了记忆之门，又惊又喜地在想：这不是罗四姐？

本想冒叫一声，证实了再上前招呼。但游客甚多，而上海的风气虽然比较开通，也还不到西洋人男女可以在稠人广众间公然招呼的程度，因而考虑了一下，回头关照书僮桂生，赶快将七姑奶奶所带来的小大姐叫一个来，越快越好。

桂生飞奔而去，他亦不必先告诉七姑奶奶，在七姑奶奶带来的两个小大姐中，找到跟他比较好的彩凤，说一声：“跟我来，有要紧事，快，快！”

彩凤只当他闯了什么祸，急急忙忙跟在他身后，桂生等看到胡雪岩的影子，方始停住脚。

“是我们老爷要叫你。”

“彩凤，”胡雪岩悄悄指点：“你上去问她，是不是杭州的罗四姐？如果她说是，你就说我们奶奶是胡老爷的亲戚，请她跟你们奶奶去见一见。”

彩凤很伶俐，想了一下问：“如果她不肯去呢？”

“你就回过头来看我，她就一定肯去了。”

果然，一如胡雪岩的估计，只见彩凤上前搭话时，仿佛有难以沟通的情状，然后是彩凤先回头来看胡雪岩，接着是那少妇随着她的视线所示来搜索，遥遥望去，显得相当震动似地。

胡雪岩知道成功了，赶紧转身直奔作为堂客休憩之地的一座禅房，找到七姑奶奶的另一个小大姐，关照请她的主母出来叙话。

“七姐，我同你谈过的罗四姐，你还记得记不得？”

七姑奶奶想了一下，点点头说：“记得。”

“她今天在这里，我叫彩凤‘假传圣旨’，说你同我是亲戚，请她来见面。马上就要来了。七姐，你请她到你那里去，仔仔细细问问她，她好象居孀在那里。”

“好，好！”七姑奶奶连连答应，又问，“小爷叔，你呢？”

“我到钱庄里、有桩要紧事情料理好了，马上来。”

等胡雪岩走了好一会，才看到彩凤领着莲步姗姗一个俏括括的素服少妇，扶着小大姐的肩头，冉冉而来。七姑奶奶性子急，撇开一双大脚，迎了上去。

“是不是罗四姐？”

“不敢当。我姓罗，尊姓？”

“我夫家姓古，娘家姓尤，行七，我们小爷叔叫我‘七姐’。罗四姐你也这样叫我好了。”

七姑奶奶是直性子，一古脑儿都说了出来。在罗四姐听，却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既是“小爷叔”，何以又叫她“七姐”？但这个疑团，还在其次，眼前有句最要紧的话先要问清楚，才谈得到其他。

“请问，古太太你的‘小爷叔’是哪个？”

“还有哪个？不就是你老早认识的胡雪岩，鼎鼎大名阜康钱庄的老板。”

罗四姐又惊又喜。她也曾听说过，阜康钱庄的老板，就是从前在张胖子那里做伙计的胡雪岩，一直想打听，苦无机会。不想真的有这回事。

“罗四姐，”七姑奶奶说，“你听我叫他小爷叔，就晓得我们是自己人。你一定要请到我那里去坐一歇。你当年待我们小爷叔的好处，他也跟我说过。等下他也要来的。”

罗四姐心想：胡雪岩倒真是有良心的！就这一转念间，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在翻动了。

“罗四姐，”七姑奶奶催问着：“你肯不肯赏面子。”

“唷，古太太，你的话太客气了。真正不敢当。”

于是七姑奶奶向丧家致意告辞，将罗四姐主婢二人带回家。一看她家的气派，七姑奶奶又热心仗爽，罗四姐决心要结交，因而改了称呼，同时深谈身世。

原来罗四姐当年随父母逃避战乱，转徙千里，流离途中，父母双亡，不然一身，不是了局，只有择人而事，结伴同行，一共有三家，其中两家都有个尚未婚娶的二十来岁的儿子，当然亦都时时在找机会向她献殷勤。这两家一富一穷，而罗四姐挑了穷的那家，姓程，是独子。

“七姐，我是因为他虽穷，肯上进，只要他肯上进，我就有把握帮他出头。再说，上头只有一个老娘，不比另外一家，父母双全，还有三个兄弟，两个妹妹，嫁过去做媳妇，一定象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

“罗四姐，换了我，也会象你一样，宁愿挑这一位。”七姑奶奶早就发现她鬓边戴一朵白头绳结的菊花，却故意问说：“我们程姐夫呢？几时请过来见一见。”

“不在了。”罗四姐凄然说道：“是前年这个时候去世的。”

“可怜，可怜！”七姑奶奶紧握着她的手，但有无言的慰藉。

“说起来也怪我不好。”罗叫姐说：“他学的是刻字匠手艺。有一回他跟我谈起，说是长毛打到杭州的前两年，乡试考举人，他跟他师父一起到考

场里去刻题目纸，熬夜熬到天亮，心里在想：我也读过书，一样是熬夜，为啥不是去考举人，坐在这里当个低三下四的刻字匠，人家举子写借了字，顶多贴出‘蓝榜’，我刻错一个字要打手心，‘吃生活’？我就说：‘你果然有心，把招牌收起来，好好儿读书。开门七件事都是我管，用不着你费心。’他真的就听我的话，三更打灯五更鸡，闷倒头读书……”

“罗四姐”，七姑奶奶打断她的话问：“你这开门七件事，怎么管法？”

“我绣花，不光是绣花，还替绣庄去收件，到后来做‘小包’，一批绣货包下来，再分给人家去做，日子过得很舒服。七姐，上海滩繁华地方，遍地银子，只要你肯花工夫去捡。不瞒你说，我就不相信，世界上有饿死的人。饿死的人是有，那是因为有钱买不到米，不是没有铜钱买米。这不一样的。七姐，你说是不是？”

“怎么不是？”七姑奶奶笑道：“你的说法，倒跟小爷叔很象。”她紧接着又问：“后来呢？”

“后来杭州光复了。他同我说，考秀才要到杭州去考，将来举人也是杭州考，家一搬到杭州，你的这点基础，就要抛掉了。不如捐个监生，下回直接进京去考举人，头一年秋天考中了，第二年春天再考进士。如果在浙江考中了举人，考进士还是要进京。一番手续两番做，反而不划算。我想不错，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就更加用功了。唉！”罗四姐叹口气，说不下去了。

“用功用出毛病来了？”练达人情的七姑奶奶问说。

“先是吐血。”罗四姐用低幽但很平静的声音说。“他还瞒着我，吐血吐到手帕里，手帕自己去洗。脸色越来越白，到了下半天，颧骨上倒象搽了胭脂，我懵懵懂懂，还不当它一回事。有一天他有应酬回来，我替他脱袍子，随手在口袋里一摸，摸出一条上有血迹的手帕，才晓得他是痲病。”

“痲病？”七姑奶奶神色紧张，“后来呢，照样还是赶考去了？”

“没有。他这样子怎么能赶考？”

“以后呢？”

以后自然是养病。痲病俗称“馋痲病”，想吃这个，想吃那个，罗四姐总依着他的性子去办，办来了，却又浅尝即止，剩下来的不仅是食物，还有他的歉疚。

“我听人说，痲病只要胃口好，还不要紧，象他那样子，馋是馋得要命，胃口一点都没有。人一天比一天瘦，不过三个月的工夫。唉！”罗四姐又是一声长叹。

七姑奶奶不必再谈她的丈夫，觉得要关心的是罗四姐，“你现在住在哪里？”她问。

“南市。天主教堂后面。”

“日子过得很艰难吧？”

“也还好。”罗四姐淡淡地答说。

“有没有伢儿？”

“没有。”罗四姐口中干脆，内心不免抱歉。

“既无儿女，年纪也离‘老’字还早……”七姑奶奶突然咽住。毕竟还是第一次见面，哪里能谈得那么深。

看看没有话了，罗四姐便即告辞：“七姐，我要走了。”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明天我再来看你。”

“不，不！”七姑奶奶急忙拦阻，“何必等到明天？我们一见如故，你不要见外，在我这里吃了饭，我再拿马车送你回去。”

罗四姐原是没话找话，并没有想走的意思，见她留客之意甚殷，落得将顺。

“七姐的话，一点不错。”她复又坐了下来，“我也觉得我们一见如故，大概是前世的缘分。”

“罗四姐，你说到‘前世的缘分’，我就更不肯放你回去了。”七姑奶奶的心又热了，“你这个样子不是个了局。守寡这回事，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我劝你……”

她的话没有说完，但要劝的是什么，却无需明言，就会知道。于是，罗四姐很坦率地答说：“我也不想造‘节孝坊’，不过，这回是要好好挑一挑了。”

正在谈着，胡雪岩来了，“果然是罗四姐！”他怔怔地望着她，心中百感交集，有无数的话要说，但都堵在喉头，竟不知说哪一句好。

相形之下，罗四姐反显得比较沉着，站起来说道：“从前我叫你的名字，现在不晓得叫你啥好？”

“你仍旧叫我雪岩好了。”

“这不象样。你现在是大老板，哪里好直来直去叫名字，也忒嫌没分寸。”

“这样好了，”七姑奶奶插嘴说道：“大家都叫他胡大先生，或者大先生，罗四姐，你也这样叫好了。”

“好的，好的。这是禀称。大先生，我们没有见面有九年了吧？”

胡雪岩默默算了一下，“九年！”他说，“虽说九年，同隔世一样。杭州光复之后，左大人叫我办善后，我叫人到处访你，音信毫无，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已经在上海了。”

“喔，怎么会到了上海了呢？”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七姑奶奶心想，罗四姐这一谈身世遭遇，要费好些辰光，她是已听说过了，不必在此白耗工夫，便即起身说道：“罗四姐，小爷叔，你们都在这里便饭，我去料理一下，你们慢慢谈。”

所谓料理，只是交代几句话的事，一是到馆子里叫菜，二是通知古应春，家中有客，胡雪岩也在，晚上有饭局最好辞掉。

回家来陪客。然后坐在客厅间壁的小房间里，打开了房门，一面闭目养神，一面听他们叙旧。

“罗四姐，”她听见胡雪岩在说，“你从前帮过我许多忙。现在我总算立直了，不晓得不啥地方可以帮你的忙，请你尽管说。”

“多谢你。你也还混得落，到我混不落去的时候，再请你大先生帮忙。”

“你一个人这样混也不是一个了局。”

听得这话，七姑奶奶心中一动，悄悄起身，遥遥相望，只见胡雪岩与罗四姐四目凝视，心里在想：他们那一段旧情，又挑起来了。

她猜得不错。胡雪岩觉得九年不见，罗四姐变了，从前是一根长辫子甩来甩去，走路腰扭得很厉害，左顾右盼，见了陌生人不会脸红的小家碧玉，如今沉静得多了，皮肤也白净得多了，瓜子形的清水脸上，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不似从前那么灵活，但偶尔瞟他一眼，仿佛有无数心事要倾诉似地。

最动人的是堕马髻旁戴一朵白头绳结成的菊花。胡雪岩选色，喜欢年轻孀妇，所以这朵带孝白菊花，最逗人遐思。

“这样好不好，”胡雪岩说：“我帮你在杭州开一家绣庄。”

“不！我不想回杭州。”

“为啥呢？”

“在上海住惯了。”

“那么，绣庄就开在上海？”

“多谢你。”罗四姐说，“等我想一想。”

七姑奶奶很想再听下去，但古应春回来了，不能不抢先一步截住他，略略说了生客的来历，方始带他到客厅，与罗四姐见面。

“喔，”罗四姐很大方地捡袄为礼，口中叫一声：“七姐夫。”

是这样亲近的称呼，使得古应春很快地消失了陌生感，象跟熟人那洋谈了起来。不久，馆子里送了菜来，相将入席，大家都尊罗四姐上坐，她说什么也不肯，结果依旧是胡雪岩首座一张八仙桌，主客四人，各占一方。

“罗四姐会吃酒的。”胡雪岩对七姑奶奶说，“而且酒量好得很。”

“这样说，葡萄酒是太淡了。”七姑奶奶问说：“罗四姐，你喜欢哪种酒，烫花雕来好不好？”

“谢谢。我现在酒不吃了。”

“为啥要戒酒？”七姑奶奶说：“你一个人，正要吃酒，一醉解千愁。”

“你看你！”古应春埋怨地说：“你没有吃酒，倒在说醉话了。人家罗四姐日子过得好好地，何必借酒浇愁？”

“好！算我说错了。”七姑奶奶让步，复又劝客人：“你为我开戒，我陪你吃两杯。”

“不敢当，不敢当。七姐一定要我吃，我就吃。”

“守和好。你说，吃啥酒？”

“你吃啥，我吃啥。”

“我是吃了好玩儿的。只怕你不喜欢。”

七姑奶奶到柜子里取来一瓶薄荷酒，葫芦形的瓶子，碧绿的酒，非常可爱，倒将罗四姐的酒兴引发了。

“我也吃杯薄荷酒。”胡雪岩凑趣，举杯在手，看着七姑奶奶说：“我劝罗四姐开一家绣庄，你们看好不好？”

“大先生，我想过了”。罗四姐接口说道：“多谢你的好意，我是力不从心。本钱虽归你出，也要人手，我一个人照应不过来。”

“那怕什么？请七姐帮你的忙，外场请应春照应。另外我再派两个老成靠得住的伙计给你。你做现成的老板好了。”

“吃现成饭也没啥意思。”

言语有点谈不拢。古应春觉得这件事暂时以不谈为妙，便将话扯了开去，作主人的当然要拣客人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自然而然地谈到了“顾绣”。

中国的刺绣分三派，湖南湘绣、苏州苏绣以外，上海独称“顾绣”，其中源远流长，很有一段掌故，罗四姐居然能谈得很清楚。

“大家都晓得的，顾绣是从露香园顾家的一个姨太太传下来的。我现在住的地方，听他们说就是露香园的基址……”

露香园在上海城内西北角，先是明朝道州知府顾名儒所建，本名“万竹

山居”。顾名儒的胞弟叫顾名世，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官拜尚宝丞，告老还乡，宦囊甚丰，看万竹山居东面的空地尚多，于是拓宽来开辟一座池塘，哪知此地本来就是池，有掘出来的一块石碑为证。碑上刻的是“露香池”三字，而且是赵子昂的手笔。因此，顾名世将万竹山居改名“露香园”，那座池塘当然一仍其旧，依然叫做“露香池”。

顾名世的姬妾很多，其中有一个姓纓，她在京城的时候，学会了刺绣，而且是宫中传出来的诀窍，纓姨娘在这方面有天才，更加改良，益见精妙。五色丝线孽，细针密缕，颜色由浅入深，浑然一体，配色之美，更不在话下。最见特色的是，顾绣以针代笔，以丝线作丹青，以名迹作蓝本，山水、人物、花鸟，无不气韵生动，工细无匹，当时称为“画绣”。纓姨娘曾经仿绣赵子昂的《八骏图》，董其昌认为即使是赵子昂本人用笔，亦未见得能胜过她。又绣过一幅《停针图》，真是穷态极研，而且无法分辨是画，是绣。后来由扬州的一位监商，拿一个汉玉连环，及南唐名家周昉作画的一幅美人图交换了去。

由于纓姨娘的教导，露香园的女眷，下至丫头，都会刺绣，而且极精，“画绣”之名大著，顾名世本人的名字，反而不为人所知，以至于顾名世有一次酒后大发牢骚，说他“寄名于汝辈十指之间”。

不过称为“顾绣”是入清以后的事。顾名世有个孙女儿，嫁夫姓张，二十四岁居孀，有个一岁的儿子。抚孤守节，全靠纤纤十指，绣件不输于纓姨娘，但除绣画以外还绣普通的花样，生意很好，“顾绣”便取“画绣”之名而代之，传遍南北。同时“顾绣”也成了上海的一伴名产，家学户习，甚至男子也有学刺绣的。

罗四姐讲得头头是道，胡雪岩与七姑奶奶也听得津津有味。不过古应春却有些心不在焉，他关心的是胡雪岩这天在长三堂子中有六七处应酬，每处坐半点钟，连路上的工夫，至少亦要四个钟头，所以等罗四姐谈得告一段落，便提醒他说：“应该去了。”

一听这话，胡雪岩便皱起了眉，“可以不去的，有哪些地方？”他问。

“最好都去。万不得已，那么，有两处非去不可。”

“好吧！就去这两处。”胡雪岩问道：“罗四姐呢？应该有人送。”

“不要了。”七姑奶奶说：“城里这么远，又是晚上。”

七姑奶奶是不由分说要留客过夜了。罗四姐也想留下来，不过家里只有一个老苍头看门，她一夜不回去，害老苍头着急，亦觉于心不忍。

“这倒容易。”古应春说：“请罗四姐把府上的地址告诉我，我派人去通知。”

于是胡、古二人先行离席，七姑奶奶陪着罗四姐吃完饭，领她到专为留堂客的客房，检点了补褥用具，请罗四姐卸了妆，再舒舒服服喝茶闲谈。

一谈谈到午夜，古家照例每天必有消夜，正在吃粥时，古应春回来了，同行的还有胡雪岩。

“小爷叔没有回去？”七姑奶奶信口说了一句。

“我想来吃粥。”胡雪岩也信口回答。

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特为来看罗四姐。卸了妆的她，梳一条松松的大辫子，穿的是散脚裤、小夹袄，照规矩是卧室中的打扮，见不得“官客”的。不过既然让官客撞见了，也就只好大大方方地，视如无事。

“你们走了哪两家？”七姑奶奶问。

“会乐里雅君老五家。还有昼锦秋月楼老四家。”古应春答说。

“秋月楼老四不是从良了吗？”七姑奶奶问说：“莫非‘溜了个浴’又出来了？”

“倒不是她要‘溜浴’，”胡雪岩答说：“是让邱家的大太太赶出来的。”

“喔。”七姑奶奶问：“老四还是那么瘦？”

“稍微发福了。”

“那好，她是要胖一点才好看。”

他们在交谈时，罗四姐的眼光不断扫来扫去，露出诧异的神色，七姑奶奶觉察到了，“罗四姐，”她问：“你逛过堂子没有？”

“没有。”罗四姐答说：“听都没有听说过。”

“女人逛堂子，只有我们这位太太。”古应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罗四姐，要不要让她带你去开开眼界？”

“谢谢，谢谢！”罗四姐一面笑，一面瑟缩手，“我不敢。”

“怕啥？”七姑奶奶鼓励她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要到堂子里去过，才晓得为啥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会交墓库运？你懂了其中的道理，你家老爷也就不会交墓库运了。”

“这又是啥道理呢？”

“因为你懂了，女人家要怎么个样子，才能收男人的心？他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要逼了他去做，他不喜欢听的话，你少说。他喜欢的东西，你也要当自己的事情那样子放在心上。到了这个地步，你尽管放他出去逛堂子，吃花酒，他一颗心还是在你身上的。”

“怪不得！”罗四姐笑道：“七姐夫这样子听你的话。”

“听她的话倒不见得。”古应春解嘲似地说：“不过大概不至于交墓库运。”

“是不是？”七姑奶奶怂恿着说：“我们去打个茶围，有兴致再吃它一台酒，你也长长见识。又不跟他们男人家在一起，怕啥？”

“我用不着长这个见识了。孤家寡人一个，这番见识也用不着。”

说着，抬起头来，视线恰好跟胡雪岩碰个正着。赶紧避开，却又跟七姑奶奶对上了，看她似笑非笑的神情，罗四姐无缘无故地心虚脸红，竟有些手足无措了。

于是胡雪岩便叫一声：“七姐，应春！”接着谈一件不相干的事，目的是将他们夫妇俩的视线吸引开去，为罗四姐解围。

“我的酒不能再吃了。”罗四姐找个谈话的空隙，摸着微微发烧的脸说：“再吃要醉了。”

“不会的。酒量好坏一看就看出来了。”七姑奶奶说：“只怕是酒不对你的胃口。”

“大概是。薄荷酒带甜味，酒量好的人，都不喜欢甜味道。”古应春问道：“罗四姐，你吃两杯白兰地好不好？”

“吃两种酒会醉。”

“不会，不会！”七姑奶奶接口，“外国人一顿饭要吃好几种酒，有的酒在饭前，有的酒在饭后，杂七杂八都吃在肚皮里，也没有看他们有啥不对。”

“真的？”

看样子并不坚拒，古应春便起身去取了一瓶三星白兰地，拿着螺丝钻在开瓶塞时，罗四姐开口了。

“我听人家说，这种酒上面那块月牙形招头纸，拿湿手巾擦一擦，会有三个蓝印子出来。没有蓝印子的就是假酒。”

“这我们还是第一回听说，试试看。”

叫人拿块湿手中来擦了又擦，毫无反应，罗四姐从从容容地说：“可见得听来的话靠不住。府上的酒，哪里会有假的？”

“这也不见得，要尝过才算数。”七姑奶奶起身去拿了两个水晶酒杯来，向她丈夫说：“只有你陪罗四姐了。”

“胡大先生，你呢？”罗四姐问。

“我酒量浅，你请。”

“罗四姐，”七姑奶奶又提逛堂子的事了，“怎么样，哪一天？”

“七姐，”胡雪岩玩笑似地插嘴：“帮衬我打个‘镶边茶围’好不好？”

“哪个要你‘镶边’，不但不要你镶边，我们还要‘剪’你的‘边’呢！”

罗四姐看他们这样随意开玩笑，彼此都没有丝毫做作或不自然的神色，知道他们的交情够深了。而且看七姑奶奶不但爽朗热心，似乎胡雪岩很听她的话。她心里在想，如果对胡雪岩有什么盘算，一定先要将七姑奶奶这一关打通。

于是，她的语气改变了，先是提到“堂子”就觉得是个不正经的地方，谈都不愿谈，这时候却自动地问道：“七姐，什么叫‘剪你的边’？”

“‘剪边’就是把人家的相好夺过来。”七姑奶奶凑过去，以一种顽皮好奇的神态，略略放低了声音说：“我带你去看看小爷叔的相好，真正苏州人，光是听她说说话，你坐下来就不想走了。”

“真正苏州人？”罗四姐不懂了，“莫非还有假的苏州人？”

“怎么没有？问起来都说是苏州木渎人，实在不过学了一口‘堂子腔’的苏白而已。”

“苏白就是苏白，什么叫堂子腔的苏白？”

“我不会说，你去听了就知道了。”

“好啊！”一直坚拒的罗四姐，趁此转圜，“几时跟七姐去开开眼界。”

“你们去是去，”古应春半真半假地警告：“当心《申报》登你们的新闻。”

“喔，”胡雪岩突然提高了声音说：“应春提到《申报》，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从去年冬天天津到上海的电报通了以后，我看《申报》上有些新闻是打电报回来的。盛杏荪当电报局总办，消息格外灵通，有些生意上头，我们消息比人家晚，哪怕只不过晚一步，亏就吃得很大了。所以，我有个念头，应春，你看能不能托《申报》的访员帮忙？”

“是报行情过来？”

“是啊。”

“那，我们自己派人在天津，每天用密码发过来好了。”

“那没有多少用处。”胡雪岩说：“有的行情，只有访员才打听得到。而且，也不光是市面上的行情，还有朝廷里的行情。象去年冬天，李大先生的参案……”

“李大先生，”是指李瀚章。七姑奶奶的性情，外粗内细，一听谈到这些当朝大老的宦海风波，深知有许多有关系的话，不宜为不相干的人听见，传出去会惹是非，对胡雪岩及古应春都没有好处，所以悄悄拉了罗四姐，同时还做了个示意离席的眼色。

“他们这一谈就谈不完了，我们到旁边来谈我们的。”

罗四姐极其知趣，立刻迎合着七姑奶奶的意向说：“我也正有些话，不便当着他们谈。七姐，我心里头有点发慌。”

“为啥？”

罗四姐不即回答，将七姑奶奶拉到一边，在红丝绒的长安乐椅上并排坐了下来，一只手执着七姑奶奶的手，一只手只是摸着因酒而现红晕的脸。

“是不是身子不舒服？”七姑奶奶不安地问：“怎么好端端地，心里会发慌？”

“不是身子不舒服。”罗四姐仿佛很吃力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忽然会有象今天这样子一天，又遇见雪岩，又结识了七姐你，好比买‘把儿柴’的人家，说道有一天中了‘白鸽票’，不晓得怎么好了。”

七姑奶奶虽是松江人，但由于胡雪岩的关系，也懂杭州话，罗四姐的意思是，升斗小民突然中了奖券，也就是拿穷儿暴富的譬喻，来形容她自己的心境。七姑奶奶觉得她的话很中听，原来就觉得她很好，这下便更对劲了。

不过要找一句适当的话来回答倒很难，所以她只是笑嘻嘻地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我一个寡妇，哪里有过这种又说又笑又吃酒的日子。他要帮我开绣庄，你要请我逛堂子，不要说今生今生，前世都不曾想到过的。”

踌躇满志之意，溢于言表，七姑奶奶当然看得出来，抓住她一只手，合拢在那那双只见肉、不见骨的温暖手掌中，悄悄问道：“罗四姐，他要帮你开绣庄，不过一句话的事，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呢？”

罗四姐不答，低垂着眼，仿佛有难言之隐，无法开口似地。

“你说一句嘛！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勉强不来的事。”

“我怎么会。不愿意呢？不过，七姐，”罗四姐倏然抬眼，“我算啥呢？”

“女老板。”

“出本钱是老板，本钱又不是我的。”

七姑奶奶始而诧异，做现成的老板，一大美事，还有什么好多想的？继而憬然有悟，脱口说道：“那么是老板娘？”

罗四姐又把头低了下去。幽幽地说：“我就怕人家是这样子想法。”

不说自己说人家，言外之意就很微妙了。遇到这种时候，七姑奶奶就不会口没遮拦了，有分寸的话，她拿把握住分寸，才肯出口。

“罗四姐，”她终于开口探问了，“你年纪还轻，又没有儿女，守下去没有意思嘛。”

在吃消夜以前，罗四姐原曾谈过身世。当时含含糊糊表示过，没有儿女，此时听七姑奶奶这样说，她觉得应该及时更正。才显得诚实。

“有个女儿。”她说，“在外婆家。”

“外婆在哪里？”

“杭州。”

“女儿不比儿子，总是人家的。将来靠女婿，他们小夫妇感情好还好，不然，这碗现成饭也很难吃。尤其是上有婆婆，亲家太太的脸嘴，实在难看。”

“我是决不会靠女婿的。”罗四姐答说，声音很平淡，但字字清楚，显得很有把握。

“那么你靠哪个呢？”

“靠自己。”

“靠自己就更要有样靠得住的东西了。”

意在言外，是劝她接受胡雪岩的资助，但罗四姐就在这一顿消夜前后，浮动在心头各种杂念，渐渐凝结成一个宗旨：要接受胡雪岩的好处，就不止于一家绣庄，否则宁可不受。因而明知其意，却装作不解。

七姑奶奶当然不相信她不懂这话，沉默不答，必是别有盘算，便追问着说：“你说我的话是不是？靠自己是有志气的事，不过总也要有一样东西抓在手里。绣花这样本事，全靠年纪轻、眼睛亮、手底下准，没有几年，你就靠不住了。”

靠得住的便是绣庄。罗四姐不会再装不懂了，想一想说：“要说开绣庄，我再辛苦两三年，邀一两个姐妹淘合伙，也开得起来。”

莫非是嫌胡雪岩的忙帮得不够？还是性情耿介，不愿受人的好处？七姑奶奶一时还看不出来，便也就保持沉默了。

“七姐，”罗四姐忽然问道：“胡家老太太还在？”

“健旺得很呢。”七姑奶奶问：“你见过？”

“见过。”

“那么，胡太太呢？也见过？”

“也见过。”罗四姐忽然幽幽地叹了口气。

这一下，七姑奶奶恍然大悟。胡雪岩未忘旧情，罗四姐旧情未忘。胡雪岩那边不会有什么障碍，如果罗四姐这方面肯委屈，倒也未始不是一件美事。

感情上的事，要两厢情愿。七姑奶奶当时便作了个决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去接近。果然有缘，两情相洽，那时看情形，再来做现成媒人，也还不迟。

“阿七，”古应春在喊，“小爷叔要走了。”

七姑奶奶转脸看时，小大姐已在伺候胡雪岩穿马褂了，“小爷叔，”她说：“今天不算数，明天晚上我正正式式请罗四姐，你有没有空？”

胡雪岩尚未答话，罗四姐抢在前面谦谢，“七姐，七姐，”她说，“你太客气了。”

“不是客气，道理上应该。”七姑奶奶又说：“就算客气，也是这一回。”

罗四姐不作声了，胡雪岩便笑着问她说道：“你看，七姐就有这点本事，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能够把你的嘴封住，没话可说。”

“我话还是有的，”罗四姐说：“恭敬不如从命。”

“你这话。”七姑奶奶说道：“才真的太客气了。”

“那么，还有句不客气的话：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好，好。下不为例。”

古应春与胡雪岩互相看了一眼，有同感的默契，罗四姐也是个角色，针锋相对，口才上并不逊于七姑奶奶。

“闲话少说，”七姑奶奶问道：“小爷叔，明天晚上你到底有没有空？”

“没有空，也要抽出空来啊！”

“罗四姐，你看，你多少有面子！”

“哪里，我是沾七姐你的光。”

“地方呢？”胡雪岩插嘴问说。

“你看呢？”七姑奶奶征询丈夫的意见，“我看还是在家里吧！”

“也好。”

“那就说定了。”七姑奶奶又说：“小爷叔，还有句话，我要言明在先。罗四姐今天住在我这里，明天早晨，我送她回去，下午再去接她，不过。晚上送她回家，小爷叔，是你的差使了。”

这是试探罗四姐，如果她对胡雪岩没有意思，一定会推辞，一个男人，深夜送单身女子回家，那会在邻居之中引起极多的批评，罗四姐果真以此为言，七姑奶奶是无法坚持一定要胡雪岩送的。

推辞也很容易，最简捷的办法，便是说夜深不便，仍旧想住在古家。可是，她不是这样说，说的是：“胡大先生应酬多，不要再耽误他的工夫了。”

“没有，没有！”胡雪岩赶紧接口：“明天晚上我没有应酬。”

七姑奶奶看着罗四姐笑了，这一笑倒使得她有些发窘，将视线避了开去。

第二天，七姑奶奶送罗四姐回家，她家住南市，一楼一底的古库房子，这条弄堂是小康之家集居之地。

楼上住家，楼下客厅。客厅中已坐满了人，大多挟着一个平平扁扁的包裹，有个中年妇女首先迎上来埋怨似地说：“罗四姐，你昨天一天哪里去了？我儿子要看病，急着要交货等钱用。”

“喔。”罗四姐歉然答说：“昨夜我住在我姐姐那里。”

谁也没有听说过罗四姐有个姐姐，所以不免好奇地注视七姑奶奶，看她一副富态福相，衣服华丽不说，腕上一双翠镯，指上黄豆大一枚闪光耀眼的金刚钻戒指，便使得大家另眼相看了。

七姑奶奶却毫无架子，而且极其爽朗，“你先不要招呼我，大家都在等你。”她对罗四姐说：“你赶紧料理，我来帮你。”

“再好没有。”罗四姐高叫：“老马，老马！”

老马是她请的帮手，五十多岁，帮她管帐兼应门，有时也打打杂，人很老实，但语言木讷，行动迟缓。这么多交货领货的人，无以应付，索性在厢房里躲了起来，此时听得招呼，方始现身。

平时收货发货，只有罗四姐跟他两个人，这天添了一个帮手，便顺利得多，但也一直到中午，方能毕事。“真对不起。”罗四姐说，“累你忙了半天。”接着便关照老马，到馆子里叫菜，要留七姑奶奶吃饭。

“你不必客气，我来认一认地方，等下再来接你。家里还有事要料理，我索性楼上都不上去了，下半天来了再来看你的卧房。”

这在罗四姐倒是求之不得，因为卧房中难免有凌乱不宜待客之处。“既然这么说，我也不留七姐了。”她说：“下半天七姐派车子来好了，自己就不必劳驾了。明天晚上，我请七姐、七姐夫来吃便饭，不晓得七姐夫有没有空。”

“等下再说好了。”

客人一走，罗四姐便从容了，吃过饭，她有午睡的习惯。一觉醒来，想起胡雪岩晚上要来，当即唤小大姐，连老马都叫了上来，帮着拖地板、抹桌子、擦窗户，换了干净的被褥，又把一套平时难得一用的细瓷茶具亦找了出来，另外备了四个果盘。等预备停当，开始妆扮，好在她一向是一张清水脸，只加意梳好一个头，便可换衣服坐等了。

等到五点钟，只听楼下人声，小大姐匆匆忙忙奔上来说：

“胡老爷来了。”

罗四姐没有想到是他来接，好在都已经预备好了，不妨请他上楼来坐。于是走到楼梯口说道：“胡大先生，怎么劳你的驾？”

要不要上来坐一坐。”

“好啊！”影随声现，罗四姐急忙闪到一边。江浙两省，男女之间的忌讳很多，在楼梯上，上楼时必是男先女后，下楼正好相反，因为裙幅不能高过男人头顶，否则便有“晦气”。罗四姐也是为此而急忙闪汗，等胡雪岩上了楼梯，她已经亲自打着门帘在等了。

胡雪岩进了门，先四周打量一番，点点头说：“收拾得真干净，阳光也足，是个旺地。”

“寡妇人家，又没有儿子，哪里兴旺得起来？”

胡雪岩没想到她一开口就是很直也很深的话，一时倒不知该持何态度？便只好笑笑不答。

这时小大姐已倒了茶来，罗四姐便照杭州待客之礼，将高脚果盘中的桂圆、荔枝、瓜子、松子糖之类，各样抓一些，放在胡雪岩面前，一个说：“不好吃。”一个连声：“谢谢。”

“罗四姐，有点小意思。你千万要给我一个面子。”胡雪岩又说：“跟我来的人，手里有个拜匣，请你关照小大姐拿上来。”

取来一个乌木嵌银丝的拜匣，上面一把小小的银丝，钥匙就系在搭扣上，打开来看，里面是三扣“经折”，一个小象牙匣子。

胡雪岩先拿起两扣，一面递给罗四姐，一面交代：“一个是源利的，一个是汪泰和的。”

源利与汪泰和是上海有名的两家大商号，一家经营洋广杂货，一家是南北货行。罗四姐接过经折来看，户名是“阜康钱庄”，翻开第一页，上面用木戳子印着八个字：“凭折取货，三节结帐，”意思是罗四姐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凭折到这两家商号随便索取，三节由阜康付帐。

这已经是厚惠了，再看另一扣经折，罗四姐不由得心头一震，是一扣阜康的定期存折，存银一万两，户名叫做“维记”。

“本来想用‘罗记’，老早有了，拆开来变‘四维记’哪晓得这个户名也有了，只好把‘四’字搁起，单用‘维记’。喏，（编注：“罗”字繁体为‘𠃉’。）胡雪岩拿起小象牙匣子，“外送一个图章。”

罗四姐接过经折与牙章，放在桌上，既非辞谢，亦未表示接受，只说：“胡大先生，你真的阔了。上万银子，还说小意思。”

“我不说小意思，你怎么肯收呢？”

“我如果不收，你一定要跟我争，空费精神。”罗四姐说：“好在送不送在你，用不用在我。这三个经折，一颗图章，就放在我这里好了。”

她做事说话，一向胸有丘壑，胡雪岩认为不必再劝，便即说道：“那么，你把东西收好了，我们一起走。”

“怎么走法？”

“你下去就晓得了。”

胡雪岩是坐轿子来的，替罗四姐也备了一乘很华丽的轿子，他想得很周到，另外还加了一顶小轿，是供她的女仆或小大姐乘坐的。

胡雪岩还带了三个跟班，簇新的蓝布夹袍，上套玄色软缎坎肩，脚下薄底快靴。由于要骑马的缘故，夹袍下摆都掖在腰带中，一个个精神轩昂，礼节周到。罗四姐也很好面子，心里不由得在想：出门能带着这样子的“底子”，主人家自然很显得威风了。

正要上轿时，罗四姐忽然想到一件事，还得回进去一次。原来她是想到

应该备礼送古家，礼物现成，就是绣货。送七姑奶奶的是两床被面、一对枕头、一堂椅被、两条裙子，这已经很贵重了，但还不如送古应春的一条直幅，是照宋徽宗画的孔雀，照样绣下来的，是真正的“顾绣”。

到得古家，展现礼物，七姑奶奶非常高兴，“你这份礼很重，不过我也不客气了。”她说：“第一，我们的日子还长，总有礼尚往来的时候。第二，我是真正喜欢。”当时便先将绣花椅披，陈设起来，粉红软缎，上绣牡丹，显得十分富丽。

“七姐，”罗四姐说：“你比一比这两条裙子的料子看，是我自己绣的。”

一条是红裙，上绣百蝶，色采繁艳，令人眩目，“好倒是好，不过我穿了，就变成‘丑人多作怪’了。”七姑奶奶说，“这条裙子，要二十左右的新娘子，回门的时候穿，那才真叫出色。我留起来，将来给我女儿。”

“啊！”胡雪岩从椅子上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应春，你要请我吃红蛋了？”

原来古应春夫妇，只有一个儿子，七姑奶奶却一直在说，要想生个女儿。胡雪岩看她腰身很粗，此刻再听她说这话，猜想是有喜了。

古应春笑笑不答，自然是默认了。罗四姐便握七姑奶奶的手说：“七姐，恭喜，恭喜！几个月了。”

七姑奶奶轻声答了句：“四个月。”

“四个月了！唷、唷，你赶快给我坐下来，动了胎气，不得了。”

“不要紧的。洋大夫说，平时是要常常走动走动，生起来才顺利。”

“唷！七姐，你倒真开通，有喜的事，也要请教洋大夫。”罗四姐因为七姑奶奶爽朗过人，而且也没有外人，便开玩笑地问：“莫非你的肚皮都让洋大夫摸过了。”

“是啊！不摸怎么晓得胎位正不正？”

原是说笑，不道真有其事，使得罗四姐挤舌不下，而七姑奶奶却显得毫不在乎。

“这没有啥好稀奇的，也没有啥好难为情的。”

“叫我，死都办不到。”罗四姐不断摇头。

“罗四姐！”古应春笑道：“你不要上她的当，她是故意逗你。洋大夫倒是洋大夫，不过是个女的。”

“我说呢！”罗四姐舒了口气，“洋人那只长满黑毛，好比熊掌样的手，模到你肚皮上，你会不怕？”

七姑奶奶付之一笑，拿起另一条裙子料子看，月白软缎，下绣一圈波浪，上面还有两只不知名的鸟。花样很新，但也很大方。

“这条裙子我喜欢的，明天就来做。”七姑奶奶兴致勃勃地说：“穿在身上，裙幅一动，真象潮水一样。罗四姐，你是怎么想起来的。”

“也是我的一个主顾，张家的二少奶奶，一肚子的墨水，她跟我很投缘，去了总有半天好谈。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提起来一句古话，叫做‘裙拖六幅湘江水’，我心里一动，回来就配了这么一个花样。月白缎子不耐脏，七姐，我再给你绣一条，替换了穿。”

“这倒不必，我穿裙子的回数也不多。”

这时古应春跟胡雪岩在看那幅“顾绣”，开屏的孔雀，左右看去，色彩变幻，配上茶花、竹石，令人观玩不尽，胡雪岩便说：“何不配个框子，把它挂起来？”

“说得是。”古应春立刻叫直听差来吩咐：“配个红木框子，另外到洋行里配一面玻璃。最好今天就能配好。”

“接着又看被面、看枕头，七姑奶奶自己笑自己，说是“倒象看嫁妆”。惹得婢仆们都笑了。

“饿了！”胡雪岩问：“七姐，快开饭了吧？”

“都预备好了，马上就开。”

席面仍旧象前一天一样。菜是古应春特为找了个广东厨子来做的，既好又别致，罗四姐不但大快朵颐，而且大开眼界，有道菜是两条鱼，一条红烧、一条清蒸，摆在一个双鱼形的瓷盘中，盘子也很特别，一边白，一边黄，这就不仅罗四姐，连胡雪岩都是见所未见。

“这叫‘金银鱼’，”古应春说，“进贡的。”

胡雪岩大为诧异，“哪个进贡？”他问，“鱼做好了，送到宫里，不坏也不好吃了。”

“自然是到宫里，现做现吃。”古应春说，“问到是什么人进贡，小爷叔只怕猜不到，是山东曲阜衍圣公进贡的。”

“啊！”胡雪岩想起来了，“我听说衍圣公府上，请第一等的贵客，菜叫‘府菜’，莫非就是这种菜？”

“一点不错。府菜一共有一百三十六样，菜好不奇稀，奇的是每样菜都用特制的盘碗来盛。餐具也分好几种，有金、有银、有锡、有瓷，少一样，整桌台面都没用了，所以衍圣公府上请贵客，专有个老成可靠的老人家管餐具。”

“那么进贡呢？当然是用金台面？”

“这是一定的。”古应春又说：“宫里有喜庆大典，象同治皇帝大婚，慈禧太后四十岁整生日，衍圣公都要进京去道喜、厨子、餐具、珍贵的材料都带了去。须先请旨，预备哪一天享用府菜，到时候做好送进宫，有的菜是到宫里现做，这要先跟总管太监去商量，当然也要送门包。好在衍圣公府上产业多，不在乎。”

胡雪岩听了大为向往，“应春，”他问：“你今天这个厨子，是衍圣公府出身？”

“不是，他是广东人，不过，他的爷爷倒是衍圣公府出身。这里面有段曲折，谈起来蛮有趣的。”说着，他徐徐举杯，没有下文。

“喔，”七姑奶奶性急，“有趣就快说，不要卖关子！”

“我也是前两天才听说，有点记不太清楚了，等我好好想一想。”

“慢慢想。”罗四姐挟了块鱼敬他，“讲故事要有头才好听。”

“好！先说开头，乾隆末年……”

乾隆来年，毕秋帆当山东巡抚。阮元少年得意，翰林当了没有几年，遇到“翰詹大考”，题目是乾隆亲自出的，“试帖诗”的诗题是“眼镜”。这个题目很难，因为眼镜是明朝末年方由西洋传入中土，所以古人诗文中，没有这个典故，而且限韵“他”字，是个险韵，难上加难，应考的无不愁眉苦脸。

考试结果，阮元原为一等第二名，乾隆拔置为第一，说他的赋做得好，其实是诗做得好，内中有一联：“四目何此，重瞳不用他”，为乾隆激赏，原来乾隆得天独厚，过了八十岁还是耳聪目明，不戴眼镜，平时常向臣下自诩。因此，阮元用舜的典故“四目”、“重瞳”来恭维他，意思是说他看人

看事，非常清楚，根本用不着借助于眼镜。

大考第一，向来是“连升三级”，阮元一下子由编修升为詹事府少詹，不久就放了山东学政，年纪不到三十，继弦未娶。毕秋帆便向阮元迎养在山东的“阮老太爷”说：“小女可配衍圣公，请老伯做媒，衍圣公的胞姐可配令郎，我做媒。”阮元就此成了孔家的女婿。

衍圣公府上的饮撰，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孔子“食不厌精”，原有传统。因此，随孔小姐陪嫁过来的，有四名厨子，其中有一个姓何，他的孙子，就是古应春这天邀来的何厨。

“那么，怎么会是广东人呢？”胡雪岩问。

“阮元后来当两广总督，有名的肥缺，经常宴客，菜虽不如府菜，但已经远非市面上所及。不过不能用‘府菜’的名目，有人便叫它‘满汉全席’。总督衙门的厨子，常常为人借了去做菜，这何厨的爷爷，因此落籍，成为广东人。”

正谈到这里，鱼翅上桌，只见何厨头戴红缨帽，列席前来请安。这是上头菜的规矩，主客照例要犒赏，胡雪岩出手豪阔，随手拈了张银票，便是一百两银子。

“这盘鱼翅，四个人怎么吃得下？”

罗四姐说，“我真有点替七姐心痛。”

鱼翅是用二尺五口径的大银盘盛上来的，十二个人的分量，四个人享用，的确是太多了，七姑奶奶有个计较，“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她说：“留起一半吧！”

就一半也还是多了些，胡雪岩吃了两小碗，摩腹说道：“我真饱了。”接着又问：“这何厨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最近才从广州来。”古应春答说：“自己想开馆子，还没有谈拢。”

“怎么叫还没有谈拢？”

“有人出本钱，要谈条件。”

“你倒问问他，肯不肯到我这里来。”胡雪岩说，“我现在就少个好厨子。”

“好的。等我来问他。”

吃完饭围坐闲谈，钟打九点，七姑奶奶便催胡雪岩送罗四姐回家。在城开不夜的上海，这时还早得很，选歌征色、纸醉金迷的几处地方，如昼锦里等等“市面”还只刚刚开始。不过，胡雪岩与罗四姐心里都明白，这是七姑奶奶故意让他们有接近的机会，所以都未提出异议。

临上轿时，七姑奶奶关照轿夫，将一具两展的大食盒，纳入轿箱，交代罗四姐说：“我们家人请人吃晚饭有规矩的，接下来要请吃消夜。今天我请你们小爷叔做主人，到你府上去请。食盒里一瓷坛的鱼翅，是先分出来的，不是吃剩的东西。”

“谢谢，谢谢，”罗四姐说：“算你请胡大先生，我替你代做主人好了。”

“随便你。”七姑奶奶笑道：“哪个是主，”哪个是客，你们自己去商量。”

于是罗四姐开发了佣人的赏钱，与胡雪岩原轿归去。

到家要忙着做主人，胡雪岩将她拦住了。

“你不必忙，忙了半天，我根本吃不下，岂不是害你白忙，害我自己不安。依我说，你叫人泡壶好茶，我们谈谈天最好。”

“那么，请到楼上去坐。”

楼上明灯灿然，春风胎荡，四目相视，自然逗发了情思。罗四姐忽然觉得胸前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匆忙挺起胸来，微仰着脸，连连吸气，才好过些。

“你今年几岁？”她问。

“四十出头了。”

“看起来象四十不到。”罗四姐幽幽地叹了口气，“当初我那番心思，你晓得不晓得？”

“怎么不晓得？”胡雪岩说：“我只当我们没有缘分，哪晓得现在会遇见，看起来缘分还在。”

“可惜，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人老珠黄不值钱’。”

“这一点都不对，照我看，你比从前更加漂亮了，好比柿子，从前又青又硬，现在又红又软。”胡雪岩咽了口唾沫，“吃起来之甜，想都想得到的。”

罗四姐瞟了他一眼，笑着骂了句：“馋相！”

“罗四姐，”胡雪岩问道：“你记不记得，有年夏天，我替你送会钱去，只有你一个人在家……”

罗四姐当然记得，在与胡雪岩重逢那天晚上就回忆过。那天，是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菩萨生日，插了地藏香，全家都出去看放荷花灯，留她一个人看家，胡雪岩忽然闯了进来。

“你怎么来了？”

“我来送会钱。”胡雪岩说：“今天月底，不送来迟一天就算出月了，信用要紧。你们家人呢？”

“都看荷花灯去了。”罗四姐又说：“其实，你倒还是明天送来的好。因为我这笔钱转手要还人家的，左手来，右手去，清清爽爽，你今天晚上送来，过一夜，大钱不会生小钱，说不定晚上来了贼，那一来你的好意反倒害人。”

“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早知如此，我无论如何要凑齐了，吃过中饭就送来。”胡雪岩想了一下说：“这样子好了，钱我带回去，省得害你担心。这笔钱你要送给哪个，告诉我，明天一早，我替你去送。”

“这样太好了。”罗四姐绽开樱唇，高兴地笑着，“你替我赔脚步，我不晓得拿啥谢你？”

“先请我吃杯凉茶。”

“有，有！”

原来是借着插在地上的蜡烛光，在天井中说话，要喝茶，便需延入堂屋。她倒了茶来，胡雪岩一饮而尽，抹抹嘴问道：“你说你不晓得拿啥谢我？”

“是啊！你自己说，只要我有。”

“你有，而且现成。”胡雪岩涎着脸，“罗四姐，你给我亲个嘴。”

“要死！”罗四姐满脸绯红，“你真下作！”

如果罗四姐板起脸叫他出去，事便不谐，这样薄怒薄嗔，就霸王硬上弓，亦不过让她捏起粉拳，在他背上乱插一通而已。

主意打定，一个猛虎扑羊势，搂住了罗四姐，她挣扎着说：“不要，不要！我的头发。”

一听这话，胡雪岩知道不必用强，略略松开手说道：“不会，不会。不会把你的头发弄乱。”

说着，手在她腰上紧一紧，将嘴唇凑了上去。哪知就在这时候，门外有

人大喊：“罗四姐，罗四姐！”

罗四姐赶紧将他一推，自己退后两步，抹一抹衣衫，答应一声：“来了！”同时奴一奴嘴，示意胡雪岩躲到一旁。

来的是邻居，来问一件小事，罗四姐三言两语，在门外把他打发走了。等回进来时，站得远远地，胡雪岩再要扑上来时，她一闪闪到方桌对面。

“你好走了。刚刚那个冒失鬼一叫，我吓得魂灵都要出窍了。”罗四姐又说：“快，快，快点走。”

俩人都回忆着十年前的这一件往事，而且嘴角亦都出现了不自觉的笑意，只是罗四姐的笑意中，带着明显可见的帐惆与落寞。

“这句话有十年了吧？”

“十一年。”罗四姐答说：“那年我十六岁。”

“那么，欠了十一年的债好还了。”胡雪岩笑道：“罗四姐你欠我的啥，记得记得？”

“不记得了。”罗四姐又说：“就记得也不想还。”

“你想赖掉了？”

“也不是想赖。”罗四姐说，“是还不到还的时候。”

“要到啥时候呢？”

“我不晓得。”罗四姐忽然问道：“你看我的本事，就只配开一家绣庄？”问到这句话，胡雪岩的绮念一收，“我们好好来谈一谈。”他说，“你的本事，十几岁我就晓得了，那时候‘摇会’，盘利息，哪个都没有你精明。说一句实话，你如果是男的，我要请你管钱庄。”

“卖高帽子不要本钱的。”罗四姐笑道：“不管你说一定要男的才好管钱庄，这话我倒不大服气。”

“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本事不如男的，是女人家不大方便，尤其是你这样子漂亮，下面的伙计为了你争风吃醋，我的钱庄就要倒灶了。”

“要死！”罗四姐的一双脚虽非三寸金莲，但也是所谓“前面卖生姜，后面卖鸭蛋”裹了又放的半大脚，笑得有些立足不稳，伸出一只手去想扶桌沿，却让胡雪岩一把抄住了。

“不要说伙计，”胡雪岩笑道，“就是我，只怕也没心思在生意上头了，一天到晚担心，哪个客人会把你讨了去。”

杭州人叫“娶亲”为“讨亲”，这最后一句话，又勾起罗四姐的心事，“不要说了！”她夺回了手，坐到一旁，幽幽地说：“总怪我自己命苦。”

“我也难过啊！”胡雪岩以同感表示安慰，“我迟两年讨老婆就好了。”

“哼！”罗四姐微微冷笑，“你嘴里说得好听。”

“好听不好听，你等着看将来。”胡雪岩说道：“言归正传，你说你的本事不止于开一爿绣庄，那么，还有啥大生意好做？你说来我听听看。”

罗四姐不作声，低着头看桌面，睫毛不住眨动，盘算得好象出神了。

“明天再说。”罗四姐抬眼说道：“你明天来吃便饭好不好？”

“怎么不好？我明天下半年早一点来，好多谈谈。”

“不！你明天来吃中饭，下半年早一点走。晚上总不方便。”

胡雪岩想了一下说：“明天中午我有两个饭局，有一个是要谈公事，不能不到。这倒麻烦了。”

“那么后天呢？”

后天中午已有应酬，不过可以推掉的。”

“那就后天。”

胡雪岩无奈，只好答应：“后天就后天。”

“后天我弄两个杭州菜给你吃。”罗四姐又说：“现在我代七姑奶奶做主人，请你吃消夜。”

胡雪岩胃口不太好，本不想吃，但想到第二天不能会面，便有些不舍之意，惜吃消夜盘桓一会也好，便点点头：“不必费事！”

“现在的东西。”罗四姐说，“到楼下去吃好不好？”

原要在楼上小酌才够味，但那一来比较费事，变成言行不符，只好站起身来，跟着罗四姐下楼。“你吃什么酒？”

“随便。”胡雪岩说：“我又不会吃酒，完全陪你。”

“谢谢。既然你陪我，就陪我吃我自己泡的药酒。”

“喔，我倒想起来了……”

“慢点！”罗四姐说：“等我把桌子摆好了再说。”

桌子上摆出来四个碟子，火腿、脆鳝、素鸡糟白鲞是七姑奶奶送的。罗四姐另外捧来一个白瓷坛，倒出来的药酒，颜色不佳，但香味扑鼻，发人酒兴。

“你这酒看样子不坏，有没有方子？”

“有。名叫周公百岁酒。你要，我抄一个给你。”

“有这种方子，越多越好。”胡雪岩说，“我想开一家药店，将来要卖药酒。”

罗四姐不由得诧异，“怎么忽然想起来要开药店？”她问。

“其中有好些缘故。有个缘故是有人要我办各样成药，数量很大，我心里在想，不如自己开一家药店，既方便，又道地。”

“这个人是哪个？要那许多成药，做啥用场？”

原来左宗棠的西征将士，已发现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寄信到上海转运局，要采办大批丸散膏丹，因而触发了胡雪岩自己设一座大规模的药铺的构想。目前已请了一道陕甘总督衙门所发、请予免税的公文，派人到生药最大的集散地，直隶安国县采办道地药材去了。

对于这个计划，胡雪岩最感兴趣，认为是救世济民、鼓励士气最切实的一件事，一谈起来，滔滔不绝。罗四姐很用心地倾听着，遇有他说得欠明白之处，会要言不烦地提出疑问。这表示她不但能够领会他的计划，而且也关心他的事业，胡雪岩便越加兴奋了。

一谈谈到三更天，胡雪岩发现左右邻居看她家半夜里灯火辉煌，门前轿班高声谈笑，都好奇地在张望，不免抱愧，也不好意思再作流连。

“好了，后天中午再来。”胡雪岩站起身来说：“再谈下去，邻居要骂人了。”

到得第三天上午，胡雪岩照例先到阜康钱庄办事，有人告诉他说，“维记”来提了九千两银子，开出数目大小不等的十七张庄票。胡雪岩记在心里，并未多问。

由于那天到罗四姐家，自觉太招摇了，这天只带了一个跟班，亦未乘轿，而且坐了一辆“亨斯美”马车，在罗家弄口下车，将马车打发回去，步行赴约。本未过午，罗家客厅里还坐着七、八个客户在等候发落。

“胡大先生请坐。”罗四姐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说：“我马上就好了。”

“不忙，不忙！你尽管请治公。”

胡雪岩捧着一杯茶，悄悄坐在一边，看罗四姐处事，口讲指画，十分明快。她的客户似乎也服她，说如何便如何，绝无争执，所以不过一盏茶的工夫，都打发走了。

“佩服，佩服。”胡雪岩笑道：“实在能干。”

“能干不能干还不晓得。等我替你买的地皮涨了价，你再恭维我。”

胡雪岩摸不着头脑，“罗四姐，”他问：“你在说啥？”

“等等吃饭的时候再同你讲。你请坐一坐，我要下厨房了。”

厨房里菜都预备得差不多了，炉子上炖着鱼头豆腐，“件儿肉”在蒸笼里，凉菜盐水虾、葱焖鲫鱼和素鸡，是早做好了，起油锅炸个“响铃儿”，再炒一个荠菜春笋，就可以开饭了。

“没有啥好东西请你。”罗四姐说：“不过我想，你天天鱼翅海参，大概也吃腻了，倒不如清清爽爽几样家常菜，或许反例可以多吃一碗饭。”

“一点不错。”胡雪岩欣然落座，“本来没有啥胃口，现在倒真有点饿了。”

罗四姐笑笑不作声，只替他斟了一杯药酒，然后布菜。胡雪岩吃得很起劲，罗四姐当然也很高兴。

“你刚才说什么地皮不地皮，我没有听懂。请你再说一遍。”

罗四姐点点头，“你给我的折子，我昨天去提了九千两银子。”她问，“你晓得不晓得？”

“他们告诉我了。”

“从前年英租界改路名的辰光，我就看出来，外国人办事按部就班，有把握的，马路修到哪里，地价涨到哪里，可惜我没有闲钱来买地皮。前两个月还有人来兜我，说山东路……”

“慢点！”胡雪岩问道：“山东路在啥地方？”

“就是庙街。”

原来英租界新造的马路，最初方便他们自己，起的是英文名字，例如领事馆集中之处，名为 Consulate Road，江海关所在地名为 Customs Road。上海在战国时，原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当时为了松江水患，要导流入海，春申君开了一条浦江，用好的姓，称为黄浦江，或称黄歇浦，此外春申浦、春申江、申江，种种上海的别称，都由此而来。后人为了崇功报德，曾建了一座春申侯祠，又称春申君庙，但年深月久，遗址无处可寻。

相传建于明朝、地在三茅阁桥、供奉“三茅真君”的延真观，原来就是春申君庙，英国人便将开在那里的一条马路，称为 Temple Street，译成中文便是“庙街”。

英租界的地名很乱，工部局早就想反它统一起来，将界内的马路，分为两类，横的一类从东到西，用中国主要的城市命名，纵的自南至北，以中国的省名命名，因此领事馆路改名北京路，而第二个大城市是南京。便将外滩公园向西延伸的马路，改名南京路。

庙街是南北向，改名山东路。那是前两年的事，胡雪岩未尝留意于此，所以罗四姐提起这个新地名，他茫然莫辨。

庙街他是知道的，“呃，”他问：“有人兜你买庙街的地皮？”

“庙街现在是往南在造马路，那里的地皮，一定会涨价，所以我提了九千两银子出来，买了二十多亩地皮，已经成交了。”

胡雪岩大为诧异，求田问舍，往往经年累月，不能定局，她居然一天工

夫就定局了，莫非受人哄骗不成？

罗四姐看他的脸色，猜到他的心里，“你不相信？”她问。

“不是我不相信，只觉得太快了。”胡雪岩问，“你买的地皮，有没有啥凭证？”

“怎么没有”，我有‘道契’，还有‘权柄单’。

胡雪岩更为惊异，“你连‘小过户’都弄好了？”他说：“你的本事真大。”

“你不相信，我拿东西给你看。”

于是罗四姐去取了三张“道契”来。原来鸦片战争失败，道光二十二年签订《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洋人纷纷东来，但定居却成了疑问。“普天之下，莫非玉土”，中国的土地是不能卖给洋人的，这就不能不想个变通办法了。

于是道光二十五年由英国领事跟上海道签订了一份“地皮，章程”，规定了一种“永租”的办法。洋人跟土地业主接头，年纳租金若干，租得地皮，起造房屋，另外付给业主约相当于年租十倍的金额，称为“押手”，实际上就是地价。

租约成立后须通知邻近的地方，由地保带领，会同上海道及领事馆所派人员，会同丈量，确定四至界限，在契纸上附图写明白，由领事转送上海道查核。如果查明无误，即由上海道在“出租地契”加盖印信，交承租人收执，这就是所谓“道契”。

这种“道契”，产权清楚，责任确实，倘有纠葛，打起官司，是非分明，比中国旧式的地契，含糊不清，一生纠葛，涉讼经年，真是“有钱不置懊恼产”，海不当初。因此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请洋人出面代领道契，这原真假买假卖的花样，所以在谈妥条件，付给酬劳以后，洋人要签发一张代管产业，业主随时可以自由处置凭证，名为“权柄单”。而这种做法，称之为“挂号”，上海专有这种“挂号洋商”。地皮买卖双方订约成交之前，到“挂号洋商”那里，付费改签一张“权柄单”，原道契不必更易，照样移转给买方，一样有效。这就叫“小过户”。

罗四姐这三张道契，当然附有三张“权柄单”，是用英文所写。胡雪岩多年跟洋人打交道，略识英文，一看洋人所签的“抬头”是自己的英文名字，方始恍然，怪不得罗四姐有“我替你买的地皮”的话。

“不要，不要！地皮是你的。”胡雪岩将道契与权柄单拿到手中，“我叫人再办一次‘小过户’，过得你的名下。”

“你也不必去过户，过来过去，白白挑洋人赚手续费。不过，你把三张权柄单去拿给七姐夫看看，倒是对的。他懂洋文，洋场又熟悉，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趁早好同洋人去办交涉。”

“我晓得了。”胡雪岩问道：“罗四姐，我真有点想不通，你哪里学来的本事，会买地皮，而且一天工夫把手续都办好了。说真的，叫专门搞这一行的人去办，也未见得有你这么快。”

“没有的话。洋人做事情最爽快，你们双方谈好了，到他那里去挂个号，签个字就有多少银子进帐，他为啥要推三阻四？不过搞这一行的人，一定要拖两天，为啥呢？为的是显得他的脚步钱赚得辛苦。象我……”

罗四姐拿她自己的经验为证。谈妥了山东路的那块地皮，找个专门替人办“小过户”的人要去挂号，讲妥十两银子的“脚步钱”，却说需五天才能

办得好。罗四姐听人讲过其中的花样，当即表示只请他去当翻译，妒自己跟洋人打交道，脚步钱照付，果然，一去就办妥当了。

“我还说句笑话给你听，那个洋人还要请我吃大菜。他说他那里从来没有看见我们中国的女人家上门过。他佩服我胆子大，要请请我。”

“那么，你吃了他的大菜没有呢？”胡雪岩笑着问说。

“没有。”罗四姐说：“我说我有胆子来请他办事，没有胆子吃他的饭，同去的人翻译给他听了，洋人哈哈大笑。”

胡雪岩也笑了，“不要说洋人，我也要佩服。”他紧接着又说：“罗四姐，我现在才懂了，你是嫌开绣庄的生意太小，显不出你的本事是不是？”

“也不敢这样子说。”罗四姐反问一句：“胡大先生，你钱庄里的头寸很多，为啥不买一批地皮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买地。”

胡雪岩说他对钱的想法，与人不同，钱要象泉水一样，流动才好，买了地等涨价，就好比池塘里的水一样，要靠老天帮忙，多下几场雨，水才会涨，如果久旱不雨，池塘就干涸了。这种靠天吃饭的事，他不屑去做。

“你的说法过时了。”罗四姐居然开口批评胡雪岩，“在别处地方，买田买地，涨价涨得慢，脱手也不容易，钱就变了一池死水，在上海，现在外国人日日夜夜造马路，一造好，马路两边的田就好造房子，地价马上就涨了。而且买地皮的人，脱手也容易，行情俏，脱手快，地皮就不是不动产而是动产了。这跟你囤丝囤茧子有啥两样？”

一听这话，胡雪岩愣住了，想不到她有这样高明的见解，真有自愧不如之感。

“我要去了。”胡雪岩说：“吃饭吧！”

罗四姐盛了浅浅一碗饭来，胡雪岩拿汤泡了，啼哩呼噜一下子吃完，唤跟班上来，到弄口叫了一辆“野鸡马车”到转运局办公会客。晚上应酬完了，半夜来看古应春夫妇。

“说件奇事给你们听，罗四姐会做地皮生意，会直接跟洋人去打交道。你们看！”

古应春看了道契跟权柄单，诧异地问道：“小爷叔，你托她买的。”

“不是！”胡雪岩将其中原委，细细说了一遍。

“这罗四姐，”七姑奶奶说道：“真正是厉害角色。小爷叔……”她欲言又止，始终没有再说下去。

胡雪岩有点听出来了，并未追问，只跟古应春谈如何再将这三块地皮再过户给罗四姐的事。

“这个挂号的洋人我知道，有时候会耍花样，索性花五十两银子办个‘大过户’好了。”

胡雪岩也不问他什么叫“大过户”，只说：“你随便。好在托了你了。”

“罗四姐的名字叫什么？”

“这，把我问倒了。”

“罗四姐就是罗四姐。”七姑奶奶说：“姓罗名四姐，有啥不可以？”

胡雪岩笑道：“真是，七姐说话，一刮两响，真正有裁缝。”

古应春也笑了，不过是苦笑，搭讪着站起来说：“我来把她的名字，用英文翻出来。”

等古应春走入书房，胡雪岩移一移座位靠近七姑奶奶，轻声说道：“七

姐，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自从两个小的，一场时疫去世以后，内人身子又不好，家务有时候还要靠老太太操心，实在说不过去。这罗四姐，我很喜欢她，不晓得……七姐，你看有没有法子好想？”

“我已经替你想过了，罗四姐如果肯嫁你，小爷叔，你是如虎添翼，着实还要发达。不过，她肯不肯做小，真的很难说。”

“七姐，你能不能探探她的口气？”

“不光是探口气，还要想办法。”七姑奶奶问道：“‘两头大’呢？”

“‘两头大’就要住两处，仍旧要老太太操劳。”胡雪岩又说：“只要她肯在名分上委屈，其余的，我都照原配看待她。”

“好！我有数了。我来劝她。好在姑娘贤慧，也决不会亏待她的。”

“那么……”

好了，小爷叔！”七姑奶奶打断他的话说：“你不必再关照，这件事我比你还心急，巴不得明天就吃这杯喜酒。”

七姑奶奶言而有信，第二天上午就去看罗四姐，帮她应付完了客户，在楼上吃饭，随意闲谈，看她提到胡雪岩，神气中有着一种掩抑不住的仰慕与兴奋，知道大有可为，便定了一计，随口问道：

“你属蛇，我是晓得的。”七姑奶奶闲闲问道：“月份呢？”

“月份啊？”罗四姐突然笑了起来，“七姐，我的小名叫阿荷……”

“原来六月里生的。”七姑奶奶看她笑容诡异，话又未完，便又问说：“你的小名怎么样？”

“我小的时候，男伢儿都要跟我寻开心，装出老虎吃人的样子，嘴里‘啊嗒’、‘啊嗒’乱叫，又说我大起来一定是雌老虎，所以我一定不要用这个小名。那时候，有人有啥事情来寻我帮忙，譬如来一脚会，如果叫我阿荷，就不成功。这样子才把我罗四姐这个名字叫开来的。”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掌故。”七姑奶奶笑道：“说起来，雌老虎也不是啥不好的绰号，至少人家晓得丈夫怕你，也就不敢来欺侮你了。”

“我倒不是这种人。为啥要丈夫怕？”罗四姐摇摇头，“从前的事不去说它了！现在更谈不到了。”

“也不见得。一定还会有人怕你。”

罗四姐欲言又止，不过到底还是微红着脸说了出来：“七姐，你说哪个会怕我？”

七姑奶奶很深沉，点点头说：“人是一定有的，照你这份人材，普普通通的人不配娶你，娶了就怕你也是白怕。”

“怎么叫白怕？”

“怕你是因为你本事。象你这种人，一看就是有帮夫运的，不过也要本身是块好材料，帮得起来才能帮。本身窝窝囊囊，没有志气，也没有才具，你帮他出个一等一的好主意，他懒得去做，或者做不到，心里觉得亏欠你，一味是怕，这种怕，有啥用处？”

罗四姐听得很仔细，听完了还想了想，“七姐，你这话真有道理。”她说：“怕老婆都是会怕。”

“就是这个道理。”七姑奶奶把话拉回正题，“运是由命来的，走帮夫运，先要嫁个命好的人，自己的命也要好。有运无命，好比树木没有根，到头来还是空的。”

“七姐，命也靠不住。”罗四姐说，“我小的时候，人家替我算命，都

说命好，你看我现在，命好在哪里？”

“喔，当初算你的命，怎么说法？”

“我也不大懂，只说甲子日、甲子时，难得的富贵命。”

“作兴富贵在后头。”

“哪里有什么后头，有儿子还有希望，好比白娘娘，吃了一世的苦，到后来儿子中了状元，总算扬眉吐气了。我呢？有啥？”

“你不会再嫁人，生一个？”七姑奶奶紧接着又说：“二马路有个吴铁口，大家都说他算的命，灵极了，几时我陪你去看看他。”

“七姐，请他算过？”

“算过。”

“灵不灵呢？”

“当然灵。”七姑奶奶说：“他说我今年上半年交的是‘比劫运’，果然应验了。”

“什么叫‘比劫运’？”

“比劫运就是交朋友兄弟的运，我跟你一见就象亲姐妹一样，不是交比劫运？”

罗四姐让她说动心了，“好啊！”她问：“哪一天去？”

“吴铁口的生意闹猛得不得了！算命看流年，都要预先挂号的。等我叫人去挂号，看排定在啥辰光，我来通知你。”

七姑奶奶回到家，立刻就找她丈夫问道：“二马路的吴铁口，是不是跟你很熟？”

“吃花酒的朋友。”古应春问道：“你问他是为啥？”

“我有个八字……”

“算了，算了！”古应春兜头浇了她一盆冷水，“完全是江湖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相信他就自讨苦吃了。”

“我就是他要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有个八字在这里，请他先看一看，到时候要他照我的说法。”“照你的说法？”古应春问道：“是什么人的八字？”

“罗四姐的。她属蛇，六月望生日。甲子日、甲子时。”

古应春有些会意了，“好吧！”他说，“你要他怎么说？”

“你先不要问我，我要问你两件事：第一，他肯不肯照我的话说，第二，说得圆不圆？”

“好，那么我告诉你：第一，一定肯照你的话说，不过润金要多付。”

“这是小事，就怕他说得不圆，甚至于露马脚，那就误我的大事了。”此人鬼聪明，决不会露马脚，至于说得圆不圆，要看对方是不是行家。”

“这是啥道理呢？”

“行家会挑他的毛病，捉他的漏洞。他们这一行有句话，叫做‘若要盘驳，性命交脱’。”

“你叫他放心，他的性命一定保得住。”

第三天下午，七姑奶奶陪了罗四姐去请教吴铁口。他住的二马路，英文名字叫做 Rope Walk Road，翻译出来是“纤道路”，当初洋泾浜还可以通船，不过水浅要拉纤，这条纤路改成马路，就叫纤道路。本地人叫不来英文路名，就拿首先开辟的 Garden Lane 叫做大马路，往南第二条便叫二马路，以下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一直到洋泾浜，都是东西向。前两年大马路

改名南京路，二马路改名杭州路，有人跟洋人说，南京到杭州的水路是两条，一条长江，一条运河，南京是长江下游，要挑个长江上游的大码头当路名，跟南京路才连得起来，因而改为九江路，三马路也就是“海关路”，自然成为汉口路。不过上海人叫惯了，仍旧称做大马路、二马路。

二马路开辟得早，市面早就繁华了。吴铁口“候教”之处在二马路富厚里，进弄堂右首第一家就是，二座石库房子打通，客堂很大，上面挂满了达官巨商名流送的匾额，胡雪岩也送了一块，题的是“子平绝诣”四字，挂在北面板壁上，板壁旁边有一道门，里面就是吴铁口设砚之处。

那吴铁口生得方面大耳，两撇八字胡子，年纪只有三十出头，不过戴了一副大墨晶眼镜，看上去比较老气，身上穿的是枣红缎子夹袍，外套玄色团花马褂，头上青缎小帽，帽檐上镶一块极大的玳瑁，手上留着极长的指甲，左手大拇指上套一个汉玉扳指，右手无名指上还有一枚方钻白金戒指，马褂上又是黄澄澄横过胸前的一条金表链，打扮得象个花花公子。

“古太太，”吴铁口起身迎接，马褂下面垂着四个大小荷包，他摘下眼镜笑道：“你的气色真好。”

“交比劫运了，怎么不好。”七姑奶奶指着罗四姐说：“这位是我的要好姐妹，姓罗。吴先生，你叫她罗四姐好了。”

“是，是！罗四姐。两位请坐。”

红木书桌旁边，有两张凳子，一张在对面，一张在左首，七姑奶奶自己坐了对面，示意罗四姐坐在吴铁口身旁，以便交谈。

吴铁口重新戴上墨晶眼镜，在那张红木太师椅上落坐，挽起衣袖，提笔在手，问明罗四姐的年月日時，在水牌上将她的“四柱”排了出来：“己巳、辛未、甲子、甲子”，然后批批点点，搁笔凝神细看。

这一看，足足看了一刻钟，罗四姐从侧面望去，只见他墨晶镜片后面的眼珠，眨得很厉害，心里不由得有些发毛。

“吴先生，”她终于忍不住了，“我的命不好？”

吴铁口摘下眼镜，看着罗四姐说：“可惜了！”接着望对面的七姑奶奶，加重语气说：“真可惜！”

“怎么？”七姑奶奶说：“吴先生，请你实说。君子问祸不问福，罗四姐很开通的，你用不着有啥忌讳。”

吴铁口重重点一点头，将眼镜放在一边，拿笔指点着说。“罗四姐，你是木命，‘日元’应下一个‘正印’，时辰上又是甲子，木‘比’‘印’庇，光看日時两柱，就是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上造’。”

罗四姐不懂什么叫“上造”，但听得出命是好命，当即说道：“吴先生，请你再说下去。”

“木命生在夏天，又是己火之年，这株树本来很难活，好得有子水滋润，不但可活，而且是株大树。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备，‘财’、‘官’、‘印’、‘食’四字全，又是正官正印，这个八字，如果是男命，就同苏州的潘文荣公一样，状元宰相，寿高八十，儿孙满堂，荣华富贵享不尽。可惜是女命！”

罗四姐尚未开口，七姑奶奶抗声说道：“女命又怎么样？状元宰相还不是女人生的？”

“古太太，你不要光火！”吴铁口从从容容地答道：“我说可惜，不是说罗四姐的命不好。这样的八字如果再说不好，天理难容了。”

听这一说，七姑奶奶才回嗔作喜，“那么，可惜在哪里呢，吴先生，”

她说：“千万请你实说。”

“我本来要就命论命，实话直说的，现在倒不敢说了。”

“为啥呢？”

“古太太火气这么大，万一我说了不中听的话，古太太一个耳光劈上来，我这个台坍不起。”

“对不住，对不住！”七姑奶奶笑道道歉，“吴先生，请你放心。话说明白了，我自然不会光火。”

说完，吴铁口叫小跟班拿水烟袋来吸水烟，又叫小跟班装果盘招待堂客。七姑奶奶一面连声：“不客气，不客气。”一面却又唤小大姐取来她的银水烟袋，点上纸媒，好整以暇地也“呼噜呼噜”地吸将起来。

她跟吴铁口取得极深的默契而扮演的这出双簧，已将罗四姐迷惑住了，渴望想听“可惜”些什么，见此光景，心里焦急，而且有些怪七姑奶奶不体谅她的心事，却又不便实说，只好假装咳嗽，表示为水烟的烟子呛着了，借以暗示七姑奶奶可以歇手了。

“把窗户开开。”吴铁口将水烟袋放下，重新提笔，先看七姑奶奶，将她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方始开口说道：“女命跟男命的看法不同，女命以‘克我’为‘夫星’，所以男命的‘正官’、‘偏官’，在女命中都当丈夫来看。这是一句‘总经’，要懂这个道理，才晓得罗四姐的八字，为啥可惜？”

七姑奶奶略通命理，听得懂他的话，罗四姐不十分了了，但为急于听下文，也微微颌首，表示会意。

“金克木，月上的这个‘辛金’，就是‘甲木’的夫星。坏就坏在时辰上也有个甲，这有个名堂，叫做‘二女争夫’。”

七姑奶奶与罗四姐不约而同地互看了一眼，罗四姐有所示意，七姑奶奶也领会，便代她发言。

“吴先生，你是说另外有个女人，跟罗四姐争？”

“不错。”

“那么争得过，争不过呢？”

“急得过就不可惜了。”吴铁口说：“二女争夫，强者为胜。照表面看，你是甲子，我也是甲子，子水生甲木，好比小孩打架，这面大人出来帮儿子，那面也有大人出来说话，旗鼓相当扯个直。”

“嗯，嗯，”罗四姐这下心领神会，连连说道：“我懂了，我懂了。”

“罗四姐，照规矩说，时上的甲子本来争不过你的，为啥呢，你的夫星紧靠在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应该你占上风。可惜‘庚子望未’，辰戌丑未‘四季土’，土生金，对方就是‘财星官’，对夫星倒是大吉大利，对你大坏，坏在‘财损印’！好比小孩子打架，一方面有父母，一方面父母不在了，是个孤儿。你想，打得过人家，打不过人家？”

这番解说，听得懂的七姑奶奶觉得妙不可言：“吴先生，我看看。”

吴铁口将水牌倒了过来，微侧着向罗四姐这面，让她们都能得见，七姑奶奶细看了一会，指点着向罗四姐说：“你看，庚下这个未，是土，紧靠着你的那个子，是水，水克土。水是财，土是印，所以叫做财损印。没有办法，你命中注定，争不过人家。”

“争不过人家，怎么样呢？”罗四姐问。

这话当然要吴铁口来回答：“做小！”两字斩钉截铁。

罗四姐听他语声冷酷无情，大起反感，提高了声音说：“不愿意做小呢！”

“克夫。”

“克过了。”

“还是要做小！”

“偏要做大！”

“做大还是要克，嫁一个克一个。”

罗四姐脸都气白了，“我倒不相信……”

一个铁口，一个硬碰，看看要吵架了，七姑奶奶赶紧拉一拉罗四姐的衣服说：“宁可同爷强，不可同命强，你先听吴先生说，说得没有道理再驳也不迟。”

“我如果说得没有道理，古太太，罗四姐请我吃耳光不还手。”吴铁口指着水牌说：“罗四姐克过了，八字上也看得出来的，‘印’是荫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印是个靠山，丈夫去世，不就是靠山倒了？”说着，抬眼去看。

罗四姐脸色比较缓和了，七姑奶奶便说：“为啥还是要做小呢？”

“因为未土克了第一个子水，过去就克第二个子水了，逃不掉的。真的不肯做小，也没有办法，所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不过，这一来，前面的‘财’、‘官’、‘食’就不必再看了。”

“为啥不必再看？”

“人都不在了，看它何用？”

罗四姐大吃一惊，“吴先生，”她问，“你说不肯做小，命就没有了？”

“当然。未土连克子水，甲木不避，要跟它硬上，好，木克土，甲木有帮手，力量很强，不过你们倒看看未土，年上那个己土是帮手，这还在其次，最厉害是己火，火生土，源源不绝，请问哪方面强？五行生克，向来克不倒就要被克。这块未土硬得象块石头一样，草木不生，甲木要去斗它，就好比拿木头去开山，木头敲断，山还是山。”

听得这番解说。罗四姐象斗败了的公鸡似地，刚才那种“偏要做大”的倔强之气，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心里却仍不甘做小。

于是七姑奶奶便要从正面来谈了，“那么，做了小就不要紧了。”她问

“不是不要紧，是要做了小，就是说肯拿辛金当夫星，然后才能谈得到前面那四个字的好处。”

“你是说，年上月上那四个字？”

“是啊！土生金好比母子，木既嫁了金，就是一家眷属，没有再克的道理……”

“吴先生，”七姑奶奶打断他的话说：“我是问那四个字的好处。”

“好处说不尽。这个八字顶好的是己火那个‘食神’，八字不管男女，有食神一定聪明漂亮。食神足我所生，食神生己、未两土之财，财生辛官，这就是帮夫运。换句话说，夫星显耀，全靠我生的这个食神。”

“高明，高明。”七姑奶奶转脸说道：“四姐，你还有什么话要请教吴先生。”

罗四姐迟疑了一下，使个眼色，七姑奶奶知道她说悄悄话，随即起身走向一边，罗四姐低声说道：“七姐，你倒问他，哪种命跟我合得来的。”

“我晓得。”七姑奶奶回到座位上问道：“吴先生，如果要嫁，哪种命的人最好？”

“自然是金命。”

“土命呢？”说着，七姑奶奶微示眼色。

吴铁口机变极快，应声而答：“土生金更好。”

“喔。”七姑奶奶无所措意似地应声，然后转脸问道：“四姐，还有啥要问？”

“一时也想不起。”

说这话就表示她已经相信吴铁口是“铁口”，而且要问的心事还多。七姑奶奶觉得到此为止，自己的设计，至少已有七，八分把握，应该适可而止，便招招手叫小大姐将拜金递上来，预备取银票付润金。

“吴先生，今天真谢谢你，不过还要请你费心，细批一个终身。”

“这……”吴铁口面有难色，“这怕一时没有工夫。”

“你少吃两顿花酒，工夫就有了。”

吴铁口笑了，“这也是我命里注定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满路桃花’的命，不吃花酒，就要赴阎罗王的席，划不来。”

“哼！”六姑奶奶撇撇嘴，作个不屑的神情，接着说道：“我也知道你忙，慢一点倒不要紧，批一定要批得仔细。”

“只要不限辰光，‘慢工出细货’一定的道理。”

“那好。”七姑奶奶一面捡银票，一面问道：“吴先生该酬谢多少？”

“古太太，你知道我这里的规矩的，全靠托贵人的福，命不好，多送我也不算，命好，我又不好意思多要，随古太太打发好了，总归不会让我白送的。”

“白送变成‘送命’了。”七姑奶奶取了一张五十两银票，放在桌上说道：“吴先生，你不要嫌少。”

“少是少了一点。不过，我决不嫌。”

“我也晓得依罗四姐的八字，送这点钱是不够的。好在总还有来请教你的时候，将来补报。”

告辞出门，七姑奶奶邀罗四姐去吃大菜、看东洋戏法。罗四姐托辞头疼，一定要回家。七姑奶奶心里明白，吴铁口的那番斩钉截铁的论断，已勾起了她无穷的心事，要回去好好细想，因而并不坚邀，一起坐上她家的马车，到家以后，关照车夫送罗四姐回去。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古应春与胡雪岩相偕从宝善街妓家应酬而回。胡雪岩知道七姑奶奶这天陪罗四姐去算命，是特为来听消息的。

“这个吴铁口，实在有点本事。说得连我都相信了。”

要说罗四姐非“做小”不可，原是七姑奶奶对吴铁口的要求，自己编造的假话，出于他人之口，居然信其为真，这吴铁口的一套说法，必是其妙无比。这就不但胡雪岩，连古应春亦要先闻为快了。

“想起来都要好笑。吴铁口的话很不客气，开口克夫，闭口做小，罗四姐动真气了。哪知到头来，你们晓得怎么样？”

“你不要问了。”古应春说，“只管你讲就是。”

“到头来，她私底下要我问吴铁口，应该配什么命好？吴铁口说，自然是金命。我说土命呢？”七姑奶奶说：“这种地方就真要佩服吴铁口，他懂我的意思倒不稀奇，厉害的是脱口而出，说土生金，更加好。”

“小爷叔，”古应春笑道：“看起来要好事成双了。”

“都靠七姐成全。”胡雪岩笑嘻嘻地答说。

“你听见了？”古应春对他妻子说：“一切都要看你的了。”

“事情包在我身上！不过急不得。罗四姐的心思，比哪个都灵，如果拔出苗头来，当我们在骗她，那一来，她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所以，这件事我要等她来跟我谈，不能我跟她去谈，不然，只怕会露马脚。”

“说得不错。”胡雪岩深深点头，“我不急。”

“既然不急，小爷叔索性先回杭州，甩她一甩，事情反倒会快。”

胡雪岩略想一想答道：“我回杭州，过了节再来。”

“对！”七姑奶奶又说：“小爷叔，你不妨先预备起来，先禀告老太太。”

“老太太也晓得罗四姐的，一定会答应。”

“婶娘呢？”

“她原说过的，要寻一个帮手。”

“小爷叔，你一定要说好。”七姑奶奶郑重叮嘱，“如果婶娘不赞成，这件事我不会做的。多年的交情，为此生意见，我划不来。”

七姑奶奶能跟胡家上下都处得极好，而且深受尊敬，就因为在这些有出入的事情上，极有分寸。胡雪岩并不嫌她的话率直，保证跟婶娘说实话，决不会害她将来为难。

“即么，我等你的信。”

“好的。我大概过三、四天就要走了。”胡雪岩说：“你看，我要不要再跟她见一次面？”

“怎么不要？不要说一次，你天天去看她也不要紧。不过千万不要提算命的话。”

一直不大开口的古应春提醒他妻子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你也不要自以为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罗四姐对她的终身，真的有什么打算，一定也急于想跟你商量，不过，她不好意思移蹲就教，应该你去看她，这才是体谅朋友的道理。”

七姑奶奶欣然接受了丈夫的建议，第二天上午坐车去看罗四姐，到得那里，已经十点多钟，只见客堂中还坐着好些绣户。却只有老马一个人在应付。

“你们东家呢？”

“说身子不舒服，没有下楼。”老马苦笑着说：“我一个人在抓瞎。”

“我来帮忙。”

七姑奶奶在罗四姐平日所坐的位子上坐了下来，来过几次。也曾参与其事，发料发钱、验收货色，还不算外行。有疑难之处，唤小大姐上楼问清楚了再发落。不过半个钟头，便已毕事。

“我上楼去看看。”七姑奶奶问小大姐：“哪里不舒服？”

“不是身子不舒服。”小大姐悄悄说道：“我们奶奶昨天哭了一晚上，眼睛都哭肿了。”

七姑奶奶大吃一惊，急急问道：“是啥缘故？”

“不晓得，我也不敢问。”

七姑奶奶也就不再多说，撩起裙幅上楼，只见罗四姐卧室中一片漆黑。心知她是眼睛红肿畏光，便站住了脚，这时帐子中有声音了。

“是不是七姐？”

“是啊！”

“七姐：你不要动。等我起来扶你。”

“不要，不要！我已经有点看得清楚了。”七姑奶奶扶着门框，慢慢举步。

“当心，当心！”罗四姐已经起来，拉开窗帘一角，让光线透入，自己却背过身去，“七姐，多亏你来。不然老马一个人真正弄不过来。”

“你怕光。”七姑奶奶说，“仍旧回到帐子里去吧！”

罗四姐原是如此打算，不独畏光，也不愿让七姑奶奶看到她哭肿了眼睛，于是答应一声，仍旧上床，指挥接续而至的小大姐倒茶、预备午饭。

“你不必操心。我来了也象回到家里一佯，要吃啥会交代他们的。”七姑奶奶在床前一张春凳上坐了下来，悄声说道：“到底为啥罗？”

“心里难过。”

“有啥放下开的心事？”

罗四姐不作声，七姑奶奶也就不必再往下问，探手入帐去，摸她的脸，发觉她一双眼睛肿得有杏子般大，而且泪痕犹在。

“你不能再哭了！”七姑奶奶用责备的语气说：“女人家就靠一双眼睛，身子要自己爱惜，哭瞎了怎么得了！”

“哪里就会哭瞎了？”罗四姐顾而言他地问：“七姐，你从哪里来？”

“从家里来。”七姑奶奶喊小大姐：“你去倒盆热水，拿条新手中来，最好是新的绒布。”

这是为了替罗四姐热敷消肿。七姑奶奶一面动手，一面说话，说胡雪岩要回杭州去过节，就在这两三天要为他饯行，约罗四姐一起来吃饭。

“哪一天？”

“总要等你眼睛消了肿，能够出门的时候。”

“这也不过一两天事。”

“那么，就定在大后天好了。”七姑奶奶又说：“你早点来！早点吃完了，我请你会看戏。”

“我晓得了。”刚说得这一句，自鸣钟响了，罗四姐默数着是十二下，“我的钟慢，中午已经过了。”接着便叫小大姐：“你到馆子里去催一催，菜应该送来了。”

“已经送来了。”

“那你怎么不开口，菜冷了，还好吃？”

罗四姐接着便骂小大姐。七姑奶奶在一旁解劝，说生了气虚火上升，对眼睛不好。罗四姐方始住口。

“你把饭开到楼上来。”七姑奶奶关照，“我陪你们奶奶一起吃。”

等把饭开了上来，罗四姐也起来了，不过仍旧背光而坐，始终不让七姑奶奶看到她的那双眼睛。

“你到底是为啥伤心？”七姑奶奶说：“我看你也是蛮爽快的人，想不到也会这样想不开。”

“不是想不开，是怨自己命苦。”

“你这样的八字，还说命苦？”

“怎么不苦。七姐，你倒想，不是守寡，就要做小。我越想越不服气！我倒偏要跟命强一强。”

“你的气好象还没有消，算了，算了。后天我请你看戏消消气。”

“戏我倒不想看，不过，我一定会早去。”

“只要你早来就好。看看戏到时候再说。”七姑奶奶问道：“小爷叔回杭州，你要不要带信带东西？”

“方便不方便？”

“当然方便。他又有人，又有船。”七姑奶奶答说：“船是他们局子里的差船，用小火轮拖的，又快，又稳当。”

罗四姐点点头，不提她是否带信带物，却问到胡雪岩的“局子”。七姑奶奶便为她细谈“西征”的“上海转运局”。

“克复你们杭州的左大人，你总晓得罗？”

“晓得。”

“左大人现在陕西、甘肃当总督，带了好几万军队在那里打仗，那里地方苦得很，都靠后路粮台接济，小爷叔管了顶要紧的一个，就是‘上海转运局’。”

“运点啥呢？”

“啥都运。顶要紧的是枪炮，左大人打胜仗，全靠小爷叔替他在上海买西洋的枪炮。”

“还有呢？”

“多哩！”七姑奶奶屈着手指说：“军装、粮食、药……”

“药也要运了去？”罗四姐打岔问说。

“怎么不要？尤其是夏天，藿香正气丸、辟瘟丹，一运就是几百上千箱。”

“怪不得。”罗四姐恍然有悟。

“怎么？”

“那天他同我谈，说要开药店。原来‘肥水不落外人田’。”

“肥水不落外人田的生意还多。不过，他也不敢放手去做。”

“为啥？”罗四姐问。

“要帮手。没有帮手怎么做？”

“七姐夫不是一等一的帮手？”

“那是外头的。内里还要个好帮手。”七姑奶奶举例以明，“譬如说，端午节到了，光是送节礼，就要花多少心思，上到京里的王公大老，下到穷亲戚，这一张单子开出来吓坏人。漏了一个得罪人，送得轻了也得罪。”

“送得重了也要得罪人。”罗四姐说，“而且得罪的怕还不止一个。”

“一点不错。”七姑奶奶没有再说下去。

到了为胡雪岩饯行的那一天，七姑奶奶刚吃过午饭，罗四姐就到了。一到便问：“七姐，你有没有工夫？”

“啥事情？”

“有工夫，我想请七姐陪我去买带到杭州的东西。还有，我想请人替我写封家信。”

七姑奶奶心想，现成有老马在，家信为什么要另外请人来写？显见得其中另有道理。当时便不提购物，只淡写信。

“你要寻怎样的人替你写信？”

“顶好是……”罗四姐说：“象七姐你这样的人。”

“我肚子里这点墨水，不见得比你多，你写不来信，我也写不来。”七姑奶奶想了一下说：“这样，买东西就不必你亲自去了，要买啥你说了我叫人去办。写信，应春就要回来了，我来抓他的差。”

“这样也好。”

于是，七姑奶奶把她的管家阿福叫了来，由罗四姐关照，吃的、用的，凡是上海的洋广杂货，在内地都算难得的珍贵之物，以至于阿福不能不找纸笔来开单子。

“多谢管家。”罗四姐取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刚要递过去，便让七姑奶奶拦住了。“不必，我有折子。”罗四姐说。

阿福不肯接，要看主妇的意思。七姑奶奶已猜到她所说的那个取货的折子，必是胡雪岩所送。既然她不肯用，又不愿要别人送，那就不必勉强了。

“好了，随你。”

有她这句话，阿福才接了银票去采办。

恰好古应春亦已回家，稍微休息一下，便让七姑奶奶“抓差”，为罗四姐写家信。

“这桩差使不大好办。”古应春笑道：“是象测字先生替人写家信，你说一句我写一句呢？还是你把大意告诉我，我写好了给你看，不对再改。”

“哪种方便？”

“当然是说一句写一句来得方便。”

“那么，我们照方便的做。”

“好！你请过来。”

到得书房里，古应春铺纸吮笔，先写下一句：“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然后抬眼看着坐在书桌对面的罗四姐。

“七姐夫，请你告诉我娘，我在上海身子很好，请她不要记挂。她的肝气病好一点没有？药不可以断。我寄五十两银子给她，吃药的钱不可以省。”

“嗯，嗯。”古应春写完了问：“还有。”

“还有，托人带去洋广杂物一网篮，亲戚家要分送的，请老人家斟酌。糖食等等，千万不可让阿巧多吃……”

“阿巧是什么人？”古应春问。

“是我女儿。”

“托什么人带去要不要写？”

“不要。”

“好。还有呢？”

“还有。”罗四姐想了一下说，“八月节，我回杭州去看她。”

“还有？”

“接到信马上给我回信。”罗四姐又说：“这封信要请乌先生写。”

“古月胡，还是口天吴？”

“不是。是乌鸦的乌。”

“喔。还有呢？”

“没有了。”

古应春写完念了一遍，罗四姐表示满意，接下来开信封，他问：“怎么写法？”

“请问七姐夫，照规矩应该怎么写？”

“照规矩，应该写‘敬烦某某人吉便带交某某人’，下面是‘某某人拜托’。”

“光写‘敬烦吉便’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古应春是因为她说不必写明托何人带送，特意再问一遍，以便印证。现在可以断定，她是特意不提胡雪岩的名字。何以如此。就颇耐人寻味了。

罗四姐一直到临走时，才说：“胡大先生，我有一封信，一只网篮，费你的心带到杭州，派人送到我家里。”她将信递了过去。

“好！东西呢？”

“在我这里。”七姑奶奶代为答说。

“胡大先生哪天走？”

“后天。”

“那就不送你了。”罗四姐说。

“不客气，不客气。”胡雪岩问：“要带啥回来？”

“一时也想不起。”

“想起来写信给我。或者告诉七姐。”

等送罗四姐上了车，七姑奶奶一走进来，迫不及待地问她丈夫：“罗四姐信上写点啥？”

“原来是应春的大笔！”胡雪岩略显惊异他说：“怪不得看起来字很熟。”

“我做了一回测字先生。”古应春说：“不过，我也很奇怪，这样一封信，平淡无奇，她为什么要托我来写。平常替她写家信的人到哪里去了？”

“当然有道理在内。”七姑奶奶追问着，“你快把信里的话告诉我。”

那封信，古应春能背得出来，背完了说：“有一点，倒是值得推敲的，她不愿意明说，信和网篮是托小爷叔带去的。”

“她有没有说，为啥指明回信要托乌先生写？”

“没有。”

胡雪岩要问的话，另是一种，“她还有个女儿？”他说：“她没有告诉过我。”

“今天就是告诉你了。不过是借应春的嘴。”

“啊，啊！”古应春省悟了，“这就是她故意要托我来写信的道理。”

“道理还多呢！”七姑奶奶接口，“第一，要看小爷叔念不念旧？她娘，小爷叔从前总见过的，如果念旧，就会去看她。”

“当然！”胡雪岩说：“我早就想好了，信跟东西亲自送去。过节了，总还要送份礼。”

“这样做就对了。”七姑奶奶又说：“小爷叔，她还要试试你，见了她女儿怎么样？”

“嗯！”胡雪岩点点头，不置可否。

“还有呢？”古应春这天将这三个字说惯，不自觉地滑了出来。

“指明信要托乌先生写，是怕测字先生说不清楚，写不出来，马马虎虎漏掉了，只有乌先生靠得住。”

胡雪岩觉得她的推断，非常正确，体味了好一会，感叹他说：“这罗四姐的心思真深。”

“不光是心思深，还有灵。我说送礼送得轻了得罪人，他说送得重了，也要得罪，而且得罪的不止一个。”七姑奶奶接来说：“小爷叔，你要不要这个帮手，成功不成功，就看乌先生写信来了。”

胡雪岩心领神会，回到杭州先派人去办罗四姐所托之事，同时送了一份丰厚的节礼。然后挑了个空闲的日子，轻装简从，满荷洒洒地去看罗四姐的母亲。胡雪岩仍旧照从前的称呼，称她“罗大娘”，但罗大娘却不大认得出他了，陌生加上受宠若惊，惶恐不安。胡雪岩了解她的心情，跟她先谈罗四姐的近况，慢慢地追叙旧事，这才使得罗大娘的心定了下来。这心一定下来，自然就高兴了，也感动了，不断地表示，以胡雪岩现在的身分，居然降尊纡贵，会去看她，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事。

六 曲折情关

十天以后，罗四姐接到了家信，罗大娘照她的话，是请乌先生代写的。这乌先生是关帝庙的庙祝，为人热心，洞明世事，先看了罗四姐的来信，心头有个疑问，何以回信要指写他来写。再听罗大娘眉飞色舞地谈胡雪岩来看她的情形，恍然大悟，罗四姐大约不能确定，胡雪岩会不会亲自来看罗大娘，所以信中不说信件等物托何人所带。不过胡雪岩的动静，在她是很关心的，既然如此，就要详详细细告诉她。她之指明要自己替罗大娘写回信，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完全猜对了罗四姐的心思，因此，她的信也就深副她的期待了。乌先生的代笔，浅显明白，罗四姐先找者马来念给她听过，自己也好好下了一番工夫，等大致可以看得懂了，才揣着信去看七姑奶奶。

“七姐，”她说。“我有封信，请你给我看看。”

“哪个的信？”

“我娘的信，我一看信很长，当中好象提到胡大先生，我怕有要紧话在里头，不方便叫老马给我看。”

“我比你也好不了多少，你看不明白，我也未见得看得懂。不过，不要紧，一客不烦二主，当初你是托应春替你写的现在仍旧叫他来看好了。”

“七姐夫在家？”

“在家。”七姑奶奶答说：“有个洋人要来看他，他在等。”

于是将古应春找了来，拿信交了给他。他一面看，一面讲：“东西都收到了，胡大先生还送了一份很厚的礼，一共八样，火腿、茶叶、花雕……”

“这不要念了。”七姑奶奶插嘴问道：“他信里称小爷叔，是叫胡大先生？”

“是啊！杭州人之中，尊敬小爷叔的，都是这样叫他的。”

“好！你再讲下去。”

“五月初七胡大先生去看你母亲，非常客气，坐了足足有一个时辰，谈起在上海的近况……”讲到这里，古应春笑笑硕住了。

“噢！”七姑奶奶诧异地问：“啥好笑？”

“信上说·你母亲知道你认识了两个，说是‘欣遇贵人’。”古应春谦虚着，“实在不敢当。”

“我娘的话不错。你们两位当然是我的贵人。”罗四姐问道：“七姐夫，信上好象还提到我女儿。”

“是的。你母亲说，胡大先生很喜欢你女儿，问长问短，说了好些话。还送了一份见面礼，是一双绞丝的金镯子。”

“你看！”罗四姐对七姑奶奶说，“大先生对你们，给这样贵重的东西，不过，七姐，我倒不大懂了，大先生怎么会将这双镯子带在身边？莫非他去之前，就晓得我有个女儿？”

“不见得。”七姑奶奶答说，“我们小爷叔应酬多，金表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遇到要送见面礼，拿出来就是。”

“原来这样子的。”罗四姐的疑团一释，“七姐夫，请你再讲。”

“你娘说，你说要回去，她也很想念你，如果你抽不出工夫。或者她到上海来看你。”

罗四姐还未开口，七姑奶奶先就喊了出来，“来嘛！”她说，“把你娘

接了来歇夏，住两三个月再回去。”

“上海是比杭州要凉快些。”罗四姐点点头：“等我来想想。”

“后面还有段话，是乌先生‘附笔’，很有意思！”古应春微笑着，“他说，自从胡大先生亲临府上以后，连日‘庙中茶客议论纷纷’，都说胡大先生厚道。照他看，胡大先生是你命中的‘贵人’，亦未可知。”

这话触及罗四姐心底深处，再沉着也不同得脸一红，七姑奶奶非常识趣，故意把话扯了开去，“什么‘庙中茶客’？”她问：“什么庙？”

“关帝庙，就在我家邻近。替我娘写这封信的乌先生，是那儿的庙祝，靠平常摆桌子卖茶、说大书，关帝庙的香火才有着落。”

正谈到此处，洋人来拜访古应春了。在他会客时，罗四姐与七姑奶奶的话题未断，她也很想接她母亲来往，苦无便人可以护送。七姑奶奶认为这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写信给胡雪岩就是。

“不好！”罗四姐只是摇头，却不说为何不好，及至七姑奶奶追问时，她才答说：“我欠他的情太多了。”

“已经多了，何妨再欠一回。”

“我怕还不清。”

“那也有办法……”

七姑奶奶想一想，还是不必说褫大露骨。罗四姐也没有再问，这件事就暂且搁下来了。

谈了些闲话，到了上灯时分，七姑奶奶提议，早点吃晚饭，饭后去看西洋来的马戏。罗四姐答应在她家吃饭，但不想去看马戏，因为散戏已晚，劳她远送回家，于心不安。

“那还不好办？你住在我这里好了。我们还可以谈谈。”

罗四姐想了一下，终于接受邀约。饭后看马戏回来，古应春也刚刚到家。

“阿七，请你替我收拾收拾行李。”他说：“今天来的洋人。是德国洋行新来的总管。他说要专程到杭州去拜访小爷叔，顺便逛逛西湖，我只好陪他走一趟。”

“怎么？”七姑奶奶高兴他说：“你要到杭州！好极，好极！你把罗四姐的老太太带了来。”

古应春愣了一下，想到罗大娘信中的话，方始会意，欣然答说：“好，好！我一走办到。”

他们夫妇已经这样作了决定，罗四姐除了道谢，别无话说。接着便谈行程，古应春计算，来去约需半个月。七姑奶奶便又出了主意。

“你索性搬到‘大英地界’来往，我们来去也方便。”她说：“寻房带搬家，有半个月足够了。”

“嗯，嗯。等我想一想。”

“你不必想。等我来替你想。”七姑奶奶是在想，有什么熟人的房子，或租，或买，一切方便，思索了一会，想到了，“老宓不是在造‘弄堂房子’？”她问，“完工了没有？”

“老早完工了。”

“他那条弄堂，一共二十四家，算是条很长的弄堂。我想一定有的。”

“那好。”七姑奶奶转脸对罗四姐说：“老宓是阜康的二伙，现在也发财了。是他的房子，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搬进去住。”

“看看，看看！”罗四姐急忙否定，“我想另外寻，比较好。”

“为啥呢？”

罗四姐不答，只是摇头，七姑奶奶终于想到了，在此她跟胡雪岩的关系，正当微妙的时刻，她是有意要避嫌疑，免得太着痕迹。

七姑奶奶觉得罗四姐人虽精明能干，而且也很重义气交情，但不免有些做作。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遇到这种情形，有她一套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是罗四姐所做不到的。

“我不管你那颗玲珑七巧心、九弯十转在想点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你搬家是搬定了。房子呢，或租、或典、或买下来，我来替你作主，你不必管。”

罗四姐反到服帖了，“七姐，”她说：“我就听你的话，一切不管，请你费心。”

于是七姑奶奶独断独行，为她买了阜康钱庄二伙老宓新造的“弄堂房子”。这条弄堂名叫富厚里，二十四户，望衡对宇，两面可通，七姑奶奶挑定的一户，坐北朝南，楼下东西厢房，大客厅，后面是“灶披间”、下房、储藏室。扶梯设在中间，楼上大小五个房间，最大的一个，由南到北，直通到底，是个套房，足供藏娇。另外四间，一间起坐、一间饭厅、两间客房，家具摆饰，亦都是七姑奶奶亲自挑选，布饰得富丽堂皇，着实令人喜爱。

前后不过十天工夫，诸事妥帖，七姑奶奶自己也很得意。第十一天早上，派马车将罗四姐接了来，告诉她说：“房子我替你弄好了。现在陪你去看看。”

一看之下，罗四姐又惊又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断他说：“太好了，太好了。只怕我没有福气，住这么好的房子。”

七姑奶奶不理她这话，光是问她还有什么不满意之处，马上可以改正。罗四姐倒也老实说了，还应该加上窗帘。

“窗帘已经量了尺寸，叫人去做了，明天就可以做好。”七姑奶奶接着又问：“你哪天搬？”

“慢点！”罗四姐拉着她并排坐下，踌躇了一下说道：“七姐，说实话，房子我是真欢喜。不过，我怕力量办不到，房子连家具，一起在内，总要四千银子吧？”

“四千不到。我有细帐在那里。”七姑奶奶说：“你现在不必担心买不起。这幢房子现在算是我置的，白借给你住，到你买得起了，我照原价让你。”

“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吗？”

“你不相信，我自己都不相信呢！”七姑奶奶笑道：“看起来，吴铁口的话要应验了。”

罗四姐记得很清楚，吴铁口断定她要“做小”，如果“偏要做大”，就会“嫁一个克一个”。假使不愿“做小”，又不能“做大”，本身就会遭殃，性命不保。倘或如此，八字中前面那四个字的“财”、“官”、“印”，自然都谈不到了。所以只有心甘情愿“做小”，才会有福气。这样一想，七姑奶奶话中的意思，也就很明白了。

话虽如此，罗四姐却不愿表示承认，可也不愿表示否认。这一来，唯一的办法便是装作未听清楚而忽略了她的弦外余音，故意言他。

“七姐，搬家是件蛮麻烦的事，恐怕……”

“你用不着顾前想后。这里家具摆设都有了，你那里的木器，能送人的送人，没人可送，叫个收旧货的来，一脚踢。收拾收拾衣服、首饰、动用器

具，不过一天的工夫，有啥麻烦？”

“我那班客户呢？”

“这倒比较麻烦。”七姑奶奶沉吟了一会说：“我劝你也不必再做了……”

“不！”罗四姐抢着说道：“不光是为我自己。人家也是养家活口的一项行当，我不能不管。”

“那也容易，你找个能干的人，做你的替手。说不走，还可以要一笔‘顶费’。”七姑奶奶又说：“新旧交替，难免接不上头，老马可以慢慢搬过来。或者老马投了新东家，你就更加省事了。”

听七姑奶奶为她的打算，简捷了当却又相当周到，罗四姐实在无话可说了，“七姐，我真服了你了。”她说，“如今只剩下一件事：挑日子。”

“对。”七姑奶奶说，“到我那里去，一面挑日子。一面再好好商量。”

回到古家，略为息一息，七姑奶奶叫人取了皇历来挑日子。很不巧，一连八、九天都不宜迁居，最快也得十天以后。

“那时候老太太已经来了。”七姑奶奶说：“我的想法是：顶好这三、四天以内就搬停当，老太太一来就住新房子，让她老人家心里也高兴，而且也省事得多，四姐，你说呢？”

“话自然不错。不过，日子不好，没有办法。”

七姑奶奶想了一下说，“有办法。俗语道得好：拣日不如撞日。撞到哪天是哪天，你说好不好？”

“怎么撞法？”

“以老太太到上海的那天，就算你撞到的日子。老太太到了，先在我这里歇一歇脚，马上进屋，你也把要紧东西先搬运了来，晚上摆两桌酒，叫一班髦儿戏，热闹热闹，顺便就算替老太太接风，不是一举两得。”

罗四姐觉得这样安排也很好，便即问道：“七姐夫不晓得哪天回来？”

“快了。大概还有四、五天工夫。”

古应春回来了。使得罗四姐深感意外的是：她的母亲没有来，倒是乌先生来了。

那乌先生有五十多岁，身材矮胖，满头白发，长一个酒糟鼻子，形容古怪，但那双眼睛极好，看人时，眼中两道光芒射过来，能把人吸引住，自然而然地觉得此人可亲且可信赖，因此，七姑奶奶一会便对他有好感。

在古应春引见以后，自然有一番客套，七姑奶奶问到罗四姐的母亲何以不来，乌先生乘机道明了来意。

“罗四姐的娘因天气大热，又是吃‘观音素’，到上海来作客，种种不方便，所以不来。不过她娘倒有几句要紧话，要我私下限她说，所以沾古先生的光，携带我到上海来开开眼界。”

“蛮好，蛮好。”七姑奶奶说：“罗四姐，我跟她一见如故，感情象亲姐妹一样，乌先生是她敬重的人，到了这里，一切不必客气。现在，乌先生看，是把罗四姐接了来呢？还是你去看她。”

“她娘还有点吃的、用的东西给罗四姐，还是我去好了。”

“那么，我来送你去。”

“不敢当，不敢当，决不敢当。”

“乌先生，你不要客气。为啥要我亲自送你去呢？这有两个缘故。”说到这里，七姑奶奶转眼看着丈夫说：“你恐怕还不晓得，罗四姐搬家了，是

老窗的房子，我一手替她料理的。”

“好快！”古应春说了这一句，便又对乌先生说：“罗四姐的新居在哪里，我都不知道，那就非内人送你去不可了。”

“我送了乌先生去，顺便约一约罗四姐，今天晚上替乌先生接风，请她作陪。”

听得这么说，乌先生除了一再道谢以外，再无别话，于是舍车坐轿，一起到了罗四姐那里。七姑奶奶把人带到，又约好罗四姐晚上陪乌先生来吃饭，随即匆匆忙忙赶回家，因为她急于要听古应春谈此行的经过。

“他是女家的‘大冰老爷’……”

原来胡雪岩一回杭州，略得清闲，便与老母妻子谈罗四姐的事。本来娶小纳妾，胡雪岩原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但罗四姐的情形不同，好些有关系的事，都要预先谈好，最要紧的，第一是虚名，第二是实权。杭州官宦人家的妾侍，初进门称“新姑娘，一年半载亲党熟悉了，才会称姓，假如姓罗，便叫“罗姑娘”，三年玉载以后，才换称“姨奶奶”的称呼。至于熬到“姨太太”总要进入中年，儿女成长以后。可是胡雪岩却为罗四姐提出要求，一进门就要称“太太”。

“那么，”胡老太太问道：“你的元配呢？这个也是‘太太’，那个也是‘太太’，到底是叫哪个？”

“一个叫‘二太太’，好了。”

胡老太太沉吟了一会道：“她怎么说呢？”胡老太太用手遥指，这“地”是指胡太太。

“我还没有跟她谈到这上头。先要娘准了，我再跟她去说。”

胡老太太知道，媳妇贤惠而软弱，即使心里不愿，亦不会公然反对，但她作为一家之主，却不能不顾家规，所以一时不便轻许，只说：“我要好好儿想一想，总要在台面上说得过去才可以。”

“台而上是说得过去的。为啥呢”胡雪岩正好谈“实权”，他说：“目下这种场面，里头不能没有一个人来‘抓总’，媳妇太老实，身子又不好。以至于好些事，还要老太太来操劳，做儿子的心里不安。再说句老实话，外头的情形，老太太并不清楚，有时候想操心，也无从着力。我想来想去，只有把罗四姐讨了来当家。既然当家，不能没有名分，这是所谓‘从权办理’。台面上说得过去的。”

“你要她来当家，这件事，我就更加要好好想一想了。你总晓得，当家人是很难做的。”

“我晓得。罗四姐极能干，这个家一定当得下来。”

“不光是能干。”胡老太太说：“俗语说：‘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做当家人要吃得起哑巴亏。丫头老妈子、厨子轿班，都会在背后说闲话，她有没有这份肚量，人家明明‘当着和尚骂贼秃’，她只当没有听见，脸上有一点懊恼的神气都没有？”

“这一点……”胡雪岩说：“我当然要跟她说明白，她一定会答应的。”

胡老太太大摇其头，“说归说，答应归答应，到时候就不同了。”她说：“泥菩萨都有个土性，一个忍不住闹了起来，弄得家宅不和，那时候你懊悔嫌迟了。”

这是各人的看法不同。胡老太太以前也见过罗四姐，但事隔多年，是何面貌都记不清楚了，当然只就一般常情来推测。胡雪岩心想，这不是一下子

可将老母说服的，惟有多谈一谈罗四姐的性情才具，渐渐地让母亲有了信心，自然水到渠成。

就在这时候，古应春陪着洋人到了杭州，谈妥公事，派人陪着洋人去逛六桥三竺，古应春才跟胡雪岩详谈罗四姐所托之事。以及乌先生代笔信中的内容，认为事机已成熟，可以谈嫁娶了。

“我们老太太还有顾虑。”胡雪岩说，“老太太是怕她只能任劳，不能任怨。”

“那么，小爷叔，你看呢？”

“这要先看我们怎样子待人家，”胡雪岩说：“罗四姐不肯拉倒，如果肯了，她总也知道，我不能拿元配休了，讨她做大太太，而只有做小。做小称太太，又让她掌权，她只要这样想一想，就算有闲言闲语难听，一口气咽得下去，自然心平气和了。”

“小爷叔的话很透彻。”古应春自告奋勇，“我来跟老太太说。”

说当然有个说法，根本不提胡雪岩，只谈七姑奶奶跟罗四姐如何投缘，以及罗四姐如何识好歹，因为七姑奶奶待她好，所以言听计从，情如同胞姐妹。

胡老太太很尊重患难之交的古应春夫妇，对七姑奶奶更有份特殊的感情与信心，当时便说：“七姐中意的人，一定不会错的。这个媒要请七姐来做，我也要听了七姐的话才算数。”

一桩好事，急转直下，看来成功在望了。但古应春心思细密，行事谨慎，觉得乐观的话以少说为宜。

“老太太也不要太高兴，人家肯不肯，还在未知之数。”

古应春接下来细谈七姑奶奶陪罗四姐去算命，几乎与吴铁口吵架的趣事，当然，他决不会透露，这是他们夫妇事先跟吴铁口说通了的秘密。

胡老太太听得很仔细，而且越听笑意越浓，“原来她有这样的一副好八字，看来真是命中注定了。”她接着又说：“这种人的脾气是这样的，要嘛不肯，要肯了，说的话，一定有一句，算不句。”

“小爷叔，”古应春又想到一件事：“不知道婶娘的意思怎么样？”

“她肯的。”胡老太太接口，“我跟她谈过了，她要我作主，现在，七姐夫，这桩事情，我就拜托你了。”

“只要老太太作主，婶娘也不会埋怨，我同阿七当然要尽心尽力把这件事办圆满来。”

于是古应春为胡雪岩策划，男家的媒人是七姑奶奶，女家的媒人不妨请乌先生承担。胡雪岩自然同意，便发了一份请帖，请乌先生吃饭。

这在乌先生自有受宠若惊之感，准时到胡家来赴宴。做主人的介绍了古应春与其他的陪客，敬过一杯酒，托辞先离席了。

席间闲谈，不及正事，饭罢到客座喝茶，古应春才将乌先生邀到一边，笑着说道：“乌先生，你我神交已久。”

乌先生愕然，及至古应春提到彼此为罗四姐一家代笔的事，乌先生方始明白，人虽初识，笔迹早熟，这就是神交，因为如此，一切都好谈了。

“照此看来，事情已经定局了。”七姑奶奶很高兴他说，“这乌先生看起来很关心罗四姐，不晓得他看了她的新房子，心里是怎么想？”

乌先生等七姑奶奶一走，从房子看到摆饰，在他心目中无一不新，无一

不精，想不到她如此阔气，只以有七姑奶奶这个初会面的堂客在，不便现于形色，怕人家笑话他没有见过世面，此时就不再需要任何矜持了，毫不掩饰地显出艳羨惊异的神态。

“罗四姐，我真没有想到，你年纪轻轻一个女人家，会闯出这样一个场面来！上海我也来过两回，说实话，这样漂亮的帚子，我还是头一回见。”他紧接着又说：“古家当然是有身分的人家，房子虽比你的大，不过没有你的新，摆饰家具也比你多，可惜有细有粗，有好有坏，不比你的整齐。”

听他这样夸赞，罗四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舒服，人生得意之事，无过于从小相亲的熟人，看到此人肯争气、有出息，青云直上，乱目相看。她此时的心情，亦大有衣锦还乡之感，不过紧接着而来的感觉，却是美中不足的空虚。

“房子、家具都不是我的，我哪里就到得了能这样子摆场面的地步？”

这话在乌先生并不觉得全然意外，略想一想说道：“就算是胡大先生替你置的，即使用了，就算是你的了。”

“也不是他，是七姑奶奶的。”

“七姑奶奶？”乌先生诧异，“你们罗家哪里跑出来这样一位姑奶奶？”

“乌先生你缠到哪里去了？”罗四姐笑道：“就是古太太，娘家姓尤，行七，大家都叫她七姑奶奶，我叫她七姐。”

“啊，啊，原来是她。”乌先生眨着眼想，越想越糊涂，“那么，古家两夫妇，怎么叫胡大先生‘小爷叔’？上海人叫叔叔叫‘爷叔’，胡大先生怎么会是他们的小叔叔？”其中有个缘故，我也是前几天才听七姑奶奶谈起，她的哥哥行五……”

罗四姐告诉他说，尤五是松江漕帮的当家。尤五的师父跟胡雪岩是朋友，交情很厚，清帮中人，极重家规，所以尤五年龄虽比胡雪岩大，却尊他为长辈，七姑奶奶和古应春亦都跟着尤五叫胡雪岩为小爷叔。

“照七姑奶奶说，松江的潜帮称为‘疲帮’。他们这一帮的漕船很多，是大帮，不过是个空架子，所以当家的带帮很吃力，亏得胡大先生帮他们的忙。为此，胡大先生在杭州到上海的这条水路上很吃得开，就因为松江漕帮的缘故。”

乌先生听得很仔细，一面听，一面在心里想他自己的事。他虽受托来做媒，但仔细想想；不是什么明媒正娶，他这个媒人也没有什么面子，所以一路上抱定一个主张，如果罗四姐本人不甚愿意，或者胡雪岩的为人，在杭州以外的地方，风评不佳，那就说不得打退堂鼓了。此刻看来，自己一路上的想法，似乎都不切实际了。

既然如此，就不妨谈正事了，“罗四姐，”他说：“你晓不晓得，我这趟为啥来的？”

这样问法，罗四姐不免有些发窘，不过这是自己的终身大事，不能因为羞于出口，以致弄成误会，所以很沉着他说：“是不是我娘有什么话，请乌先生来跟我说。”

“是的。我原来的意思，你娘即使不能来，写信给你，也是一样，你娘不赞成。她的话也有道理，写信问你，等你的回信，一来一去个把月，倒不如我来一趟，直接问个明白。”

“娘要问我的是什么话？”

“问你对胡大先生怎么样？”

这一下，罗四姐的脸有些红了，“什么怎么样呢？”她用埋怨来遮掩着涩，“乌先生你的话，说得不清不楚，叫我怎么说？”

乌先生在关帝庙设座卖茶，一天见过三教九流的人不知多少，阅历甚丰，不过做媒人却是第一次，因而有时不免困惑，心想，大家都说“媒人的嘴”是最厉害的，成败往往在一句活上，到底如何是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却始终无法模拟，不想，此时自然而然就懂了，他在想：只要答一句：“胡大先生要讨你做小。”罗四姐必然既羞且恼，一怒回绝，好事就难谐了。”

如果乌先生对胡雪岩的印象不佳，他就会那样说，但此刻已决心来牵这根红线，便要拣最动听的话来说：“罗四姐，胡大先生要请你去当家。”

这话让她心里一跳，但却不大敢相信，“哪里有这回事？”她说：“大家都叫胡大先生是‘财神’，他家那样子大的排场，我怎么当得了他的家。”

“罗四姐，我劝你不要客气，你的能干，从小就看得出来的，胡大先生向来最识人，他说要请你去当家，当然看准了你挑得起这副担子。”

看来不象是随口玩笑的话，罗四姐不由得问一句：“真的？”

“当然是真的。没有这句话，我根本不会来。”乌先生说：“名分上你已经吃亏了，没有别的东西来弥补，你想我肯不肯来做这个媒？”

乌先生的话说得很巧妙，用“名分上已经吃亏了”的说法，代替听者刺耳的“做小”二字，罗四姐不知不觉便在心里接受了。

“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乌先生催问着，“如果你没有话，晚上我就要跟古太太去谈了。当然，我是女家的媒人，一定会替你争。”

“怎么？为啥要跟七姑奶奶去谈？”罗四姐问“莫非她是……”

“她是男家的媒人。”

“我娘的意思呢？”

“你娘情愿结这门亲的。”

罗四姐心潮起伏，思前想后，觉得有些话是连在乌先生面前都难出口的，考虑了好一会说，“乌先生，你晓得的，七姑奶奶跟我象同胞姐妹一样，我看，我自己来问问她。”

“让我做个现成媒人，那再好都没有了。”乌先生说：“不过，罗四姐，你娘是托了我的，你自己跟古太太谈的辰光，不要忘记了替你娘留一条退路。”

何谓“退路”？罗四姐不明白，便即问说：“乌先生，我娘是怎么跟你说的？”

乌先生有些懊悔，“退路”的话是不应该说的。所谓“退路”是以罗四姐将来在胡家的身分，她母亲不会成为“亲家太太”，也就不会象亲戚那样往来，这样，便需为她筹一笔养老的款子，才是个“退路”。但看目前的情形，且不说罗四姐，即便是胡雪岩也一定会想到他那句话便是多余的了。

因此，他就不肯再说实话，只是这样回答：“你娘没有说什么，是我想到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你要替你娘打算打算。”

“原来是这一层！”罗四姐很轻松地答说：“我当然有打算的。”

“那好，我也放心了。等下到了古家，你自己跟古太太去谈好了。”

为了替乌先生接风，古应春稍微用了些心思。乌先生既是生客，跟七姑奶奶又是第一次见面，应该照通常的规矩，男女分席，但主客一共四个人，分做两处，把交情都拉远了，而且说话也不方便，因此古应春决定请乌先生

“吃大菜”。

在人家家“吃大菜”，乌先生还是第一回。幸好做主人的想得很周到，“吃大菜”的笑话见得多，刀子割破舌头虽是故甚其词，拿洗手指的水当冷开水喝，却非笑话，至于刀叉乱响，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所以古应春除了刀叉以外，另备一双筷子。选的菜，第一，避免半生的牛排，第二，凡是肉类都先去骨头，第三，调味少用西洋的佐料。不过酒是洋酒，也不分饭前酒、饭后酒，黄的、白的、红的，摆好了几瓶，请乌先生随意享用。

“乌先生！”七姑奶奶入座时就说：“自己人，我说老实话，用不惯刀叉，用筷子好了。”

“是！是！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老实了。”乌先生欣然举箸。

“乌先生看见罗四姐的新房子了？”

七姑奶奶有意将“子”字念得极轻，听去象“新房”。在她是在开玩笑，乌先生却误会了，以为将来罗四姐会长住上海，她目前的新居，将来便是双栖之处。心想，如果是这样子，又怎么让罗四姐去当家？

心里有些疑问，却不暇细思，因为要回答七姑奶奶的话，“好得很。”他说：“我听罗四姐说，是古太太一手经理的。”

“乌先生，”罗四姐不等他话完，便即说道：“你叫七姐，也叫七姑奶奶好了。”

“好！七姑奶奶，真是巾帼英雄！”

“怎么会想出这么一句话来？”罗四姐笑道：“恭维嘛，也要恭维得象才是。七姐又不是‘白相人嫂嫂’，怎么叫巾帼英雄？”

乌先生自己也觉得拟于不伦，便即说道：“我来之前，‘大书’说岳传，正说梁红玉擂鼓破金兵，‘巾帼英雄’这句话听得多了，才会脱口而出。”

“乌先生喜欢听大书，明天我陪你。”古应春爱好此道，兴致勃勃他说：“城隍庙的两档大书，一档‘英烈’，一档‘水浒’，都是响档。乌先生不可错过机会。”

“苏州话，”罗四姐说，“乌先生恐怕听不懂。”

“听得懂、听得懂。”乌先生接着用生硬的苏白说道：“阴立，白坐。”大家都笑了。

“乌先生不但懂。”古应春说：“而且是内行。”

原来“阴立、白坐”是“英烈、白蛇”的谐音，是书场里挖苦刮皮客的术语，有的阴阴地站在角落，不花一文听完一回书。名为“阴立”，有的大大方方坐在后面，看跑堂的要“打钱”了，悄悄起身溜走，名为“白坐”。

由于彼此同好，皆有喜遇知音之感，大谈“大书”，以及说书人的流派。罗四姐见此光景，轻轻向七姑奶奶说道：“乌先生这顿酒会吃到半夜，我们离桌吧！”

七姑奶奶亦正有此意。找个空隙，打断他们的谈锋，说了两句做女主人应有的门面话，与罗四姐双双席席。

七姑奶奶将她带到楼上卧室。这间卧室一直为罗四姐所欣赏，因为经过古应春设计，改成西式，有个很宽敞的阳台，装置很大的玻璃门，门上加两层帷幕、一层薄纱、一层丝绒，白天拉开丝绒那一层，阳光透过薄纱，铺满整个房间，明亮华丽，令人精神一爽。晚上坐在阳台上看万家灯火，亦别有一番情趣，尤其是象这种夏天，在阳台上纳凉闲谈，是最舒服不过的一件事。

“你是喝中国茶，还是喝洋茶？”

所谓“喝洋茶”是英国式的奶茶。七姑奶奶有全套的银茶具，照英国规矩亲自调制，而且亲自为客人倒茶，颇为费事。罗四姐此刻要谈正事，无心欣赏“洋茶”，便即说道：“我想吃杯菊花茶。”

黄白“杭菊花”可以当茶叶泡来喝，有清心降火之功，七姑奶奶笑着问道：“你大概心里很乱？”

“也不晓得啥道理，心里一直烦躁。”

“我们到阳台上来坐。”

七姑奶奶挑到阳台上去密谈，是替罗四姐设想，因为谈到自己的终身大事，她难免腼腆，阳台上光线幽暗，可以隐藏扭促的表情，就比较能畅所欲言了。

等小大姐泡了菊花茶来，背光坐着的罗四姐幽幽地叹口气说：“七姐只怕我真的是命中注定了。”

“喔，”七姑奶奶问道：“胡家托乌先生来作媒了，他怎么说？”

“他说的话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说胡大先生的意思，要我去替他当家。”

“不错，这话应春也听见的。”

“这么说，看起来是真的！”罗四姐心里更加踏实，但心头的疑虑亦更浓重，“七姐，你说我凭啥资格去替他当家？”

七姑奶奶心想，胡雪岩顾虑者在此，罗四姐要争者亦在此，足见都是厉害角色，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必中要害。不过，她虽然已从古应春口中摸透了“行情”，却不愿轻易松口，因为不知道罗四姐还会开什么条件，不能不谨慎行事。

于是她试探地问道：“四姐，你自己倒说呢？要啥资格，才好去替他当家。”

“当家人的身分，身分不高，下人看不起，你说的话他左耳进、右耳出，七姐，你说，这个家我怎么当？”

“是的。这话很实在。我想，我们小爷叔，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他总有让下人敬重你的办法。”

“啥办法？”罗四姐紧接着问，“七姐夫怎么说？”“他说，胡老太太托我来做媒。不过，我还不答应。”

罗四姐又惊又喜，“原来是胡老太太出面？”她问：“胡太太呢？”

“他们家一切都是老太太作主。胡太太最贤惠不过，老太太说啥就是啥，百依百顺的。”

听得这一说，罗四姐心头宽松了些，不过七姑奶奶何以不敢答应做媒？这话她却不好意思问。

“我为啥不敢答应呢？”七姑奶奶自问自答他说：“因为我们虽然一见如故，象同胞姐妹一样，到底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没有跟我详详细细谈过，我不晓得你心里的想法，如果冒冒失失答应下来，万一做不成这个媒，反而伤了我们的感情。”

“七姐，这一层你尽管放心。不管怎么样，你我的感情是不会伤的。”

“有你这句话，我的胆就大了。四姐，除了名分以外，还有啥？请你一样一样告诉我。看哪一样是我可以代为答应下来的，哪一样我能替你争的，哪一样是怎么样也办不到的。”

“怎么佯办不到的事，我也不会说。”罗四姐想了一下说：“七姐，我顶为难的是我老娘。”

她老娘何以会成为难题？七姑奶奶想一想才明白，必是指的当亲戚来往这件事。以她的看法，这件事是否为难，主要的是要看罗四姐自己的态度？倘或她坚持要胡老太太叫一声“亲家太太”，这就为难了！否则胡家也容易处置。

谈到这里，话就要明说了，“四姐，你的意思我懂了。”她说：“还有啥，你一股脑儿说出来，我们一样一样来商量。”

“还有，你晓得的，我有个女儿。”

“你的女儿当然姓她老子的姓。”七姑奶奶说：“你总不见得肯带到胡家去吧？”

“当然，那算啥一出？”

“既然不带到胡家，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不管你怎么安排，胡家都不便过问的。这件事可以不必谈，还有啥？”

“还有，我只能给老太太一个人磕头。”

“是不是！”七姑奶奶马上接口，“我不敢答应，就是怕你有这样的话，叫我说都不便去说的。”

罗四姐自己也觉得要求过分了一些，不过话既已出口，亦不便自己收回，因而保持沉默。当然，在七姑奶奶看，这就是不再坚持的表示，能商量得通的。

“四姐，我现在把人家的意思告诉你：第一是称呼，下人部叫你太太，第二进门磕一个头，以后都是平礼，第三生了儿子着红裙。这三洋，是老太太交代下来的。”

罗四姐考虑了一会，觉得就此三事而言，再争也争不出什么名堂来，不如放漂亮些，换取对方在他处的让步。

于是她说：“七姐这么说，我听七姐的。不过，我进他家的门，不晓得是怎么个进法？”

七姑奶奶心想，这是明知故问。妾侍进门，无非一乘一轿抬进门，在红烛高烧之下，一一磕头定称呼。罗四姐问到这话，意思是不是想要坐花轿进门呢？

当然，照一般的办法，是太委屈了她，但亦决无坐花轿之理。七姑奶奶觉得这才真的遇见难题了。

想了又想，七姑奶奶只能这样回答：“这件事我来想办法，总归要让你面子上看得过去。你明天倒问问乌先生，看他有啥好办法？”

正事谈到这里，实在也可以说是很顺利了。做媒本来就要往返磋商，一步一步将双方意见接近来，罗四姐也很明白事缓则圆的道理，因而很泰然地答说：“事情不急，七姐尽管慢慢想。”

“你是不急，小爷叔恐怕急着要想做新郎官。”七姑奶奶笑着将她的脸扳向亮处，“不晓得你装扮成新娘子，是个啥样子？”

这话说得罗四姐心里不知是何滋味？说一句：“七姐真会寻开心。”一闪站起身来，“乌先生不知道吃好了没有？”

“我们一起下去看看。”

两人携着手夏回楼下，只见古应春陪着乌先生在赏鉴那些西洋小摆设。七姑奶奶少不得问些吃饭了没有之类的客气话，然后间到乌先生下榻之处。

“客栈已经定好了。”古应春问道：“不知道罗四姐今天晚上，是不是还有事要跟乌先生谈？”

“今天太晚了。”罗四姐答说：“有事明天也可以谈。”

“那么，我送乌先生回客栈。明天一早我会派人到客栈陪了乌先主到罗四姐那里。下午我陪乌先生到各处逛逛。”

等古应春送客回来，七姑奶奶还没有睡，等着要将与罗四姐谈论的情形告诉他，最后谈到罗四姐如何“进胡家的门”。

“一顶小轿抬进门，东也磕头，西也磕头，且不说罗四姐委屈，我们做媒人的也没有面子。”

“为小爷叔，没有面子也就算了。”古应春说：“你不要把你的想法也摆进去，那一来事情就越发摆不平了。”

“好！那么罗四姐，总要让他的面子过得去。”

“这有点难办。又有里子，又要面子，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七姑奶奶也觉得丈夫的话不错，不过已经答应罗四姐要让她“面子上过得去。”所以仍在苦苦思索。“睡吧！我累了。”

古应春旅途劳顿，一上床，鼾声即起，七姑奶奶却无法合眼，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而且自己觉得很得意，很想唤醒古应春来谈，却又不忍，只好闷在心里。

第二天一早，古应春正在漱洗时，七姑奶奶醒了，掀开珠罗纱的帐子，探头说道：“不要紧了！我有法子了。”

没头没脑一句话，说得古应春愣在那里，好一会才省悟，“你是说罗四姐？”他问。

“对。”七姑奶奶起床，倦眼惺松，但脸上别有一种兴奋的神情，“他们的喜事在上海办，照两头大的办法，一样可以坐花轿、着红裙。”她问：“你看呢？”

“小爷叔在杭州有大太大的，无人不知，人家问起来怎么说？”

“兼桃！”七姑奶奶脱口回答：“哪个去查他们的家谱？”

“这话倒也是。不知道小爷叔肯不肯？”

“肯不肯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做媒人的，是有交代了。”七姑奶奶又说：“我想他也不会不肯的。”

古应春考虑了一会，同意了她的办法，只问：“回到杭州呢？”

“照回门的办法，先到祖宗堂磕头，再见老太太磕头。”

“这不是哈回门的办法，是‘庙见’，这就抬举罗四姐的身分了。”古应春深深点头：“可以！”

“你说可以就定规了。下半天，你问问乌先生，看他怎么说。”

“能这样，乌先生还有什么话说？至到你你说‘走规’，这话是错了，要小爷叔答应了才能定规。”

“你这么说，那就快写信去问。”

古应春觉得不必如此匆促。不过，这一点他觉得也不必跟爱妻去争，反正是不是写了信，她也不会知道，所以答应着说：

“我会写。”

乌先生上午去看了罗四姐，下午由古应春陪着他，坐了马车去观光，一圈兜下来，乌先生自己提出要求，想到古家来吃晚饭，为的是谈罗四姐的亲事。

“我跟她谈过了，她说她的意思，七姑奶奶都晓得。不过，既然我是媒

人，她说有些话，要我跟七姑奶奶来商量。”

“是的。乌先生你说。”

第一件，将来两家是不是当亲戚来往，现在暂且可以不管。

不过，她的女儿，要胡太太认做子女儿，将来要到胡家来的，下人要叫她‘干小姐’。”

“胡太太的儿女，还要叫她妹妹。”七姑奶奶补充着，极有把握他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第二件比较麻烦，她说七姑奶奶答应了她的，要我请问七姑奶奶，不晓得是啥办法？”

“办法是想到一个，不过，还不敢作主。这个办法，一定要胡大先生点了头才能算数。”

“是的，做媒本来要双方自己愿意，象七姑奶奶这样爽快有担当，肯代胡大先生作主，真是难得。”乌先生可说：“不过，先谈谈也不要紧。”

这件事很有关系，七姑奶奶心想，倘或自己说错了一句话，要收回或更改就不漂亮了，不如让她丈夫去谈，自己在一旁察言观色，适时加以纠正或者补充，比较妥当。

于是古应春便在她授意之下，讲他们夫妇这天清早商量好的办法。讲得一点不错，七姑奶奶认为无需作何修正。倒是乌先生的态度，让她奇怪，只见他一面听，一面锁紧眉头，她不知道这是乌先生在用心思索一件事时，惯有的样子，只当他对这样的办法还不满意，心里不免大起反感。

于是等古应春讲完了，她冷冷地问：“乌先生觉得这个办法，还有啥欠缺的地方？”

“不是欠缺，我看很不妥当。”

这就连古应春都诧异了，“乌先生，请你说个道理看。”他问“何以不妥当。”

“胡大先生现在是天下闻名的人，佩服他、赞成他的人很多，妒忌他、要他好看的人也不少。万一京里的御史老爷参上一本，不得了。”

“参上一本？参胡大先生？”

“这我就不懂。”七姑奶奶接着也说，“犯了啥错？御史要参他。”

“七姑奶奶，请你耐耐心，听我说……”

原来乌先生的先世是杭州府钱塘县的刑房书办，已历四代，现在由乌先生的长兄承袭，《大清律例》是他的家学，对“户婚律”当然亦很熟悉，所以能为古应春夫妇作一番很详细的解释。

他说，以“兼祧”为取“两头大”的借口，是刁俗如此，而律无明文，不过既然习俗相沿，官府亦承认的，只是兼祧亦有一定的规矩，如俗语所说的“两房台一子”，方准兼祧，这在胡雪岩的情形，显然不合。

“你们两位请想，即称‘胡大先生’及有‘胡二先生’，好比合肥李家，有‘李大先生’李瀚章，就一定有‘李二先生’李鸿章。胡大先生既然有兄弟，就可以承继给他无子的叔伯，何用他来兼祧？”

“这话说得有道理，‘胡大先生’这个称呼，就摆明了他是有兄弟的。”古应春对他妻子说：“兼祧这两个字，无论如何用不上。”

“用不上就不能娶两房正室。一定要这么办，且不说大清律上怎么样，论官常先就有亏了，这叫做‘宠妾灭妻’，御史老爷一本参上去，事实俱在，逃都逃不了的。”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吓出一身冷汗，“真是亏得乌先生指点，”她说，“差点做错了事情，害我们小爷叔栽个筋斗。”

“筋斗倒也栽不大，不过面子难看。”乌先生又说：“讲老实话，胡大先生还在其次，我先要替罗四姐想一想，倘或因为她想坐花轿、穿红裙，弄出来这场麻烦，胡老太太、胡大先生一定很不高兴，说风凉知的人就会说：‘一进门就出事，一定是个扫帚星。’七姑奶奶你倒想，罗四姐以后还好做人？”

“乌先生，你想得真周到，见识真正高人一等。”七姑奶奶由衷的佩服，“而且人家本来不知道罗四姐是啥身分，这一来‘妾’的名声就‘卖朝报’了。”

“卖朝报”是句杭州的俗话，还是南宋时候传下来的，老百姓的名字忽然在“朝报”上出现，一定出了新闻，“卖朝报”的人为广招徕，必然大声吆喝，以至大街小巷，无人不知。如果胡雪岩因为“宠妾灭妻”而奉旨申斥，上谕中就会有罗四姐的名字。清朝的“宫门抄”就是南宋的“朝报”，所以七姑奶奶的这个譬喻，十分贴切。

“是啊！”乌先生说，“那一来，不但杭州上海，到处都知道了，真正叫做‘求荣反辱’。我想我只要一说明白，罗四姐一定也懂的。”

“是，是！”古应春急忙接口，“那就拜托先生跟罗四姐婉言解释。只要讲一层讲通了，我想我们的这个媒就做成功了。”

罗四姐自然能够体谅其中的苦衷，但总觉得快快有不足之意，不过对七姑奶奶极力帮她讲话出主意，非常感激，因而也就更觉得可以说知心话，所以反而拿乌先生向她解释的话，来跟七姑奶奶商量。

“四姐，我想劝你一句话，英雄不怕出身低，一个人要收缘结果好，才是真正的风光。你不是心胸不开阔的人，不要再在这上头计较了。”七姑奶又说：“我当你陪嫁的奶妈，送了你去，你看好不好？”

江浙风俗，富家小姐出阁时，贴身的侍女、哺育的乳母，往往都陪嫁到夫家，而且保留着原来的称呼。罗四姐听七姑奶奶用这样的说法，表示就算委屈，她亦愿意分担，这份情意，求之于同胞姐妹，亦未见得必有，应该能够弥补一切了。

“七姐，”罗四姐眼圈红红他说：“我也不知道前世敲破了多少木鱼，今生才会认识你。”

“认识我没有啥了不得，倒是你嫁我们小爷叔，真是前世修来的。”七姑奶奶说：“做个女人家，无非走一步帮夫运，天大的本事，也是有限制的，丈夫是个阿斗太子，哪怕你是诸葛亮，也只好叹口气。我们小爷叔的本事，现在用出来的，不过十之二三，你能再把他那七、八分挖出来，你就是女人家当中第一等人物，何在乎名分上头？”

听这一说，顿时激起罗四姐的万丈雄心，很兴奋他说：“七姐，我同你说心里的话，我自己也常在想，我如果是个男的，一样有把握创一番名堂出来，只可惜是个女的。如今胡大先生虽说把个家交给我，我看他倒也并非一定只限制我把家当好了就好了，在生意上头，如何做，他也会听我的，我倒很想下手试一试。”

“是的。”七姑奶奶很婉转他说：“不过，这到底在其次，你出了主意，是好的，他一定会听，那就等于你自己在做，并不一定要你亲自下手。照我看，你的顶大的一桩生意是开矿，开人矿。这话你懂不懂？”

“不懂。七姐，”罗四姐笑道：“你的花样真多。”

“我是实实在在的话，不是耍花佯。我刚刚说道，你要把我们小爷叔没有用出来的七、八分本事，把它挖出来。如果你做得到，你就是开着了一座金矿！别的都算小生意了。”

罗四姐先当七姑奶奶是说笑话，听完了细细思量，方始逐渐领悟，庄容说道：“七姐，你的这番道理我懂了。不过，以前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想到要逞自己的本事，现在才晓得，我要逞本事，一定要从胡大先生身上去下功夫。”

“对啊！”七姑奶奶高兴地拍着手说：“你到底聪明，想得透，看得透。”

除了“迎亲”的花轿以外，其余尽量照“六礼”的规矩来办，先换庚帖，然后下聘，聘礼是两万现银，存在杭州阜康钱庄生息，供罗四姐为老娘养老之用，当然还有一座房子，仍旧置在螺狮门外。罗四姐在上海的新居，亦已过户在她名下，七姑奶奶所垫的房价及其他费用，自然是由胡雪岩结算。

聘礼最重首饰，只得四样，不过较之寻常人家的八样，还更贵重，新穿的珠花、金刚钻的镯子、翡翠耳环、红玉簪子，其实是罗四姐自己挑的。胡雪岩关照古应春，请七姑奶奶陪罗四姐去选定了，叫珠宝店直接送到上海阜康钱庄，验货收款。

“四姐，应春昨天跟我说：你们情同姐妹，这一回等于我们嫁妹子，应该要备一份嫁妆。这话一点不错。”七姑奶奶说：“我想，仍旧你自己去挑，大家的面子，你尽管拣好的挑，不要客气。说老实话，几千两银子，应春的力量还有。”

罗四姐心想，只要嫁到胡家，将来一定有许多机会帮古应春的忙，借为补报，所以不必说客气话。不过，也不好意思让他们多破费，因而这样答说：“七姐跟姐夫这番意思，我不能不领。不过，东西也不在乎贵重，只要欢喜就好，你说是不是？”

“正是。”七姑奶奶说：“先挑木器。明天你空不空。”

“空。”

“那就明天下半天。仍旧到昌发去好了。”

昌发在南市，是上海最大的一家木器行，罗四姐新居的家具，就是在那里买的，“好！就是昌发。”罗四姐说，“今天家里会有客人来，我要走了。”

等七姑奶奶用马车将她送到家，罗四姐立即关照老马，另雇一辆马车，要带小大姐到南市去办事。

到得南市在昌发下车，老板姓李，一见老主顾上门，急忙亲自迎了出来招呼：“罗四小姐，今天怎么有空？请里面坐，里面坐。”

“我来看堂木器。”

“喔，喔！”李老板满脸堆笑，“是哪里用的？”

“房间里。”

所谓“房间里”是指卧房，首要的就是一张床，但既称“一堂”，当然应该还有几椅桌凳之类，李老板便先问材料，“罗四小姐喜欢红木，还是紫檀？”

“当然是紫檀。”

“罗四小姐，你既然喜欢紫檀，我有一堂难得的木器，不可错过机会。”

“好！我来看看。”

李老板将她领入后进入一个房间，进门便觉目眩，原来这些紫檀木器，以螺甸嵌花，有耀眼的反光，以致眩目。

细细看去，华丽精巧，实在可爱，“这好象不是本地货色。”罗四姐说：“花样做法部不同。”

“罗四小姐，到底是顶瓜瓜的行家，”李老板说：“一眼就只透了。这堂木器是广东来的，广东叫酸枝，就是紫檀。光是广东来的不稀奇，另外还有来历，说出来，罗四小姐，你要吓一跳。”

“为啥？”

“这本来是进贡的……”

“进贡的？”罗四姐打断他的话说：“你是说，原来是皇帝用的。”

“不错。”

“李老板，”罗四姐笑道：“你说大话不怕豁边？皇帝用的木器，怎么会在你店里？”

“喏，罗四小姐，你不相信是不是？其中当然有个道理。你请坐下来，等我讲给你听。”

李老板请罗四姐在一张交椅上坐了下来，自己在下首相陪。他很会做生意，用的伙计、徒弟亦很灵活，等罗四姐刚刚坐定，现泡的盖碗茶与四个高脚果碟，已经送了上来。罗四姐存心要来买木器，生意一定做得成，所以对昌发的款待，但然接受，连道声谢都没有。

“罗四小姐，请你先仔细看看东西。”

她原有此意。因为所坐的那张交椅，小巧玲珑，高低正好，靠背适度，一坐下来双肘自然而然地搭在扶手上，非常舒服，本就想仔细看一看，所以听得这话，便低头细细赏鉴，工料两精，毫无瑕疵。

看完交椅，再看椅旁的长方套几，一共三层，推拢了不占地位，拉开了颇为实用，一碗茶，四只果碟摆在上面，一点都不湿得挤。

“东西是好的。”罗四姐说：“不过花样不象宫里用的，宫里用的应该是龙凤，不应该是‘五福捧寿’。”

“罗四小姐，你驳得有道理，不过你如果晓得用在哪里，你就不会驳了。宫殿有各式各样的宫殿，何止三宫六院？看地方，看用场，陈设大不相同，通通是龙凤的花样，千篇一律，看都看厌了。你说，是不是呢？”

“话倒也不错。那么，这堂木器是用在哪里的呢？”

“是要用在圆明园的……”

“李老板，你真当我乡下人了！哪个不晓得，”洋鬼子把圆明园烧掉了。”

“烧掉了可以重造啊。当然，真的重造了，这堂木器也不会在我这里了。”

据李老板说，有班内务府的人，与宫中管事的太监，因为洪杨起义已经失败，捻军亦部打败了，不足为患，因而怂恿慈禧太后说：“再过三，四年，皇帝成年，‘大婚’、‘亲政’两桩大典一过，两宫太后应该有个颐养天年的地方，大可以将颐和园恢复起来。太后‘以天下养’，修个花园，不为过分。”

慈禧太后心动了，十二、三岁的小皇帝更为起劲，风声一传，有个内务府出身、在广东干了好几任肥缺的知府，得风气之先，特制酸枝嵌螺甸的木器进贡，而在由海道北运途中，事情起了变化。

原来这件事，在私底下已经谈了好几个月，当政的恭亲王大不以为然，不过不便说破，只是在两宫太后每天例行召见时，不断表示，大乱初平，百

废等举，财政困难，意思是希望慈禧太后自动打消这个念头。

哪知恭王正在下水磨功夫时，忽然听说有定样一个知府，居然进贡木器，准备在颐和园使用，不由得大为光火，授意一个满洲的御史，肿列这个知府贪污有据的劣迹，狠狠参了一本，恭王面请“革职查办”，慈禧太后不便庇护，准如所请，那知府就此下狱。贡品自然也就不必北运了，押运的是那知府的胞弟，将木器卸在上海变卖，是这样归于昌发的。

“木器一共三堂，一堂客厅，一堂书房，都卖掉了。现在剩下这一堂，前天有个江西来的候补道来看过，东西是欢喜得不得了，银子带得不够，叫我替他留十天，他没有下定洋，我就不管他了。罗四小姐，你要中意，我特别克己。”李老板又说：“我再说句老实话，这堂木器，也没有啥人用得起，你们想，房间里用这样子讲究的木器，大厅、花厅、书房应该用啥？这就是我这堂木器，不容易脱手的道理。

罗四姐心想，照他的话看，这堂木器似乎也只有胡雪岩家用得起。不想居然也还有那么一个阔气的江西候补道，转念又想，胡雪岩也是江西候补道，莫非是他叫人来看过？

于是她问：“那个江西候补道姓啥？看来他倒也是用得起的。”

“姓朱。”李老板又说：“朱道台想买这堂木器也不是自己用，是打算孝敬一位总督的老太太的。”

罗四姐心中一动，随即问说：“你这堂木器啥价钱？”

“照本卖，一千五百两银。其实照本卖，已经把利息亏在里头了。好在另外两堂，我已经赚着了，这一堂亏点本也无所谓。”

“李老板，我还你一个整数。”

“罗四小姐，”李老板苦笑着说：“三分天下去其一，你杀价也杀得太凶了。”

“本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对折拦腰掬’的生意还多的是。”

“罗四小姐，听你口音是杭州人？”

“不错。你问它作啥？”

“你们杭州人杀价厉害，‘对折拦腰掬’四分天下去其三，世界上哪里有这种生意。罗四小姐，你总要高升、高升吧？”

高升又高升，讲定一千二百两银子。罗四姐是带了银票来的，取了一张四百两的，捏在手中，却有一番话交代。

“李老板，你要照我的话，我们这笔交易才会成功，明天我带个人来看，问你啥价钱，你说八百两银子。”

“这为啥？”

“你不要管。”罗四姐说：“你要一千二百两，今天我付你四百，明天再付你八百，一文不少。”罗四姐又说：“你要在收条上写明白，一定照我的话，不照我的话，交易不成，加倍退定洋。”

“是，是！我照办。”

于是李老板收下定洋，打了收条。等罗四姐走后不久，又来了一个老主顾。

“唷，唷！古太太，我财神又临门了。今天想看点啥？”

“看了再说。”

李老板领着她一处处看，看到那堂螺甸酸枝木器，站住脚问：“这堂木器啥价钱？”

“对不起，古太太，刚刚卖掉了……”

七姑奶奶大失所望，却未死心，“卖给哪个？”她说，“哪有这么巧的事？”

见此光景，李老板心里在转念头，他原来的话，还有一句：“就是罗四小姐买的。”哪知话未说完，让“古太太”截断了，看她的样子，有势在必得之意，如果说破“罗四小姐”，她一定会跟人家去商量情让，那一来事情就尴尬了。“罗四小姐”人很厉害，少惹她为妙。

打定了这个主意，便不答腔，七姑奶奶却是越看越中意，就越不肯死心，“你卖给人家多少钱？”她问。

“既然卖掉了，古太太也就不必问了。”

“咦，姨！”七姑奶奶放下脸来，“当场开销，”她说：“问问怕啥，李老板你是生意做得大，架子也大呢？还是上了年纪，越老越糊涂？做生意哪有你这个做法的，问都问不得一句！”

“古太太你不要骂我。”李老板灵机一动，顿时将苦笑收起，平静地问道：“我先请教古太太两句话，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

“古太太想买这堂木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

“送人。”

“送哪个？”

“你不要管。”

“古太太，你告诉我了，或许有个商量。”

“好。”七姑奶奶说：“喏，就是上回我同她来过的那位罗四小姐。”

这下，李老板会意了，“罗四小姐”所说要带个人来看，此人就在眼前。于是他笑着道：“古太太，你说巧来真是巧！刚刚那个买主，就是罗四小姐。”

七姑奶奶大感意外，心想：“她来过了？”

她急急问说：“买了你这堂木器？多少钱？”

“八百两。”

七姑奶奶点点头，“这个价钱也还公道。”她又问：“付了多少定洋？”

“没有付。”

“没有付？”七姑奶奶气又上来了：“没有付，你为啥不卖给我？”

“做生意一句话嘛！罗四小姐是你古太太的来头，我当然要相信她。”

七姑奶奶觉得他这两句话很中听，不由得就说了实话，“李老板，我老实跟你说了吧！罗四小姐要做新娘子了，我买这堂木器陪嫁，她大概不愿意我花钱，所以自己来看定了。这样子，明天我陪她来，你不要收她的银子，要收我的。”

“是，是！”

“还有，你答应她八百两，当然还是八百两，不过我要杀你的价。杀价是假的，今天我先付你二百两，明天我杀价杀到六百两，你就说老主顾没办法，答应下来。这样做，为的是怕她替我心痛，你懂不懂？”

“懂啊！怎么不懂？罗四小姐交到你这种朋友，真正前世福气，买木器陪嫁她，还要体谅她的心。这样子厚道细心的人，除了你古太太，寻不出第二个。”

七姑奶奶买了这堂好木器，已觉踌躇满志，听了他这几句话，越发得意，高高兴兴付了定洋回家，将这桩称心如意的事，告诉了古应春。第二天，罗

四姐来了，七姑奶奶一开口就说：“你昨天到昌发去过了？”

罗四姐不知她何以得知？沉着地答道：“是的。”

“你看中了一堂木器，价钱都讲好了？”

“是的。讲定八百两银子。”

“那再好都没有。”七姑奶奶说：“你真有眼光！我们走。”

于是一车到了昌发。李老板早已茶烟、水果、点心都预备好了。略坐一坐，去看木器。

“罗四小姐说，价钱跟你讲好了，是不是？”

“是的。”

“那是罗四小姐买，现在是我买。”七姑奶奶说：“李老板，我们我年往来，你应该格外克己，我出你六百两银子。”

“古太太，我已经亏本了。”

“我晓得你亏本，无非多年往来的交情，硬杀你二百两。”

“下回我一定讲交情。这一回，”李老板斩钉截铁他说：“我的价钱，讲出算数，决不能改。”

如此绝情，七姑奶奶气得脸色发白，真想狗血喷头骂他一，但一则是喜事，不宜吵架，二则也是舍不得这堂好木器，只好忍气吞声，连连冷笑道说：“好，好！算你狠。”说完，取出八百两银子的银票，往桌上一摔。

“古太太，你请不要生气，我实在有苦衷，改天我到府上来赔罪。”

“哪个要你来赔罪。我告诉你，这回是一闷棍的生意。”

说完掉头就走，李老板追上来要分辩，七姑奶奶不理他，与罗四姐坐上马车回家，一路气鼓鼓的，话都懒得说，罗四姐也觉得好生无趣。

一到家，在起坐间中遇见古应春。他一看爱妻神色不怡，便含笑问道：“高高兴兴出门，回来好象不大开心，为啥？”

“昌发的李老板不上路！”七姑奶奶的声音很大，“以后再也不要作成他生意了。你说要带洋人到他那里定家具，省省！挑别家。”

“怎么不上路？”

“他，”七姑奶奶想一想说：“硬要我八百两银子。”

“你照付了没有呢？”

“你倒想！”

七姑奶奶预先付过“差价”，是告诉过古应春的，他心里在想，李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而且人虽精明，却很讲信用，似乎不至于硬吞二百两银子，其中或者另有缘故，只是当着罗四姐，不便深谈，只好沉默。

于是罗四姐便劝七姑奶奶说：“七姐，东西实在是好的，八百两银子是真正不贵。你先消消气，我要好好跟你商量，这堂木器有个用法。”

七姑奶奶正要答话，让小大姐进来打断了。她是来通报，李老板来了，要见七姑奶奶。

“不见。”

“我见。”古应春接口，“等我来问他。”

去了不多片刻，古应春笑嘻嘻地回进来，手里拿着个红封套，七姑奶奶接过来一看，封套签条上写“贺仪”二字，下面是李老板具名，贺仪是一张二百四十两的银票。

“这算啥？”

“不是送你的。”古应春说：“你不是告诉我，罗四姐要做新娘子了，

人家是送喜事的贺礼。”

听这一说，七姑奶奶与罗四姐相顾愕然，事出突兀，都用眼色催古应春说下去，但古应春却是一副忍俊不禁的神气。

“你笑啥？”七姑奶奶白了丈夫一眼，“快说啊！”

“怎么不要好笑？这种事也只有你们心思用得深的人，才做得出来。”古应春看了罗四姐一眼，向妻子说道：“你晓得这堂木器多少钱？一千二百两。”

“晴！”罗四姐叫了起来，“七姐夫，李老板告诉你了？”

“当然告诉我了，不然，他另外收了二百两银子的定洋，硬不认帐，这话怎么交代呢？”

“啊？”罗四姐问说：“七姐，你已付过他二百两？”

七姑奶奶愣了一下，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反问一句：“你先付过他四百两？”

“是的。”

“为啥？”

“我不愿意你太破费。”

“两个人走到一条路上来了。”七姑奶奶哈哈大笑，“我晓得你不愿意我太破费，所以预先付了他二百两。我道呢，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东西！”

罗四姐也觉得好笑，“七姐夫说得不错，心思用得深，才会做出这种事来。你瞞我，我瞞你，大家都钻到牛角尖里去了。不过，”她说：“李老板也不大对，当时他就让二百两好了，何苦害七姐白白生一场气。”

“他也有他的说法。”古应春接口答道：“我拿李老板的话照伴说一遍。他说：那位罗四小姐，看起来是很厉害的角色，我不能不防她，收条上写明白，报价只能报八百两，改口的话，加倍退还定洋，万一我改了口，罗四小姐拿出收条，一记‘翻天印’，打过来，我没话说，所以我当时不松口，宁可得罪了古太太，事后来赔罪。”

七姑奶奶前嫌尽释，高兴地笑道：“这个人还算上路，还多送了四十两贺礼。”说着将红封套递给罗四姐。

“我不要。”罗四姐不肯接，“不是我的。”

“莫非是我的？”七姑奶奶开玩笑：“又不是我做新娘子。”

罗四姐窘笑着，仍旧不肯接，七姑奶奶的手也缩不回去，古应春说：“交给我。二百两是退回来的定洋，四十两送的贺礼，我叫人记笔帐在那里。”

于是七姑奶奶将红封套交了给古应春，接着便盛赞那堂酸枝嵌螺甸的家具，认为一千二百两银子，实在也不算贵。

由此便谈到这堂木器的来历，它之贵重，已经不能拿银子多寡来论了。罗四姐因此有个想法，觉得自己用这堂木器，虽说出于“陪嫁”，亦嫌过分，难免遭人议论；因而私下跟七姑奶奶商量，打算把这堂木器，孝敬胡老太太。

“我这个念头，是听了李老板的一句话才转到的，他说：有个江西的末道台，想买这堂木器孝敬一位总督的老太太。我心里就在想，将来我用这堂木器，胡老太太用的不及我，我用了心里也不安，倒不如借花献佛，做个人情。七姐，你不会怪我吧？”

“哪里，哪里？”七姑奶奶异常欣慰地，“说实话，你这样子会做人，我就放心了。胡家人多口杂，我真怕你自己觉得行得正、坐得正，性子太直了，会得罪人。”

“得罪人是免不了的。只要有几个人不得罪就好了。譬如胡老太太，一定要伺候得好。”

七姑奶奶暗暗点头，心里在想，罗四姐一定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不但会做人，还会做“官”，替她担心，实在是多余的。

七 帮夫运

自从罗四姐嫁到胡家，真是走了一步帮夫运，胡雪岩的事业如《红楼梦》上所形容的“鲜花着锦”般兴旺。当然，兴旺的由来是他恃左宗棠为靠山，左宗棠视他为股肱，只要左宗棠西征，节节胜利，所请在朝廷无有不准，胡雪岩水涨船高，亦就事事顺手了。

原来从道光年间开始，君暗臣愚，激出内忧外患，西北的回民起义，亦是贪官污吏激荡而成。其时所谓“甘回”共有西、南北三大支，三大首领，西面的叫马朵之，驻扎在青海的西宁，南面的叫马占鳌，以甘肃与青海的河州，也就是临夏为根据地，北面叫马化龙，是三大首领中最厉害的一个，势力范围在宁夏、灵武一带，根据地名为金积堡，这个地方就是“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河套的起点，擅茶、马之利以外，东面有个盐池叫花马池，更是一大财源。金积堡周围有五百多个寨子，众星拱月般环卫着马化龙的金积堡。此人对宁夏将军穆图善很恭敬。左宗棠看到了此人的底蕴，所以西征的第一目标就是攻下金积堡。

在攻金积堡之前，先要隔断捻军与甘回的联系。捻军分为两大股，称为“东捻”、“西捻”。曾国藩解释捻军之捻说：“捻纸燃脂，故谓之捻”，凡是用薄纸搓成条状，如吸水烟用的纸煤等等，都叫做捻子。捻军的特性在于易聚易散，但看起来象乌合之众，而流转不定，飘忽千里，令人疲于奔命，亦很厉害。僧格林沁的黑龙江马队，追奔逐北，捻军见了就激，但一停下来，周围不知如何，就会冒出无数捻军来，僧王就是这样阵亡的。僧王打的是东捻，西捻的首领叫张宗禹，自河南至陕西，由河南横渡黄河，直上延安、米脂，南北战线拉长到一千多里，目的就是希望与马化友由西往东，也有千把里的这条战线交会。

只要一接上头，西捻不复可制，回民起义亦不知何时才能镇压下去，所以左宗棠西征的初步战略，就在隔离西捻与甘回不让他们“会师”。罗四姐嫁到胡家时，正当西捻初平，两宫太后召见左宗棠，天语褒嘉，左宗棠自陈五年可以镇压回民起义之时。

左宗棠最初驻军西安，然后往西北逐步推进，大营先移乾州，再移甘肃境内的泾川，然后往北打，攻克镇原、庆阳，收容降众及饥民十七万人，行屯垦之法，种子、农具，都由胡雪岩的转运局采办好了，运到甘肃。

及至左宗棠的前锋逼进灵武，马化龙看根据地有被剿之虞，于是“上书言抚”，抚是安抚，表示愿意投降，部众或者收编为清军、或者遣散、或者为他们谋个生计。有此化干戈为玉帛的结果，本来是最理想的办法，但造反起义的，就抚而又反复音，不知多少。左宗棠阅历极丰，而马化友又有善于翻覆的名声，他可以玩弄穆图善，而左宗棠决不会受他的愚，所以置之不理，备妥三月行粮，进攻金积堡。

指挥此役的大将是刘松山。此人是曾国藩的小同乡，行伍出身，积功升至总兵。咸丰十年，英法内犯，僧格林沁提兵勤王，东南没有这一支膘悍的马队，战局大受影响。那时太平军李秀成，刚开始为洪秀全所重用，在芜湖召集军事会议，分道进兵，李秀成本人自率大军，由芜湖南下，攻占皖南黟县，另外太平军悍将李世贤、黄文金、李继远等，相继陷宁国、下徽州，又占江西浮梁、都昌、饶州。驻节祁门的曾国藩，西面来自湖北的接济，因江西粮道中断而绝，东面则有二李亲领的骄兵相逼，重重围困，听从幕宾建议，

反攻徽州，以期打开通浙江的运道。于是曾国藩修军祁门以东、徽州以西的休宁；有一天太平军夜袭，诸营皆贵，只有刘松山在月下率队迎敌，太平军不敢相逼，其余溃散各营，月夜看不真切，以为太平军拦截，掉头要逃，及至刘松山打出真号，大家才知道大营未夫，“老帅”无恙，惊魂始定。祁门一役，是曾国藩靖港兵败，投水遇救以后，另一次的大危机，他连遗书都写好了，结果转危为安，都由刘松山之功，从此以国士相待。

及至左宗棠受命西征，这是一场大战役，非地方性的军务可比，各军理当协力，曾国藩将他最重视的刘松山一军，交给左宗棠指挥。左宗棠本由曾国藩所提携，以后由于争饷而存意见，复以曾国荃破金陵，纵容洪秀全之子逃遁，直言讦奏，因而失和，不通音问已久，到这时，左宗棠才知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将刘松山一军交他节制，比作曾国藩“嫁女”，对刘松山的重用，自不待言。

刘松山真亦不负曾国藩的知遇及左宗棠的期许，打西捻、甘回，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从军以前，在家乡就已定下亲事，聘而未娶，在军中十几年，只因招兵，回过一次家乡，直到西捻既败，方在洛阳成婚，新郎新娘都三十多岁了。

蜜月只得十天，刘松山便即入陕，肃清榆、延、绥、鄜四州以后，进军灵武，一战而克。马化龙力战无功，一面再次言抚，一面四处求援，但西宁、河州、临洮、靖远各地的回民军，震于刘松山的威名，都不敢妄运，于是刘松山大举进攻。同治九年正月，攻金积堡外围一个寨子，中炮坠马，因而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同年十一月，终于攻克了金积堡。

西征军能够胜多败少，着着进展，是因为器械利、士气旺、纪律好。胡雪岩得古应春之力，西洋凡有新式枪械，以及其他精巧的军事装备，只要能用得上的，不必向左宗棠请示，先就办了来，加以补给适时，从无粮饷不断之虞，士气自然就旺盛了。这是西征军将士都佩服，也感激胡雪岩的，但纪律好亦应归功于胡雪岩，就只有左宗棠最明白了。

从咸丰末年，同治皇后阿鲁待氏的祖父赛尚武丧师失律，浪掷了一笔发自部库的二百万两银子的军饷以后，仗都是地方上自己在打，因此有楚军、湘军、淮军、浙军、粤军等等名号，都称之为“官军”，这些官军，来源不一，“回乡招募”的子弟兵固占多数，但也不全是土匪或者别处投过来的，出身不同，队官的作风各异，军纪就大有区别。湘军中以彭玉麟部下纪律最严，鲍超一军最糟糕，这就是带兵的看法不同之故，不过鲍超骁勇善战，是曾国藩的“爱将”，所以诸事宽容。

左宗棠所部，亦是杂牌军队，但都能恪守纪律，一半是左宗棠治军较严，一半亦由于心悦诚服，不忍违犯纪律，论心悦诚服之所起，就不能不推服胡雪岩了，“湖湘子弟满天下”而无后顾之忧，都由于胡雪岩靠他广设钱庄、通汇便利，按时得能接济官兵家属。至于阵亡将士，恤死养生，不用左宗棠关照，他就派人去做了，大家都道“侯爷”如此爱护部下，何忍犯他的军纪？却不知是胡雪岩在助“侯爷”维持纪律。

胡雪岩能够公私兼顾，钱庄、典当、丝号一家接一家开张，生意越做越大，“财神”的名气越来越响，从胡老太太起始，都认为是“螺蛳太太”的功劳，原来为了避免用“二太太”之名，却又想不出更合适的称呼，有个通人说：“顺治年间‘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芝麓，娶了秦淮出身的顾眉生，龚芝麓的元配称她为‘顾太太’，仿照这个例子，拿‘罗四姐’的‘姐’，字

改为‘太太’，有何不可？于是，‘罗四太太，就此叫开了。下人不明其理，只当她娘家住在了螺蛳门外的缘故，叫成‘螺蛳太太’。

但最为乡党称道，而且使得胡雪岩自觉对螺蛳太太有愧，既爱且敬的是，她有个“大贤大德”的名声，为胡雪岩娶了十一房姨太太。

约莫嫁后一年，螺蛳太太向到杭州三天竺来烧香的七姑奶奶诉苦。原来胡雪岩精力过人，只她一个人“当夕”，有些力不从心，因而也就觉得乐不敌苦了。

于是胡雪岩不免留连花丛，本来欢场中应酬，在胡雪岩几乎是每天的例课，以前仅止于“吃花酒”，渐渐地以勾栏为行馆，经常整夜不归，其至在“堂子”里接见宾客，料理公事，这件事就可忧了。

“七姐，”螺蛳太太说：“他现在正在风头上，这步桃花运走不得，第一，伤身体，第二，耽误正事，第三，名声不好听，还有第四，伙计们看东家的样，个个狂嫖滥赌，怎么得了？就算不学他的样，也会灰心，辛辛苦苦帮他创业，哪知道他是这样子不成材！”

七姑奶奶知道最后两句话，是她“夫子自道”的牢骚，不过，她也有些怀疑，“小爷叔对这个‘色’，字看不破，是大家都晓得的。不过，”她问：“又何至于‘好’到这个程度呢？”

“喏，”螺蛳太太不免有怨言，“都是我们那位刘三叔！”

原来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店，他本早有此心，恰好又受了气，去年夏天胡老太太受暑发痧，土法子是拿铜钱刮痧，刮出一条鲜红的血痕，病势顿去。胡老太太的痧刮得很透，本来已经不要紧了，只是胡雪岩不放心，请“郎中”来看了以后，开方打药，一再关照下人要快！仍旧去了两个时辰才回来，胡雪岩对有关老母的事异常认真，当下大发了一场难得一见的脾气。

下人等他骂完，方始声诉：原来这年时疫流行，打药的人排着队等，一等等了个把时辰，他忍不住挤上前去，象看病“拨号”似的，要求先配他的方子。

“请你快点。我们老太太等在那里要吃呢！”

“哪家没有老太太？”药店伙计答说：“你要快，不会自家去开一片药店？”

挨了骂的那人，一股怨气发泄在药店伙计头上，加油添酱地形容了一番，将胡雪岩的火气挑拨了起来，当时顿一顿足说：“好！我就开一片给他看。”

于是刘不才受命筹备，即日北上到直隶去采办药材，顺便带回来几百帖“狗皮膏药”，供胡雪岩试用。

这“狗皮膏药”是“房中药”的一种。刘不才在采买药材时，由于他的豪爽风趣，结识了好些朋友，酒酣耳热之际，少不得谈谈风月。其中有个苏州人，谈起上一科的状元，现任河北学政的洪钧，说他最近写信回苏州，托人买妾，信中说得很坦率，娶妾无非及时行乐，用不着找什么理由，没有儿子，一定说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单身在外，说是没有人照料起居，这些话、无非自欺欺人而已。他说：及时行乐，这句话，要分做两面来谈，一面是及时，娶妾就要娶得早，人到中年，渐形衰颓，美色当前，力不从心，不但自误，而且误人，一面是行乐，当然要娶美妾，才有乐趣而言。大家听他说得诚恳，亦以诚恳相待，终于替他觅到了一个上海的名妓，国色天香的赛金花作妾。

于是另有一人感叹：说少年创业，精力过人，就是没有钱，及至创业已成，钱是有了，精力却嫌不足，姬妾满眼，广田自荒，说不定还会戴上绿帽子，人生憾事，莫过于此。

这些话提醒了刘不才，想起胡雪岩或许亦有此憾。因而打听，有没有好春药，只壮阳，不伤身。当时便有人指点，北京鼓楼有一家小药店，可以买到外用的“狗皮膏药”，药性王道，不似内服的春药，竭泽而渔那样霸道。不过这家小药店的主人，颇以制售此药为耻，须有跟他交情很深的人介绍，而且只特制，不零售。刘不才的人缘不错，居然找到了适当的介绍人，出重金订制了一批。胡雪岩试用之下，床第之间，便就此放纵了。

“这是没法子的事。”七姑奶奶说：“除非你想得开，”

这意思是，螺蛳太太可能容许胡雪岩另外纳妾来分她的宠？她心里想，自己是半正半侧的身分，老太太固然宠信有加，大太太也能相安无事，但做当家人难免为下人憎厌，倘或娶进一房夷太太来。为人厉害，又为下人撺掇，联络大太太，不顾先进门为大”这个规矩，明枪暗箭，处处作对，虽不见得怕她，但免不了常常生气，这却是不可不虑的事。

正在沉吟之时：七姑奶奶又开口了：“去年秋天，应春生了一场伤寒，病好调养。不能出门，在家也实在无聊不过，请了个说书的，出堂会，来解闷，每天下半天两个钟头，说的一部书叫做《儿女英雄传》讲女人家吃醋，实在有点道理。”

“喔！”螺蛳太太问道：“说书的怎么说？”

“他说：吃醋分会吃、不会吃两种，每种又分三等。不会吃醋的，吃得可笑、可怜、可怕，譬如……”

“七姐，”螺蛳太太打断她的话说：“不会吃的，就不要去谈它了。”

“好，讲会吃的，也分三等，叫做常品，能品、神品。常品，也不必谈，先说能品，譬如说象你，一等人的人材，小爷叔再娶了一个来，就算能胜过你，只要你宽宏大量，声色不动，而且照样处处关心小爷叔的饮食起居，他心里存了个亏欠你的心，依旧是你得宠。这就是会吃醋的能品。”

螺蛳太太在想，照此说来，大太太就是个能品。只不知神品以是如何？心里转着念头，口中便问了出来。

“你问神品，说穿了也没有啥稀奇，象你这样能干，做起来也不费事，一句话，恩威并用！她安分守己，是好的，你比小爷叔还要宠她，她有不守规矩的地方，你尽管说她、管她。将来有了儿女，你比她生母还要知痛痒，还要会教训。那一来，上上下下哪个不服你？哪个不说你贤惠？这样子吃醋，真吃得神了！”

七姑奶奶的话，句句打入螺蛳太太心坎，而且别有领会。如今一家的主人，第一是“老太太”，第二是“老爷”，第三是“太太”，第四才轮到她，除了下人，只有管她的，而没有她管的。倘或亲自经手挑选，替胡雪岩多娶几房姨太太，照七姑奶奶所说的，拿“恩威并用”四个字来调教，叫她们心服口服，那时才真正显得出当家人的威风气派。

这样想着，不自觉地脸上绽开了笑容。七姑奶奶便也笑道：“怎么样？四姐，你也想吃一吃这种看不出来是吃醋的醋？”

“只伯我不会吃。”螺蛳太太说；“七姐，你也帮我留意留意。”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知道她决心照她的话去做了。本来是闲谈，即令有为她策划的意思，亦需从长计议，不道她从善如流，立刻就听信了！实在出

人意外。

转念到此，她顿感肩头沉更，俗语说的“若要家不和，娶个小老婆”，象螺蛳太太这样的情形，实在少而又少，再说罗四姐是胡雪岩自己看中的，即令进门以后不如意，也怪不到她头上。现在不同了，竟完全象是她出的主意，将来倘有风波，从胡老太太起，都会怨她。因而不能不好好替螺蛳太太想一想。

“四姐，”她想到就说：“凡事想得蛮好，做起来不太容易。小爷叔如果要讨堂子里的人，你不可以许他，堂子里的人有习气，难管。”

“是的。要讨总要讨好人家的女儿。”螺蛳太太又说：“我要先同大先生说明白，他尽管自己去物色，人一定要让我看过。”她紧接着又说，“其实用不着他自己去物色，我先托人替他去挑。”

螺蛳太太说到做到，三、四年工夫，陆续物色，加上胡雪岩自己选中的，一共娶了十一房姨太太，连她自己在内，恰好凑成十二金钗之数。

眷属一多，又加上生意发达，不断添人，原有的房子虽然一再扩充，始终不敷所需，到后来基地所限，倘非彻底翻造，就得另辟新居。胡雪岩便与螺蛳太太商量，打算另外觅地建一所住宅，将他的两个胞弟，连同各式办事人等一起迁了出去，空出来的房子拆掉，改做花园，另外要造一座“走马楼”，将“十二金钗”集中一起。

螺蛳太太对造一座走马楼，倒颇赞成，但对另建新宅却有异议。

“请二老爷、三老爷搬出去，会伤老太太的心，亲戚也会说闲话。这件事，老爷还要斟酌。”

听说会伤老母之心，胡雪岩立即打消了原议，不过，“房子不够住，总要想法子。”他问：“你有啥好主意？”

“我听说间壁刘家的房子要卖，后门口米店老板死掉了，两个儿子分家争产，米店归哪个管，一直在吵，也想卖了房子分现款。不如拿这两家的地皮买过来，打通围墙，不是可以联在一起？”

这下又激起了胡雪岩好摆排场的意兴。恰好这年丝价大涨，胡雪岩操纵“洋庄”，结算下来三个月的工夫，赚了四十万银子，决定大治园林。

“譬如我没有挣到这笔款子，”他这样对螺蛳太太说：“我照你的意思来做，不过范围要做得大，前后左右都要临街，方方整整一大片，象王府的气派才好。”

这是有面子的事，螺蛳太太当然高兴。于是胡雪岩派人到周围人家去游说，动以厚利，其中除了两家，都愿意迁让。

这两家一家是酒栈，说存酒搬运不便，无法出让，态度虽然坚决，说话却很客气。另一家就不同了。

这一家是个极小的剃头店，位置恰好在元宝街与望仙桥直街转角之处，为出入所必经，整片房子，在此交通要道上缺了一块，而且是家破破烂烂的剃头店，就象绝色美人，瞎了一只眼那样令人难以忍受。

“好是啥意思？”胡雪岩说：“她如果想卖好价钱，尽管说。要多少就多少好了。”

她，是指剃头店的“崔老太婆”。老板是她的儿子，脾气虽然也很犟，但经不住胡家人三天两头去说好话，又看在钱的分上，意思倒有些活动了。可是崔老太婆执意不允，原来她是年轻守寡，孤苦无依，好不容易将儿子抚养成人，也只是个剃头匠，她不怨自己当初不该叫儿子去学了这一行，只说

老天无眼，慢慢养成了乖僻的脾气，最恨有钱人，越有钱越恨。因此，胡雪岩说到“要多少就多少”这句话，恰恰犯了她的忌。

“你同你们东家去说，他是财神，我们是穷鬼，打不上交道。他发财是他的，他又不是阎王、判官，我也用不着怕他。”

去打交道的是胡雪岩门下的一个清客，名叫张子洪，以脾气好出名，此时也忍不住生气，说了一句：“他虽不是阎王判官，不过是个道台。”

“道台莫非不讲王法？”崔老太婆答说：“我们娘儿两个两条命，随便他好了。”

这番话传到胡雪岩耳朵里，气得一天没有吃饭。门下清客，帐房、管事，还有听差打杂的，议论纷纷，而且出了好些主意，有的说请县里的差役来跟她说话，有的说放火烧掉她的房子再说，有的说造张假契约跟她打官司，但胡雪岩终觉不忍，螺蛳太太也怕逼出人命案子来，约束下人，不准胡来。以至于一直到巨宅落成，元室街也重新翻修过，那家剃头店始终存在。

落成之日，大宴宾客，共分三日，第一天是“三大宪”，杭州府、仁和、钱塘两县，以及候补道，邀约在籍的绅士作陪，入席之前，主人亲自引导游园，曲曲折折，转过假山，只见东南方树木掩映之中，矗起一座高楼，华丽非凡，令人不解的是，四周雕栏，金光闪耀，远远望去，谁也猜不透是何缘故。

“雪翁，”巡抚杨昌浚问道：“那是个什么所在？”

“是内人所住的一座楼。”

听说是内眷住处，杨昌浚不便再问，私下打听，才知道那座楼名为“百狮楼”。栏杆柱子上，用紫檀打磨出一百个狮子，突出的狮目，是用黄金铸就，所以映日耀眼，令人不可逼视。

“太太们住的地方，怎么叫百狮楼，莫非‘河东狮吼’这句话，他都不懂。”

“不是。因为那位太太称为螺蛳太太，所以胡大先生造了这座楼给她住。”

杨昌浚再问“螺蛳太太”之名如何而起，是何出身。打听清楚了觉得未免过分，便悄悄写了一封信给在肃州的左宗棠，颇有微词。

哪知左宗棠对他的看法，颇不以为然，只是不便明言，恰巧他的长子来信，亦批评了胡雪岩，正好借题发挥，说一个人的享用，求其相称，胡雪岩的功劳，世人不了解，他很清楚，西征军事之能有今日，全亏得有胡雪岩，享用稍过，自可无愧。他又提到他的儿女亲家，也是平生第一知己的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时，他的女婿胡林翼，以翰林在江宁闲住，每天选歌征色，花的都是老丈人的“养廉银”，内帐房有一次向陶演表示，胡林翼挥霍无度，是否应该稍加节制？陶澍告诉他说：“尽管让他花！他将来要为国家出力，有钱亦没有工夫去花。”胡雪岩跟胡林翼的情形虽有不同，但个人的享用，比起为国家所谋的大利来，即令豪奢亦不足道。

这些活辗转传到浙江，胡雪岩感激在心，对左宗棠自然越发尽忠竭力，但螺蛳太太却心生警惕，与七姑奶奶私下谈起来，都认为“树大招风”，应该要收敛了。可是胡雪岩只问一句：“怎么收法？”螺蛳太太却又无词以对。因为胡雪岩所凭借的是信用，信用是建立在大家对他的信心上面，而信心是由胡雪岩的场面造成的。场面只能大，不能小，否则只要有人无意间说一句：“胡大先生如今也不比从前了。”立刻就会惹起无数猜测，原来有仇恨的、

无怨无仇只是由于妒嫉的，都将推波助澜，大放谣言，那一来信用就要动摇，后果不堪设想。

